

偉大的人物少年時代



國立邊疆學校

圖書館

分類號 923

52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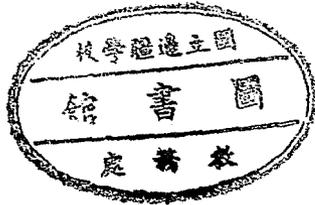
登錄號 8061

MG
K812
62/2

中華學生雜誌叢刊

10

偉大的人物少年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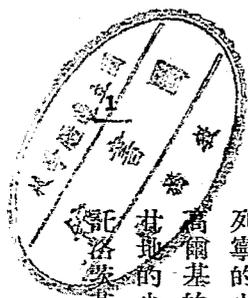
開明書店印行



3 2167 9333 5

目次

歌德的少年時代	夏丐尊 一
詩人拜倫的少年時代	夏萊蒂 一五
未受學校教育的大學問家約翰·穆勒的少年時代	劉叔琴 二五
達爾文的少年時代	賈祖璋 三五
巴斯圖的少年時代	顧均正 四〇
一個天才數學家的少年時代	秋子 六〇
近代四大畫家的少年時代	豐子愷 七〇
普魯東的少年時代	李萬居 七五
克魯泡特金的少年時代	巴金 八二
列寧的少年時代	胡愈之 一二五
高爾基的少年時代	茅盾 一三五
托洛茨基的少年時代	夏丐尊 一四〇
托洛茨基的少年時代	羅素吾 一六〇



歌德的少年時代

(南)

我於一七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正午誕生於麥因河畔的法蘭克福。

所占的星位很好，這也許是實在的。原來我誕生時因產婆的糊塗，墮地已無氣息，經過了種種救治，纔復活的。我的外祖父是個市長，鑑於我的誕生的危險，就辦起產科學校來養成有知識的產婆。我這最初的受難，結果就給予全市民以大大的福利。

家裏的房屋古而且大，我和我的妹妹平時常和祖母在一處。我們常把玩具搬到她的椅子旁去玩耍，她病着的時候則到她的病牀邊去。在整所房子中，我所最喜歡的是後園三層樓中的一室，那裏可以眺望遠近的一切，每當夏季，我在這裏習功課，看雨景，或望夕陽。我在這裏自幼就收得寂寞的感情及漠然的憧憬。陰鬱空曠的古屋，在兒童的心中是容易引起恐怖之念的。當時教育上盛行着一種主義，以為兒童應自幼鍛鍊，使能耐一切無謂的恐怖。因此我們就自幼被強迫獨睡。有時耐不住恐怖了，偷偷地跳出臥牀跑到女僕那裏去，誰知總被父親攔住，把我們仍復逐回到自己牀上。這一來，結果就成了二重的恐怖，恐怖當然愈無法解除。母親是個天性快活而希望別人也快樂的人，她於是想出了一個很好的教育法，她會對我們懸賞，那時正是桃子熟



的時候，她與我們約：晚間能獨睡到天明的，就給許多桃子，這方法居然成功，我們也覺滿足。

在全家的陳設中，我所最注目的是懸在父親客室中的一組的羅馬的繪畫。那些繪畫出自名手，畫材有大演技場，有古寺院，有大街市。我從那些畫上得到很深的印象。天性愛沈默的父親，曾屢次爲我作關於那些繪畫的說明，父親愛意大利語及意大利的一切的東西，他曾把從意大利帶來的大理石及其他各種器物給我們看。他曾用意大利語寫旅行記，叫母親彈琴伴着自己唱意大利的歌。名歌寂暗的森林，在我未了解歌意的時候，已聽熟了。

我們一遇閒空，就到祖母房間裏去。祖母的房間寬大，甚麼遊戲都可做。她又善於處理小孩，引起我們高興。在她許多親切的行爲中，最令我們快樂的是那年聖誕節的晚上演傀儡戲給我們看的一事。這在我們無異於在古舊的家屋中添了一個新世界。排着不會說話的傀儡的小舞臺，最初我們只是看，後來就允許我們自己去操演。祖母不久死去了，這小舞臺就成了她的最後的紀念物。

父親對於古舊的家屋早有改造的意思，礙於祖母，迄未實現。祖母死後，家裏就大興土木了。照理，改造房屋全家先應該暫時遷居的，父親因爲自己對於建築有知識，想親自指揮，又不忍與家人暫時別離，故全家仍留着不走。這期間，我們發生了不少意外的感動。眼見自己復習功課的房間，平常行走的廊簷，和多年來費了心血裝飾着的牆壁，都被木工、泥工用斧鑿破壞，一壁還須

立在露天裏，或倚了額垣復習功課。諸如此類的混亂，都是小孩所難耐的。父親原想固執己見，把家人他徙，直等到屋頂除去，雨下到我們臥牀來了，纔答應了親戚的要求，把我們小孩暫寄到親戚家裏，從那裏去入學校。

這遷移很不愉快，因為我們在家裏，都受慣了高貴純潔的教養的，一旦投入粗野的小孩羣中，突然與下賤野蠻的周圍相接觸，當然有許多不方便的地方。可是，我的認識故鄉的街路，卻自這時始。我常獨自或和朋友巡行街市，有名的河橋、寺院、船埠，無處不到，最對於我有興味的地方，要算市中的議事堂。我在那裏聽到許多歷史上的故事，見到歷代帝王的半身像，和古代的壁畫，還見到皇帝的戴冠式盛典及狂熱的祭禮。

房屋改造完竣，我們仍舊回到家裏去，新屋甚麼都舒服。可是住了不久，就有一個大事變，把我們少年的心攪亂了。一七五五年十一月一日，里斯龐地方起了大地震，商港而兼首都中心區域，突然遭遇地坼天崩的災禍，住民傷亡者約六萬人，消息傳來，恐怖萬狀，至使我們少年不得不懷疑神之存在。翌年的夏季，又遭遇雹災，忽然雷電交作，冰雹大降，把新屋的門窗損毀了許多，父親所收藏的高貴的書冊與繪畫，也損壞不少。當雨雹凶猛的時候，婢僕們至於跪下地去呼神乞宥，這情形使我們看了更感到悸動。

父親對我們所施的教育計劃，並不因這些災禍而阻滯。父親於其專門的法律知識以外，富

有各種的知識，他不信任當時的教師，除若干科目叫我們隨專門的教師學習外，其餘都自己來教我們。父親的意思，要使我們實現他所未至的境地，故很尊重我們的天分。我的學習頗能按步進展，往往超過父親教師所授的範圍以上。修辭與作文，同輩的人差不多誰都不及我，對於這，父親會屢次給我以很多的獎金。

父親教妹妹學意大利語，每當我功課修畢的時候，我也不能就出來，非對書默坐不可。在這時候，我就乘便學意大利語，不久，就注意意大利語修習成功了。我把意大利語當作拉丁語的一種變形來研究，非常感到興味。關於記憶力與聯想力，我頗顯出早熟性。父親因此就預先替我籌劃入大學事。他曾屢次和我說，他日也到他所愛好的拉伊普契西去，研究法律，然後再到別的大學去得學位。他又對我說，意大利非去不可，到意大利之先，可先到巴黎一行。我每聽到他的話，對於自己未來的生活，非常憧憬。尤其是關於意大利的一切，使我神往。

我們的功課數目次第加多，不久，我就和附近的兒童共同受業。這共同受業差不多對於我可以說沒有益處。教師只是呆板地講授，學友們又多胡鬧者。古典的講述，於我毫不感興趣，我所感興趣的只是詩的誦讀與製作。每逢星期日，我們小朋友就集會把所作的詩來交換觀看。這集會發生了一種奇妙的現象，使我感到許多時候的不安。我對於自己所作的詩，總自信是最好的，別的朋友的詩，大半不像樣子，可是也各自以為他的詩最好。有一個與我比較知己的朋友，他的

詩明明是家庭教師代作的，他不但認爲最好，而且像煞有介事地認爲自己的寫作。我對了這現象，最初頗以爲怪，幾乎懷疑到我自身了，以爲我也許是靠不住的。有一天，我的父母與教師知道我們每星期有此遊戲，乃即興地令我試作，我得了獎讚，這纔把我對於詩的自信力證實。

當時尚沒有爲兒童而作的書物，大人們除了想把自己的教養照樣傳給其後輩以外，甚麼都不會想到。我所翻讀的只是有圖的聖書和若干故事書而已。後來有所謂「萬人文庫」者在法蘭克福發行，那是用粗劣的紙印成的廉價小冊子，每冊只要花幾個銅子，就可買得。我節省了零用小錢一冊一冊地買來耽讀。不久又在姨母家裏，得到荷馬的伊利亞特，其中的故事使我感到很大的興味。

太平的法蘭克福，至一七五六年的八月，就發生變動了。全世界有影響的戰爭，就在這時勃發，普魯士王腓特烈第二率了六萬的軍隊侵入塞克森地方。腓特烈第二曾發宣言，聲敘其出兵的理由，世人對於這事意見分爲兩派，連我的親族中也發生意見不一致的情形。我的外祖父是曾在戴冠式中替勿蘭茲第一加冠，且從皇后得到金鍊的賞賜的，他與其餘的女婿和女兒們是與國偏袒者；我的父親是帝室顧問，又是不幸的君主的同情者，他與其餘的親族都是普魯士黨。向來很是親睦的親族，至此無端攪亂，論爭沈默，傾軋嫉恨發生於兩家之間，彼此都希望已黨的勝利，敵黨的戰敗。偶然途上相遇，儼然像羅密歐與朱列葉的故事中所說的情形一樣，非爭論

衝突一次不可。我當然是善魯士黨。我與父親齊祝我軍的勝利，會用了拙劣的韻文，寫戰勝的歌辭，又寫嘲笑對方的詩。

從前每逢星期日我必到外祖父家午餐。並且把這認作一星期中最幸福的時間。自分派以後，就食不下咽了。外祖父家的空氣，與我家全然兩樣，我對於外祖父母的愛敬，也因而頓形淡薄。但在我父母面前，卻絕不提及，這一半由我的感情使然，一半是服從母親的警誡。我六歲的時候曾因地震而懷疑上帝，現在則因了腓特烈第二事件而懷疑到公衆的正義了。勇敢的行為，偉大的功績，理應受稱揚，而實際常被毀謗攻擊，並且這毀謗攻擊，不料竟於我所崇信的外祖父等見之，這是何等可怪的事。我當時不知自身爲黨見所縛，只管這樣私忖。後來纔知道少年時代就染黨派的色彩，是一件不利的事。

戰爭連綿至數年不息，黨派的衝突也無已時，我們只在意氣的爭論與傾軋的勝負中去尋求不正的快意，而自己乃愈陷入於不幸。及至法蘭西加入戰爭，占領法蘭克福，我家遂益不自由了。大多數的人民，最初對於這遠遠發生的重大事件，只作感情的議題來議論，有些人則恐不久附近一帶也淪爲戰區。我們做兒童的益被拘束在家裏，家裏的人想種種方法叫我們不到外面去。他們的方法之一，就是把祖母留下的傀儡舞臺來復興，且輪流地招待附近的小朋友來共觀。傀儡是限於特定的戲劇的，不久，我們厭倦了。我乃考想別的新劇來試演，衣服、武器都親自製作。

那時我已在幾何學中學得了兩脚規與直線規的應用法，對於厚紙細工尤感興趣，柱子、階級、小屋都製造得應有盡有。小朋友們也從各方面盡力協作。可惜這小小的劇團，不久因了意見與黨派的爭論，就解散了。

法國兵的來往，市民已見慣了的，一七五九年的新年，有大隊的法兵到來，駐紮於法蘭克福，我家就被指定為軍官的駐宿所。這在父親當然是大大的不快，苦心經營而成的嶄新的屋宇，半生搜羅所得的高貴的書畫，都要拱手讓人處置。他又是普魯士黨，現在竟像受法蘭西人包圍住了。幸而駐在我家的軍官還好，他叫杜倫伯爵，名為軍官，其實只是處理兵隊與市民間的紛爭的。他是一個瘦長麻面的人，氣宇高尚，初來時就給家人以好感。他很謙恭地和我家商量，那幾間房子讓給他住，那幾間房子仍留給我們。及說到藏畫室，他不管天色已晚，點了蠟燭要求進去細看。原來他是很愛畫的，因了畫的緣故，對於父親表示莫大的殷勤。可是父親的不快並不因此稍解。日趨懊恨的主人與萬事公正嚴肅的軍人住客之間，格不相入，幸有一個作翻譯的本地人從中周旋，免去許多衝突。有一次父親因為公然表示憎惡法人，至受軍事審判，也賴那作翻譯的救助得免。

在這個當兒，我和母親卻都學會了法國語。母親原已略知意大利語的，因為有與杜倫伯爵談話的必要，賴那作翻譯的人擇要教授，居然成功極速。我對於拉丁語與意大利語也早有門徑，

因了日常與在家的法人接觸，也就漸通法語；但最有力的學習機會，是在劇場的時候。當時法國的演劇，盛行於法蘭克福，我從外祖父那裏得到了免費觀劇券，每日往觀，初則注意於其科白與表情，後來則預先熟讀劇語，與實際演唱時互相印證。不久又獲得了一個與舞臺有關係的少年朋友，從他那裏得到許多的利益。

自從全市被占領之日起，兒童們的娛樂機會，反而增多。演劇咧，舞蹈會咧，閱兵式咧，軍隊的通過咧，都足吸引我們的注意。家裏則伯爵依然住着，法國有名的將軍公卿們在我家出入的很多，我們時有看見的機會。全家雖在法兵占領之下，卻仍能快適地過活。我的觀劇熱愈弄愈高，雖屢受父親的譴責，總不能中止。父親見我法蘭西語進步奇速，也就聽任我了。

無論何事，看了他人在做，不問自己有無做的能力，也會技癢的。我既看了許多法國的戲劇，也想自己試作。會作了寓言風的一首小劇，膽清了去給那個與舞臺有關係的朋友看，意思要請他給我上演。被他大大地批評了一陣，這纔掃興攜了原稿回來。從此我愈留心觀劇，愈刻苦讀劇。數年來住在我的家，村倫伯爵，因事忽然與上官不合。父親對於法軍的駐宿，始終不平，用盡了種種方法請求遷讓。結果伯爵就奉命調遷他處了，法軍因我家數年來已經受了許多負擔，允許以後永免駐宿。父親爲防萬一起見，乃招親友來寄住，使房屋不空，以免他日再被占駐。法軍的駐宿，在我家原是一件不便的事，但過長久了，也覺彼此相安，去了倒感到寂寞。尤其在我們兒童，

覺得家裏反荒涼了許多的樣子。不久，約定的親友陸續搬進來了，家中平和的空氣，也跟了回復。我仍舊回到三層樓的房間裏去用功。在這時我又加習兩種功課，就是繪畫與音樂。

我對於自然物自幼即有研究的興味。曾記得幼時好行種種的破壞；爲了要看花的構造，就殘忍地把花朵撕碎，爲了要觀察鳥羽的組織，就生生地從鳥身上拔取羽毛。有一次，一條用紅布繫得很整齊的磁石，也供我研究的犧牲。有一個朋友常出入我家，他告訴我他曾利用紡車及藥瓶數隻，製過發電機，且告訴我許多關於電氣的原理。我依樣試作，也未成功。

這時，市中來了一位英國的語學教師，他聲稱能在四星期中教畢英語的大概，只要學了四星期，以後就可自修。他不希望得豐富的報酬，也不限定學生的人數。父親希望我對於各種功課周徧學習，就叫我去試學。我與妹妹同去從這位英語教師受業。教師的教授很使我們滿足，我們把別的功課放棄了四星期專心學習英語，別離時師弟雙方都感到滿意的快樂。

父親把英語也列入我的語學研究之中，我的語學的種類實在太多了，這文典，那文典，這文例，那文例，弄得我興味紛亂。我想把許多語學併作一起練習，乃創作了一篇小說，中敘一家有兄弟姊妹六七人散在世界各處，以各人的職業爲經，家庭事件爲緯，各人用了各種國語往來通訊。長兄是修神學的，用拉丁語寫信給各地的弟妹。次兄是經商的，用英語把自己的狀況報告兄姊。此外住在馬賽的就用法語，在意大利學音樂的就用意大利語。普通的外國語已經分配舒齊，幼

子無法分配了，乃叫他說猶太語。我這小說，頗使家人絕倒。我又考查地理，把各處的地方充分織入作品之中，篇幅因之愈加浩瀚。父親對於我這工作很加讚許。我因了猶太語的使用，感到自己對於猶太語能力的缺乏，乃進而修猶太語。曾從教師學習，我爲了研究聖書費了三年工夫。在這長久的期間，我於語學以外收得了宗教的知識與教養。

父親又教我以法律，又令我習騎馬與擊劍。在我家往來的父執中，有數學家，有畫家，有法律家，有官吏。我從他們得到各方面的知識。他們對於我的將來，各希望我走和他們自己相同的路。我自己也想將來有特殊的成就，但想成就的是甚麼，原很漠然。但當時最引動我的，是詩人頭上的月桂冠。

爲了作詩，我曾受到過意外的禍難。事情是這樣：有一個名叫辟拉代斯的少年，曾是我傀儡戲時代的朋友，因爲兩家父母素不親密，相見的機會很少。每次相見，就分外感到舊雨的情分。他是一向稱讚我的詩才的。有一次，偶然碰到，彼此且談且散步，忽然來了一個他的朋友，他就對那朋友稱揚我的詩，把我介紹給那朋友。據說，那位朋友曾從他那裏見到我的詩，卻不信是出自我手的。經過介紹之後，他叫那位朋友臨時命題叫我當面作詩，以證明他的稱揚不虛。我對於這辦法，爲自負心所驅使，也同意了。那位朋友所出的題目是情詩，題目的內容是用韻文代一妙齡少女寫給某青年表示愛忱的信。我不會帶紙，那朋友拿出筆記來叫我寫在冊上。我立刻寫成，體裁

在俚謠與戀歌之間。我把寫成的詩朗讀給他們聽，懷疑者折服，我的朋友更歡喜。那位要求把詩給了他，那詩本來是寫在他的筆記冊上的，我也不便拒絕。並且也思借此留一個才能的證券於懷疑我的人。彼此約了後會的日期而別。

過了數日再見，那一位朋友告訴我，我的那首戀愛詩已作了惡戲的工具，送給近來惱着戀愛的某青年了。署的不消說是青年所單戀的少女的名。這位青年得書以後，狂喜之至，以為好事將成，也想作書與少女，可是無此才能，很希望我能替他代作。我覺得這種惡戲無關大要，又答應了。他們又指定出信中須具備許多的條件，我一一筆記了回來。

又過了幾天，我因辟拉代斯之邀，到他家裏去參與他們儔伴間的晚餐會。據說，這晚餐會由那戀愛的少年出資，來謝我作戀詩的祕書的。肴饌很質素，一壁飲葡萄酒一壁談話。那位作主人的青年竟把那篇戀愛文得意地諷誦，好像是自己寫作的樣子。我對於這種卑劣的欺瞞，原不能久耐，尤其是同一話題的反覆，使我嫌惡，預備即時離席。恰好酒瓶空了，席間有人呼女僕取酒，女僕已睡，出來招呼的是一個絕漂亮的少女。她代我們去買了酒來，於是大家叫她也一同列席。她舉杯祝我們的健康，且說一家人已入睡，勸我們不可飲到更深，不可太喧嘩，她的美豔，把我的心靈整個捉住了。她名叫格萊德宣，是辟拉代斯的從妹，寄居在辟拉代斯家裏的。

我忘不了她，但又無法憑空到她那裏去和她接近。爲了她的緣故我到教會去做禮拜，找尋

她的坐位。她的坐位立刻找到了，可是又怯於對她開談，出教會時也不敢跟在她後面走。只以彼此點頭爲快慰而已。不久，機會來了。那些朋友們又去作弄那位戀愛的青年，用了種種憑據，使他相信他署名送出的情書，確已到對手的少女之手，使他渴望復書到來。一面呢，又託我預備少女致青年的復書。他們要我盡了機智與技巧，寫得格外幽婉。這無異給了我與那少女接近的機會，我立刻着手。我執筆時就以格萊德宣爲寄書者的模特爾，以我自己爲受信人的模特爾，一字一句，都極想像的全力。我自作自吟，感到無限的愉悅。本來是戲弄他人的把戲，結果反欺瞞我自己了。

約定的繳稿期一到，我即攜稿前往。格萊德宣坐在窗畔紡紗，青年們未到，只辟拉代斯一人在那裏。他叫我把稿朗讀，我一壁讀，一壁從紙縫中暗窺少女的芳容，及見她面上發生紅暈了，我就把想像中她對我所說的警句，格外起勁地讀。辟拉代斯屢次指出須修正的處所，來妨礙我的朗讀。原來這寄信的少女境遇與格萊德宣不同，是市中有名的貴家小姐，我的稿子，卻太適合於格萊德宣了。我依了他的話，一一再加修改。辟拉代斯在我改稿的當兒，不知那裏去了。我凝思於修改，覺得太麻煩。「何苦幹這種無聊的事，把這廢棄不用吧！」不禁自己這樣叫喊出來。格萊德宣停了紡車走近我，贊成我的意見，且勸我不要再參與這種惡戲。她勸我與其修改了交給他們去惡用，不如就此藏在衣袋中不拿出來，她的態度誠摯，使我悅服。既而她又把稿子拿在手裏，低

聲吟讀，隨讀隨稱讚，且說這樣的好文字可惜不用之於正當的目的。我問她：「假定你有一個敬愛的青年，你對於他願寫這樣的信嗎？」她默然了一會，忽而把稿移過去用筆在箋末把自己的名字簽上了。我狂喜之極，想去吻她。她拒絕我，叫我速去。我急急走出，在我的生涯中，第一次感到感情的激動。

在純潔的青年時代，戀愛的衝動常是超絕肉欲的。我因了格萊德宣展開了美與善的新世界。我幾百遍地反覆把那韻文的信稿誦讀，吻她的署名。卻是不敢去訪她，因為怕辟拉代斯等人的責難與追索。第二個星期，那些朋友在野外集會又來招我去。他們對於我謊稿逃走，不甚加責難，又託我撰婚禮詩與送葬詩，且說這次都作正用，不再玩架空的把戲了。他們且許我以豐厚的潤筆。我亦不推卻，藉此機會又得和格萊德宣晤面了幾次。青年朋友聚會既頻，關係愈深，人數也逐漸加多。其中有一個比我年紀較長的青年乘機託我向市政府介紹職業，別的諸友也請給那青年幫忙。我最初原曾以向無介紹的經驗推謝，他們老是我糾纏請求，不得已乃把青年的履歷書收下，乘機去向外祖父請託。外祖父答應看那人的才能怎樣，再設法。

約瑟大公爵當選為羅馬王了，全國都充滿了歡騰的空氣，戴冠式咧，祭典咧，弄得舉國若狂。我的心靈一面為國家大事所吸引，一面又為格萊德宣所牽繞，時與那些青年朋友們聚會，或巡行街市，或遊覽郊外，造成與格萊德宣情話的機會。不料意外災難，不久就發生了。

有一天，我尚在房中睡着，母親匆忙地進來，叫我速起，說我近來交友非人，已鬧出禍事來了，父親正在大怒。她叫我不出去，說參事官立刻就到來，事件已鬧到官廳裏，非同小可哩。我聽了，全然莫名其妙。

參事官是個我父親的朋友，他走進房來執了我的手，聲明來意，他問我會否薦某青年給市長，會否屢到某街，會否替人寫情書。我一一照實回答，且辯明自己的無罪。他卻以為我的行為在法律上等於文書偽造，雖本身無心作惡，實際已犯了法。我從他的口中，得悉那些青年朋友們已被認為惡黨，開始偵查了。我把一切經過告白了他，他纔回去。臨行的時候，叫我暫時不准外出，守在屋子裏。

那些青年朋友究竟犯了甚麼罪？如果被逮到法庭，將受何等的苦楚？我的格萊德宣能否不受連累。種種的疑懼使我焦灼不能自解，終於倒在地板上哭泣起來。到了第三日，母親告訴我，說事已大白，我並不犯罪，可以自由了。這消息我聽了當然歡喜，但是忘不了我的朋友與戀人，希望他們也得不受刑罰。爲了過度的心的不安，竟至病倒。家人忙於延醫覓藥。據他們告訴我，官廳對於那些犯罪的青年，已作極寬大的處置，案情已告結束。格萊德宣已離本市回到自己的故鄉去了。這消息仍不能使我寬慰，因爲在我看來，她的走不是自發的移轉，乃是屈辱的放逐。這悲劇的「羅曼斯」永遠把苦悶留給我。

（摘譯歌德「自敘傳」詩與真賞第一部）

詩人拜倫的少年時代

夏萊蒂

偉大的詩人，不幸的拜倫，雖在文學史上建立了不朽的功業，然而他短短的一生，非但當他壯年時嘗盡艱連困苦，就在幼時已飽受了厄運咧。父親是一個驕奢淫佚的爵爺，母親是一個脾氣乖戾的婦人，我們的詩人既不幸稟有這不良的血統，而呱呱墮地時又帶來了跛腳的殘疾，家庭中間，得不到一點天倫的樂趣，只是受他的母親的毒打與惡罵而已。

在倫敦出世後，住居了兩年，他的母親便帶他到亞勃頓去，消度了八載的歲月。到千七百九十八年，他十一歲，便與他的母親和保姆遷居到紐斯蒂的寺院。其時，那寺院正在最衰頹的時候，對於拜倫的先人的放蕩行爲，四鄰的人民還在那裏切齒痛恨哩。

年輕的拜倫遷居到紐斯蒂後的第一年裏，便在那邸第前面的草地上手植了一株小樹。這株樹，到千八百零七年，拜倫重臨紐斯蒂的時候，卻已經長發得生滿種子了，這使拜倫不勝其感觸，就吟成大意這樣的幾行詩來：

「年青的櫛木呀！當我深植你於土中時，

我是希望你的生命比我更長的呢；

希望你的碧沈沈的波動的枝條欣欣向榮，
而你的本幹上面繞滿了長春藤條。

我的幼年的希望確是如此，

使你發榮滋長於我的故鄉；

如今這些事都已成往跡，我只用眼淚來灌你的樹根，——

你周遭的種子遮藏不住你的衰老了呀。」

這一點卻可以安慰詩魂，這一株樹至今還無恙，並且大約還可以多活幾年來紀念牠的種植者咧。此外，拜倫後來還在斯帶勃湖的東南角上手植了一株小樹，至今也仍舊在那裏隨風招展，那場所也便是大家稱牠做「詩人角」的了。

拜倫的最早的做詩，也就是在紐斯蒂的第一年裏開始的。那時，拜倫還有一個族中的老婦，住在諾丁亨地方，她常來拜望詩人的母親而訴說些詩人的壞處。她有一種古怪的信仰，以為人死之後，亡魂超生的第一步是到月中去的。這個老婦有一天惹惱了拜倫，他便非常生氣的跑到他的老保姆身邊去，反來覆去的唱出這幾句詩來：

「諾丁亨州，斯維格里地方，

住着一個老婦，看見她時，模樣兒總是古怪，

她深信她死後超生到月中去的，

我但希望她早死。」

這一首短詩，是後來他的保姆交給摩亞的，據說便是他的第一次做的詩。

拜倫幼年的娛樂，便是在湖上游泳與搖船。有時他還帶了他的愛犬鮑慈文一同到船裏去，故意把船傾覆了，試試那畜生機敏不機敏，忠義不忠義。這不消說，他的愛犬是決不會使他失望的。千八百零八年十一月十八，他的愛犬發狂而死了時，拜倫悲痛地說道：「現在除了我的老僕摩雷之外，我是什麼都喪失完了！」把牠厚葬好了之後，拜倫還在紐斯蒂的古寺旁邊立了一塊墓碑，鐫着這幾行銘文：

「近這場所，

有一個生物的遺骸長埋。

他生前是華而不浮，

強而不暴，勇而不悍，

一生善良，毫無缺德。

*

*

*

這點兒贊辭，倘若題於人類的墳頭，

便成爲無聊的阿諛。

但此處卻紀念鮑慈文——一匹義狗，

他生於紐豐蘭，時在千八百零三年五月，

歿於紐斯蒂寺院，時在千八百零八年十一月十八。」

照拜倫千八百十一年時的意思，他自己死後還要與他的愛犬葬在一處的，然而把一匹狗的墳築在那古寺裏的高祭壇旁邊，最神聖的處所，卻終究引起了許多的反對。

有一天，詩人出門去了，他的老僮把那狗墓指給一位上等人看，那人說：「喂，老僮，再過廿幾年後，你也可以葬在這裏呀。」

「這事，我現在還不知道呢，先生，」老僮回答，「倘若我能夠斷定他老人家將來會葬在這裏的，那麼我當然是非常願意也葬在這裏的了，不過我獨個兒同隻狗埋在這裏卻是不高興的呀。」

住在紐斯蒂的時光，拜倫的母親依然是非常虐待他的，對於他的殘疾，非但不加憐惜，還常常要罵他「蹺腳兒」，使他感到十分的痛心。有時大發起脾氣來還要這樣的對他說：「唉，你這小狗頭兒！你這拜倫家的壞種，你是像你的爸爸一樣壞的！」諸如此類的對於拜倫的先人的恨意，統統出氣在拜倫的身上。

爲醫治他的殘疾，拜倫便被送到諾丁亨的老宅去，請拉文達君替他醫治。但這位先生是諾丁亨普濟醫院裏的一個下等醫師，他醫治拜倫的蹣腳的方法，只是先用一點油來擦一下，然後便把那隻蹣腳紮在一隻木機上面。

照例拜倫的教育，這時候是不可荒廢的，便請一位教師來教他拉丁文，那教師卻說拜倫非常的聰明。這時拜倫是深恨那醫師，深愛那教師的。

拜倫的母親看着她兒子的殘疾，醫治得沒有什麼效果，便又遷居到倫敦，送他到格雷尼博士的學校裏去讀書，而請白烈博士替他醫腳。通知學校裏，一切遊戲運動都不准拜倫加入，然而他的教師要實行這條規程，卻實在有些困難。年輕的拜倫雖然與他的教師一同在房子裏時很安靜，但一眼不看着他，卻又在外面玩耍得像校裏的最頑皮的孩子了。在這位格雷尼博士的教導之下，因爲拜倫愛歡快與和善，所以全校的同學沒有一個不喜歡與他結交的。這時期是他一生中我最可愛的時期，他應該住得愈久愈好的，然而他的母親卻又無論如何要把他調到別處去了。

此後他便被送到哈萊塢，於是在格雷尼博士處剛養成的溫和的感情又完全消滅了，他的遺傳來的那種狂悖的故態又奔放了出來。在哈萊塢起初一年半光陰中，他是深恨那地方的頑皮的大孩子們都要欺侮他玩弄他，把他的蹣腳浸到水桶裏去。但後來他卻成爲一切學友們的

戲弄胡鬧的領袖了。

有一天，拜倫把那校裏大廳上的窗子都打去了，當柏脫勒博士責問他是何用意的時候，他卻冷冷地答道：「因為那窗子把這屋子遮得黑沈沈呀。」還有一天，哈萊塢鬧學潮，拜倫卻把牆上的同學們的父親與祖父的名字指給同學們看，而使那學校得免於燒掉。拜倫還是一個游泳的好手，他雖然是蹺腳，棒球卻也打得很好。

拜倫在學校生活中間，似乎從來是不十分上進的，雖然如此，他自己卻寫着：「我不是一個怠惰的孩子，我相信沒有人比我更依戀哈萊塢的，這原因是：我在那裏的一部分時間是我生最幸福的時光，裘羅烈博士是我所有的朋友中一位最善良最有價值的朋友，我記得他的勸導雖然太遲，但也太好了，當我犯了過失時，我得了他的教訓，此後我便改過自新了。」他一念及裘羅烈博士，就非常尊敬的。「他的性格，」拜倫還寫着：「非常高尚，非常和氣，一點兒也不掉書袋子賣弄才學的，我不得不愛他，我一生都要感激他，不會忘記他的教訓的。」一禮拜之後，他又添寫着：「我敬畏裘羅烈博士，我怕得罪他，但無論如何，並非怕別的，只是怕他不快樂，而我也感到惆悵而已。」

裘羅烈博士感化他至於如此，他知道拜倫是「一匹有能爲的野馬，」並且也知道這匹野馬能夠「用一根好好的絲繩來領導的。」

在哈萊塢時，拜倫常常鬧亂子，並且對於功課也極不關心，對於古典派的東西尤其不用功，但他把課外的雜書卻讀了不少。特別是對於歷史的書，他讀得最多，知識也最豐富，全校的師生之間沒有人能夠及得上他的。而他的高尚豪俠之氣概，也得到了一切朋輩的尊敬。

他又是一個天生的演說家，當他滔滔而談的時候，就是他的教師裘羅烈博士也十分讚賞他。倘若他投身於舞臺，他定會成爲一位名優的。

不過他在千八百一十二年十月十日裘羅烈雷恩劇場行開幕禮時所作的演說，有一個批評家卻下了不好的評語，「我們不能妄讚這演說辭。」他說：「既不清楚，又不通達。」然而我們寧可相信裘羅烈博士的話，他終究是拜倫的最知音者。

「我的天性，」拜倫說：「與其說擅長於做詩，還不如說是擅長於口才，我的偉大的導師裘羅烈博士，從我的姿勢、聲調、動作上，看定我會成功一個演說家。我記得我的演說竟使裘羅烈博士驚異得有些情不自持的樣子（因為他是難得如此的），忽然在那先時演說者的面前不絕地稱讚我起來。」

拜倫在哈萊塢時，除了上述的種種嗜好之外，若問其他還有什麼所嗜呢，那便是癖愛孤獨了。常常從他的遊侶中間跑了出去，到墳園中的一個墓頭，孤零零的坐上幾個鐘頭，在那裏自得其樂。

至於他在哈萊塢時與學友們的感情，拜倫卻這樣說：「他們與我都有情的（因為我總是狂悖得很），不過我卻不知道還有誰的交情保持到現在了（可斷得定，有些是早已絕交了。）只有與格拉爾是訂交得最早而斷交得最遲，我知道與他是只因爲分袂而冷淡的。我一聽得格拉爾這名字時，就是如今還是要心跳的，我此刻寫這名字時也依舊是懷着千八百零三年到零五年的感情的，而且，此情是無盡期的吧。」

他在哈萊塢所消度的那些愉快的歲月，後來便使他一生念念不忘。他愛那個地方愛到如此，當他的女兒亞麗拉客死於意大利的時候，他便把她的遺骸特地送到哈萊塢的墳園裏去埋葬。

現在，亞麗拉的墳墓，拜倫讀過書的那個學校，以及他在那墳園裏所常坐過的那一個墳墓，都已成了非常有趣的古跡，一般敬愛這位詩人者常要到那裏去憑弔詩魂了。

拜倫在哈萊塢做學生時，每逢假期，多半是在蘇絲威消度的，不過也常到紐斯蒂與安尼雷地方去。在安尼雷地方，他便遇見他那初戀的女人歌佛絲小姐，在紐斯蒂呢，羅賽恩先生有一間屋子可以供他不論什麼時候去作客的。

千八百零五年秋季，拜倫轉入了康橋的三一大學，然而他既不愛康橋，又不愛那大學裏的功課。那時際，他的愛自由的天性與那嚴謹的校規以及執行那校規的頑固的學校當局，完全是

相反對的。那種低級的道德標準，使他痛恨到極點，尤以當時的那般相信宗教的學者暗示飲酒的習慣，更使他十分厭苦。在這樣的惡劣的環境之下，拜倫索性放蕩不羈起來。過度的縱飲是當時一種流行的惡俗，拜倫對於這點也完全不知節制，不久便成爲一個酒鬼了。沈湎於驕奢淫逸之中，終於考試落第了，這在他後來的生涯上添了一層陰暗的色彩。

回到蘇絲威時，拜倫是十分羞怯的。有人說：「我初認識拜倫是在他母親家裏的茶會上。他起初羞怯得不肯出來見客，直到他的母親強迫了他三次纔出來的。」但經了他的許多朋輩的熱愛之後，他這種羞怯之情也就消失了，耍狗、騎馬、打靶、游泳、演劇，這些事是他的最大的娛樂，蘇絲威一時也成了他的玩耍的世界。

但他住在這村莊裏時，是完全不光明的。因爲他的母親常要和他吵鬧得不堪。母子之間的感情壞到甚至於彼此怕謀殺。曾有一天晚上，兩人各自到藥店裏去叮囑不要出售毒藥給對方。還有一次，拜倫的母親竟然拿了一根通火爐的鐵棒來打他的腦門，若不機敏地避過那武器而逃躲到客廳裏去，他早被打死了。

拜倫逃到一個朋友的家裏躲了一下，此後便私自逃到倫敦去住了些時，拜倫老太太又追到倫敦去尋着了，他然而不久又鬧散了，他轉逃到華辛去住了一下，直到那年的秋季纔母子重聚。

拜倫的母親的脾氣的怪戾，是甚至於僕役也沒有一個能和她久處的。每逢假期到來的時候，同學們都興高采烈的可以回家去敘天倫之樂，只有拜倫卻獨自在那裏擔憂。放假之後，同學們都希望光陰慢些流去，而拜倫卻但願光陰速逝，開學的日期早些到來。

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之下，拜倫得成爲一位正直的人，而且是一位偉大的詩人，豈非一個奇蹟。然而他一生喫苦的性格，除了有些遺傳之外，也就是這不幸的環境所造成的吧。

未受學校教育的大學問家約翰·

穆勒的少年時代

劉叔琴

一 緒 言

約翰·穆勒自從二三十年前經嚴又陵先生介紹以後，他在我國思想界總算是一位比較上不陌生的外國學者，只因嚴先生的翻譯近乎創作，而行文又力求古雅，以致雖有羣己權界論、穆勒名學兩書的刊行，而在現今的青年學生界中，這位十九世紀思想界過渡期中的代表學者仍舊是個乏人理睬的舊客。但他的確是一位「爲過渡期而誕生的，在過渡期中值得歡迎的教師」。呵！他所處的時代，由偏重理智的世界轉向偏重情感的世界。他是這個過渡期中偉大的思想家。他是在過渡期的激流中，用着靈敏的內心，博大的智力，努力攝取了兩方之長的思想家。他的思想有矛盾，也有衝突。可是正如拉斯欽所說：他的價值實在是從這些矛盾與衝突裏面來的呢。他的一生，在表面上無非是些平凡的學者生活，可是從牠的內部觀察，卻足以代表自十八世紀推移到十九世紀的轉換期的思想的大變動。何況他又是一位一生未進學校、刻苦自修而成

功的大學者；終生志願爲着人類的向上，社會的改良而犧牲的大思想家；這對於現今在「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府之下的「讀書不忘救國救國不忘讀書」的青年學生諸君，不見得是一個可以借鑑的模範人物。約翰·穆勒自己也曾說過：「我的一生，有三點最值得注意。我所受的教育是一種特殊的教育，在普通人幾乎都是無益地嬉遊過日的幼年時代，我早已受着多量的智的陶冶，這是教育上稀有的一種嘗試，很可以給人們做參考；二我所處的時代是個思想上的過渡期，在這種過渡期中無論對於什麼思想，取的取，捨的捨，捨着前進的當時的人們的精神，我都參與其間，這個經過的敘述，不但很有趣，也是很有益的吧；三還有一點更重要，那是對於我的知識道德的發達有過影響的人們對我的關係，在這些人們之中，有的是當時已負盛名的學者（指邊沁），有的是有思想、有學問而在世間不大著名的不幸者（指他的父親詹姆士·穆勒），最後還有一個我受惠最多而世間無人注意的高貴的女性（指泰羅夫人，後來就是他的夫人。）」他爲了這三點，就把一生的經過寫成一部自敘傳留給我們。我接受中學生編者徵求文題時，所以採取約翰·穆勒的重要動機，也是如此。以下我寫約翰·穆勒少年時代的生活，就偏重於這三點，而以他與泰羅夫人的結婚爲止。

二 幼年期及少時的教育

約翰·穆勒 (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 是一八〇六年五月二十日生於倫敦的英國人。他的父親是哲學者、政治學者、經濟學者，以英領印度史的著者而聞名的詹姆斯·穆勒 (James Mill, 1773—1836)。詹姆斯本來是蘇格蘭人，曾經在愛丁堡大學讀過書，因為他生性不大容易和人家相融洽，終於出居倫敦，以筆墨過活。他在一八一九年進東印度公司以前，除著述以外，不會有過別的收入。又因早婚，生了許多小孩子（九人），弄得生活非常苦，但也不會舉過債。約翰是他的長子，生下來就成爲他的嚴格的教育的對象。約翰自己追述當時的情形說：「……在這樣年長月久之間，既不舉債，也未陷入財政的窮迫，靠了一枝筆，來維持一家的生活，這決不是容易的事情。何況我父親無論在政治上，在宗教上，又都和當時有力的或有錢的英國人持着不同的意見。父親又是一個不肯輕易地寫違心之論的硬派文人，他作文章，非出自自己良心的確信的不寫。其實他不但對於文章如此，他原是一個什麼事都不肯苟且的嚴謹者。」

約翰·穆勒的父親在這樣的境遇之下，一面還須從事英領印度史的大著述，一面又要把長子的教育壓在自己的身上。他是一個寸陰不浪費的實踐家，對於長子的教育，當然也要實行這個主義。約翰·穆勒在三歲前後就開始學習希臘語。據他自己說：「對於我的希臘語學習最舊的記憶，是父親自己製了一套單語集，使我暗記。關於希臘語的文法，數年以後纔學習一些名詞、動詞的語尾變化，單語學習了之後，就進行譯讀，當時用的是伊索寓言，是我最初所讀的希臘

語的書……拉丁文是八歲以後纔學習的。在這以前，我在父親的指導之下，已經通讀了不少的希臘語的書了。希羅多德的全部著作，芝諾芬的著述，柏拉圖的對話篇（這是在約翰·穆勒滿七歲時）也讀了。我想，最後的對話篇實在是不必讀，因為我讀了一點也不會懂得。父親在教授上不僅要求我能力所及的最大限，連我事實上不可能的也要求了。父親爲着我的教育曾經有過怎樣的犧牲，可以用下面的事實來說明。我與父親同在一個房中，一個桌上，父親在寫他的文章，我做希臘語的預備工夫。那時候還沒有希英字典，希拉字典，因我還未學過拉丁文，自然無法使用。碰到意義不明的生字，就非麻煩我父親不可，這種陸續不斷而又無定時的妨害，對於在人們中算是一等有脾氣的我的父親，卻能和善地忍耐地寫了幾卷印度史以及其他不能不寫的一切文章。」

約翰·穆勒在這時期除希臘語以外的課業是算術，這是他父親在晚上教的。這門功課，他似乎不大喜歡，他說，因他厭惡牠（算術），所以這事記得很牢。不過算術只是他當時所受的教育的極少部分，大部分還是歷史書的自習以及與他父親的談話。他們當時（一八一〇年——一八一三年）住在倫敦郊外清靜的村莊上。他父親因爲身體不十分健康，每天須有相當時間的散步，時間大約都在晨餐以前。約翰·穆勒就是散步的伴行者。這散步卻是約翰·穆勒的重要課業之一。在散步中，他必須把前日讀書所得的備忘錄攜着，綴成故事，說與他父親聽，因爲當

時所讀的大都是歷史書。他父親乘機就加以關於文明政治道德學問等的說明或概念，然後約翰·穆勒再用自己的語辭，把他父親所說明的復述一遍。

到了八歲，約翰·穆勒纔開始與他妹妹學習拉丁文。學習的方法是，他先把自己所認得的教給他的妹妹，再由妹妹就正於他們的父親。這種學習方法的好壞，請他自己來說明。他說：「此後，別的妹妹與弟弟們，也先後地做了我的學生了。因為學生的增加，使我每天的時間大部分都耗費在教授的準備裏面去了。這是我所不大願意的事。爲着我的學生的學業，我須負擔與我對於自己的學業同樣的責任，越發使我難堪。不過我卻也由這種訓練得着大大的利益。凡是教給別人聽的事情，不能不更徹底地練習，明白地記憶。種種疑難之點，如何向別人說明，這種練習，在幼年時代也是必須的吧。不過在另一面想，這種互相教授的兒童教育方法，據我所經驗的說，不是上策。我相信，這樣教育在教授上說，不能有良好的成效；即在教者與被教者之間，也不能有良好的道德訓練。」

約翰·穆勒在幼年時代幾乎不曾自己有過玩具，也幾乎不曾自己有過少年讀物的書冊。只有偶由親戚那邊送來的。這種不讀少年讀物的事實，並非出於他父親的教育方針，不過是不買而已。他父親有時候由別人家借得來給他看的事情也有過，魯濱遜、漂流記、天方夜譚、吉訶德、先生等等書，都是他那時候愛好的讀物。

約翰·穆勒少年時代最大的娛樂之一是實驗科學。不過只是理論上的實驗科學，不是實際的工作。換句話說，只是喜讀人家實驗的書，不會自己動手做過實驗。這一點他到老認為是一件極堪遺憾的事情。

十二歲以後，他在教育過程中踏進了另一階段。在這階段之中，主要的目標早已不是思維的補助或工具了，而是思維的本身。這工夫就從論理學著手。用的是亞里斯多德著的論理學，這部書似乎和他的程度不相合，尤其是關於認識論的一部。於是他父親又授以中世紀的形式論理學，關於論理的訓練，以後終於成爲他的觀察與思索的基礎的核心。

十三歲就開始學習經濟學，這是在一八一九年。兩年前，里嘉圖 (David Ricardo, 1772—1823) 公刊了那部有名的經濟學原理。里嘉圖是他父親的知己朋友，經濟學原理的出版，他的父親是個慇懃者。約翰·穆勒開始學習經濟學，他父親當然想以那部書作爲教科書，因程度太高，只好以那書做底本，在散步的時候一段一段地講給約翰·穆勒聽，第二天再將所講的話寫成文章。這些就成爲將來經濟學要義一書的初稿了。約翰·穆勒將里嘉圖的學說研究完了後，又用同樣的方法來從事於亞丹·斯密 (Adam Smith, 1723—1790) 的原富的研究了。他父親所以要他研究原富的主要目的是：「亞丹·斯密的議論有什麼謬誤，他的結論有否不對，」用那由里嘉圖而得來的基礎知識去發見牠。這種要求，施於纔滿十三歲的兒童，不能不說是「

種難題。約翰·穆勒自己說道：「這種教授法，是最宜於思想家之養成的，不過須是父親那樣嚴密而又熱心的思想家纔行。雖然當時父親也有不少難點，而我呢，雖說對於這門學問有着強烈的興味，而困難還是到處都有。有時候爲着那些當然會有的疑難，父親見我無法解決，就大發其脾氣。可是從大體上說，父親的方法是正當而且成功的。凡是科學上的教授要算我的父親教我論理學與經濟學的方法最徹底而且對於能力陶冶最有力了，我這樣相信。」

約翰·穆勒的父親對於他的長子教育的怎樣苦心，我們讀了以上的幾段，可以明白了。一八一二年他給邊沁 (Jeremy Bentham, 1748—1832) 的信中說：「想到死後最使我不能放懷的，是長子的心還是一個未成品。」約翰·穆勒在這樣的父親的指導與監督之下，繼續地學習到十四歲。這一年他到過法國，除法文以外，又習得許多理科的學問。一年歸來，仍舊在自己家裏用功，可是他說：「父親早已不是我的教師了。」這是他的少年時代的終了。

三 教育的終了與獨學的開始

約翰·穆勒自法國歸來以後，仍舊做種種學問的研究，當時着手一種新的學問，這就是法律學。因爲他父親想叫他做律師，於是他就開始鑽研邊沁的著作。這事情竟在他的思想史上劃了一個時期。他自己說：「功利的原理（邊沁的）竟成了我斷片知識信仰的中心。這使我對於

一切事物的概念有了統一。我現在得着主義了，我現在得着一個信條，一個教理，一個哲學了。也可以說，在最善的意義上，得着一個宗教了。關於這個的宣傳與弘布，是我此後終生的主要目的。」其實約翰·穆勒由他父親受到的教育，本來就是邊沁主義的教育。現在他自己直接地讀了邊沁的著作，就變成一個十足的邊沁主義者了。

約翰·穆勒自從法國歸來以後，繼續地又讀了不少的書，但自一八二二年即他的十六歲以後，他的工夫便轉重於寫作方面。他那時就開始於新聞紙上面發表論文，也與各方面有力的人相交際，從事於功利主義的論究與宣傳。又組織了一個小團體，定名叫功利主義者協會，英語的 Utilitarian 一語，實在是約翰·穆勒的創語。他們每兩週集會一次，來討論功利主義的學說與宣傳，如是繼續四年，到一八二八年這團體纔消滅。

一八二三年五月，他靠了他父親的關係在東印度公司裏得着一個位置，後來一直繼續到三十五年之久，年俸上了二千鎊。這事情對於他的一生影響極大，他自己說：「在沒有獨立過活的財產的人們，而每日又須提出相當時間從事於自己所喜悅的學問的研究，要衣食無憂，我想我現在所得的是最好的位置（指東印度公司職員）了。那種靠稿費度口的生活，在文學和思想有相當修養的人們，決不是久遠可以過去的辦法。這種財源是不能確定的，當不來生計之道。如果著作者稍有良心，不肯輕易落筆，尤其如此。何況凡是可以過活的文章，決不是可以使人有

生命的文章，也決不會是最善的文章。凡是對於將來的思想家有益的著作，決不是短時間內所能寫成的，即使寫成了，要使世人注意，有了名聲，也非有相當的時間不可，要靠此生活，如何可以安心呢！如果要靠文墨過活，除非他能夠屈就淺薄的應酬文字，或者寫那些以大衆爲對象的作品。再要從事於自己所喜歡的研究，只好在那些工作時間以外了。與其如此，我寧願在公司中執事，可以減少精神的疲勞。」

四 青年時代的功利主義宣傳運動以及其後

約翰·穆勒自從受了邊沁的影響以後，就成爲一個功利主義的熱心宣傳者，那時英國是正處在自由主義急激地勃興的大變動中。在經濟界是亞丹·斯密的自由放任主義獨霸一方。在法制上又是邊沁主義的猖獗一時，於是而有哈斯啓孫 (Huskinson) 比耳 (Sir Robert Peel, 1788—1850) 等實際政治家的實際政治上的反干涉政策的大改革。簡明的說，當時是經濟學與邊沁主義相融合，以邊沁主義做中心的自由主義的全盛期。而這時期裏英國思想界的中心人物又是約翰·穆勒的父親詹姆斯·約翰·穆勒在自敘傳裏說：「在這時期裏邊沁主義即功利主義的宣傳上，給以顯著特色的，是我父親的意見。」講到邊沁主義的大本營，當然是邊沁自己。可是因爲他是個不喜與人接見，神經過敏的人，而詹姆斯恰與他相反，會說話，喜座談，

尤其是對於青年人，特別有種誘惑的力量。被他的文章和談話所吸引的青年羣，居然成了當時邊沁主義宣傳的中心了。約翰·穆勒自然是這團體裏的健將。他自己說：「我們的一團青年，將上述的種種思想，用着年青人的狂熱的態度，把握了……當時就有許多人誇張地叫我們做功利派，我們也竟有人想在實際上形成一個學派。做我們理想的模範的，是十八世紀法國的啓蒙哲學的人們，我們希望能夠有比他們所成就的更好的成績。在我們這班朋友之中，我可算是一等懷着孩子氣的野心的人了。」

其實這還不過是他們生活的外面。講到他們當時的中心思想，也可以請約翰·穆勒自己來說明。他說：「我們所日夜焦心的，是要改變民衆的意見。換句話說，要使他們對於有真憑實據的事情纔敢相信，使他們曉得什麼是真正利益。如果他們能夠曉得他們的真正利益是什麼，他們就會依着輿論的勢力，不得不互相尊重別人的利益了。非利己的仁愛、正義，原是可貴的道德，不過我們以為對於人類的改造，這是沒有用的；我們所期待的，在乎能夠啓發利己的感情與教育的理智的作用。」

我們可以明白，這時候功利主義者的約翰·穆勒是怎樣的只講理不講情的冷酷的追蹤者。不料爲着過度的用功，生理上起了變化，隨着心理上也發生了一種轉機。這轉機約翰·穆勒自己稱爲精神上的轉機（mental crisis）。這就是中年人所常有的一種煩悶，不過約翰·穆勒

是個早熟者，所以在滿二十歲時便發生了。他所煩悶的是人生究竟爲什麼。經過這次煩悶以後，不到兩年，他已不是盲目的功利主義追隨者。後來又受着法國聖西門以及泰羅夫人（*Mrs. Taylor*，她與約翰·穆勒交際的開始是在一八三〇年，當時她是二十三歲，他倆結婚是在一八五一年四月，那時她的丈夫已死了兩年了）的影響，終於向邊沁主義舉了叛旗，由偏重理智的功利主義者一變而爲偏重情感的人道主義者了。所以約翰·穆勒是個過渡期的代表思想家，是由資本主義進向社會主義思想的過渡人物。馬克斯說道，約翰·穆勒是個「半開眼的經濟學者」，這可知他在過渡期中的重要性了。只因篇幅關係，而這又不是本文主旨所在，故把他略去了。現在把嚴譯羣已權界論的序文錄下來，一可以作該書的介紹，二可以見約翰·穆勒與泰羅夫人結婚後的感情與關係。原序云：「以伉儷而兼師友，於真理要道，有高識遐情，足以激發吾之志氣，其契合印可，爲吾勞莫大之報酬。其於是篇也，吾實爲所感而後作。是最精之義，吾與彼共之。吾乃今以長供養此寶愛悲傷之舊影而已。蓋是之爲書，猶吾平生他所纂述者，曰吾作可也，曰吾妻之作亦可也。曩凡成書，爲吾妻所覆審者，其受益恆不可計量，今茲吾妻不及見其成，故此獲益甚寡。此中要義，凡願得其揚權者，今此已無，則此書之不幸也。嗚呼，洪思尊感，永闕幽宅，使不佞能裒其半以傳諸人間，將較自爲紉寫，其無所根觸扶翊於斯人不可跂及之神智者，其爲有裨人羣，乃真不可量爾。」

達爾文的少年時代

賈祖璋

達爾文名查爾斯羅伯特 (Charles Robert Darwin) 一八〇九年二月十二日，生於倫敦的許劉司伯壘 (Shrewsbury)。他的父親名羅伯特韋林 (Robert Waring Darwin)，是一個有名的醫生。一七八七年，羅伯特尚未滿二十一歲，被他的父親，即達爾文的祖父愛拉司穆司 (Erasmus Darwin)，帶到許劉司伯壘，接受父親和叔父四十金鎊的資助，開始行醫。經過六個月，就有四十五人常常求他診病，經濟的收入足夠用一個人並養兩隻馬了。據後來達爾文說，他父親觀察力極敏銳，又富於同情心，這是成功的根原。羅伯特的同情心施於一切和他接觸的人。許劉司伯壘有一個小工業家 B 君，一天向羅伯特說，假如不能即刻借到一萬鎊，就要破產了。但這一萬鎊的借款，是不能有一個合法的擔保的。羅伯特問明原由，相信他一定能够償還，就照數借給他。當時羅伯特的經濟狀況，並非富裕，一萬鎊之數更不能說是少；然而他竟大膽出借，這完全是給同情心驅使的緣故。他的眼光也正不錯，這一萬鎊的借款不久就來歸還了。還有一個愛爾倫人，是羅伯特向來不認識的。一天來訪，說遺失了錢袋，假如坐待愛爾倫的匯款，事實上一定是不可可能的；因此，希望羅伯特能夠借給他二十金鎊。羅伯特認為是實情，就慨然允諾。數日後，那

人來了一信，盛表感謝的意思，並說信內附有二十鎊的銀票，償還前債。但信內並沒有銀票，羅伯特不因此而懷疑到愛爾倫的人格。明天，果然又有一信來說前信忘記封入銀票，真覺抱歉。

羅伯特觀察敏銳，能夠預言任何疾病的經過，並且想出種種減輕疾病的方法，所以他的醫室是門庭如市的。羅伯特對於行事閱人固然精明幹練，但對於科學的研究卻並不擅長；他不能將所有的知識歸納為一定的公律。所以達爾文在智慧方面，並沒有獲得父親的益處；在品行上，則受他父親的薰陶很深的。

一七九六年，羅伯特三十歲；四月十八日，與陶業家周斜韋徐沃德（Josiah Wedgwood）的女兒蘇三娜（Susannah）結婚。蘇三娜時年三十二歲，性情謙和溫淑，而堅忍不拔。達爾文的性格，得着她的遺傳為多。一八一七年七月十五日，她遺下四女二男逝世了；比羅伯特早死了三十二年。達爾文行次第五，這時纔滿八歲，剛剛於春季進開士（Mr. Case）學校讀書呢。

達爾文的祖父愛拉司穆司，以醫術和詩才著名。他著有植物園自然之寺等詩篇，和動物論（Zoonomia）、植物論（Phytologia）等書。在他的著作中，已經有關於「進化論」的胚胎思想。達爾文的性格上，關於酷好煩難的工作，對人態度和藹與富有同情心，以及遇見不合人道、不合正義的事，輒怒形於色，這幾點，都是受他祖父的遺傳。又據達爾文自己敘述，「從他遺下的書札上看起來，對於名譽異常淡漠，並且對於自己的天才或著作的成功，都絕不重視。」這些，也正是

達爾文顯著的特性。

達爾文初入學校讀書，天資拙鈍，成績不及他的妹妹加特林（Catherine）。對於自然研究的嗜好，卻已現萌芽：喜歡搜集貝殼、鑽石、錢幣等物，並採集各種植物，想一一明白他的名稱。他母親在時，對他說，要知道植物的名稱，可以觀察花的內容。他將這個方法轉告一個同學，這個同學也是很想知道怎樣觀察的。但他們兩人到底都還年幼，終於不能明白其中的祕密。他又喜歡釣魚，常常獨自一人在水邊，經過數小時，也不知疲倦。春天，時時往林中採集鳥卵，然而他很曉得不可過分殘殺生物，所以每一巢中，祇取一卵；僅僅一次是傾巢盡取的，這也不過表示他總算有盡取的勇氣，並不是真心想取完的。

這時候，他常常製造謊言，以驚動人家；正是他發明能力發展很高的表現。他曾經告訴一個小兒，就是後來成爲植物學名家的雷通（J. E. S. Johnston），說他能夠使水仙、櫻草等花隨意改變顏色，祇須將一定的色液澆灌這些植物。實則他從沒有做過這樣的試驗，完全是空談而已。他家裏有一個小小的庭園，果木種得很多，課餘時，常在園中遊戲。一天，他向樹上採集了許多貴重的果子，藏在灌木林裏，於是飛跑開去，傳佈消息，說他發見一堆被竊的果子了。

還有一樁逸事，可以明白達爾文幼時是如何誠懇可愛的。他在校內，認識了一個同學，叫加內特（Garnett）。有一天，他同達爾文到糕餅店裏去，因他和店員是認識的，所以買了些東西並

不付錢。達爾文問他的緣故，他說：「我的伯父，在這市上，曾經捐過巨量款項；現在我們祇須戴他的舊帽，用一種特別的方式，移動帽子，不論到任何店家，購取任何物件，都是不必付錢的。」他一邊說，一邊表演移動帽子的式樣給達爾文看。隨即又往一家認識的店內，購取一些小東西，照他所說的特別方式，將帽子移動一下，也不付貨錢，就出來了。並對達爾文說：「假如你自己要到糕餅店裏去，我可以將帽子借給你，祇須照我的方式移動帽子，就可隨便取什麼東西，都不必付錢了。」達爾文很開心，走到店裏，取了幾樣糕餅，照樣將帽子移動一下，隨即走出店門。店員見他未曾付錢，追了出來，達爾文祇好棄了糕餅奔逃，而加內特竟立在那裏拍手迎接他呢。

達爾文在開士學校讀了一年書，一八一八年的夏季，就轉入巴特勒博士(Dr. Butler)所設的學校裏去當寄宿生。他在這學校裏，一共經過七年，直到一八二五年十六歲時為止。這是一個嚴格的古典式學校，學科祇有古代的地理和歷史等。達爾文在這裏，除了過着學生生活以外，簡直沒有其他的利益得到。每天必須背誦一天的功課，達爾文看得很容易。魏琪爾(Virgil)或荷馬(Homer)的詩歌，一個早晨，可以背誦四五十行。這種強記，毫無用處，經過四十八小時，就完全遺忘了。

嗜好極多，凡嗜好的事情，都肯熱心去工作。了解任何複雜困難的問題或事實，引為至樂，這都是達爾文當時所表現將來有成功希望的特性。向來收集礦物的習慣，此時仍繼續不輟。不過

他祇想獲得新奇的種類，並沒有用科學的方法，將他們作分類的研究。一八一九年，達爾文到威爾士（Wales）海濱住三星期，看見黑色兼殷紅的有翅類大昆蟲，許多蛾類及甲蟲，都是在許劉司伯墨地方從沒有見過的；驚異之下，愛好特甚，就決意採集一切的昆蟲。後來和他的姊姊商議後，以為不應為搜集的緣故而殺死昆蟲，於是改作專門搜集已死的昆蟲。又讀過槐特（White）的著作以後，喜歡觀察鳥類的生態；觀察所得，都記入筆記簿中。並且以為讀書的人並不個個都成為鳥類學者，真有點奇異呢！有一次，從一位同學那裏，讀到一冊世界奇蹟（Wonders of the World），他覺得很有趣，常常將這本書裏所記載的事蹟作為和同學們辯論的資料。世界週航的思想，就是種因於此的。對於幾何學，嗜好較深。姨父戈爾敦（Galton），解釋氣壓表的定位原理，也很喜歡傾聽。除科學外，文學書籍也喜歡閱讀。常常坐在學校中的窗下，讀莎士比亞的歷史劇，經過數小時，不知厭倦。湯姆遜（Thomson）、拜倫（Byron）、司各德（Scott）諸人的詩篇，也是他所常讀的。

達爾文的哥哥愛拉斯穆司（Erasmus Alvey Darwin）比達爾文大四歲，研究化學很用功。在花園的器具室中，設立一個實驗室，以為化學試驗之用。他們兄弟兩人就在這裏面協力工作，常常到深夜不息。製成各種氣體和許多化合物，達爾文覺得很有趣。這樣他明白了實驗科學的意義，於的開始讀亨利（Henry）、巴克司（Parkes）等所著的化學教科書。這種化學試驗，

不久就傳到學校裏，同學們都知道了，於是給他起了一個 Gas（氣體）的綽號。校長巴特勒博士聽見了，也很不高興，稱他爲 Poco Curante（不用心的人），責備他不應該將大好光陰，耗費於這種無用的事業上。這時候，他又喜歡射獵，這種戶外遊戲的嗜好，大概就是研究自然的引線。他的天性很是慈善，所以第一次射死一隻竹雞的時候，心頭跳得很利害，兩手顫抖了，簡直連子彈也不能再裝。他祇喜歡這類課外活動，所以先生以爲他不是一個好學生。他的父親也以爲他太頑皮，有一次，於重怒之下，叱責他說：「祇知道射獵、養狗、捉老鼠，一點不曉得做正經的事業，將來一定無所成就，一定毀壞達爾文家的名譽的。」這樣，他就結束了中等學校的生活。

一八二五年十月，達爾文和他的哥哥愛拉斯穆司一同進愛丁堡大學（Edinburgh University）。愛拉斯穆司是要去完成他的醫學研究，而達爾文則尙屬開始。這醫學的研究，對於達爾文並不性近。當時的教授都用講演法，達爾文覺得十分的乏味，所以各種功課，在他的心中，完全得不到甚麼印象。後來他自己敘述當時的情形：「在一個又冷又不曾用早餐的冬天早晨，八點鐘的時候，聽了鄧稼博士（Dr. Dungan）演講大黃的性質以後，我對於藥物（materia medica）這個名詞，將永遠不會再愛的了。」又說：「某博士講解人體解剖的乾燥無味，正和他的人一樣。這個題目，使我深深的感到煩厭。」後來他深悔這時候沒有被強迫去實習解剖和他的不能作圖同樣對於他一生學問的研究上是一個莫大的缺憾。他曾經二次到愛丁堡病院的

手術室裏去；第二次，被施手術的是一小兒，未及完畢，他不忍再看，就走避了。此後他就不再去看，他所以不習人體解剖，也是他的天性使然吧。這天性是受他父親遺傳的。達爾文自己說，他父親當「晚年時，記起施行手術，每每覺得心驚，對於出血，尤其不願觀看。我承受這種遺傳性是很深的。」

教授詹姆孫 (Jameson) 設立一個卜里尼學會 (Pinnian Society)，以學生為會員，時時在大學的地下室開會，宣讀關於自然科學的論文，並加以討論。達爾文每次都去參加，因此對於自然科學有了實地的認識，有了相當的信仰。又為皇家醫學會的會員，也是每會必到的。但這個裏所討論的問題都是關於醫學方面的，所以他沒有感到多大的興趣。

還有一位格蘭特博士 (Dr. Grant)，對於他也有很好的印象。格蘭特博士喜歡研究海生動物，達爾文常常和他一同到海灘上採集標本，並就自己能力所及，施以簡單的解剖。達爾文又結交幾位漁夫，因此獲得許多海產動物標本。不過因為對於解剖方面尚未有過相當的訓練，並且所有顯微鏡都不甚精美，所以得益不多。然而他終有兩種小小的發見，作成短文，宣讀於卜里尼學會中。格蘭特博士著作時，也竟採取他的發見，加以論列。格蘭特又問或同他去參加韋納學會 (Wernerian Society)，這個學會專門宣讀和討論關於自然科學的論文。一次，達爾文聽到奧都彭 (Audubon) 演講北美洲各種鳥類的習性，覺得異常的有趣。

達爾文又認識一個非洲黑人，這黑人性情和藹，天資聰明，以製作鳥類標本爲生活。工作極佳，曾經跟隨鳥類學家瓦特通（Walterton）旅行各地。達爾文就從他這裏學習得剝製標本的方法。又認識博物院管理人馬幾里夫雷（Mac Gillivray），互相談論博物學上的問題，頗有興味。馬幾里夫雷以希有的貝殼送給達爾文，因爲達爾文這時候正在搜集海產軟體動物。雖然不是並不熱心的。

達爾文在愛丁堡大學的第二年，聽某教授的地質學和動物學講演，覺得異常的乾燥無味，所得的印象是決意這一生不再讀地質學書籍，也不再作科學的研究。還是二、三年前許羅卜塞（Sharpslive）的寇同（Cotton）倒給他以極深的印象。許劉司伯壘市（Stirling）中有一塊巨大於石頭，市人稱他爲鐘石，附近都沒有這一類的石頭，要遠至康伯倫（Cumberland）或蘇格蘭（Gosport land）纔可以發見。寇同是一位對於岩石極有研究的老年人，曾指示這塊石頭給達爾文看，並且說：「假如有人能夠解釋這塊石頭是怎樣來的，一定要等到世界的末日了。」達爾文深記心中，沈思了許多時候。後來讀到冰山能夠搬移巨石，就恍然若有所悟，很歡喜自己對於地質學方面有了進步了。

達爾文的外祖父周斜，住在梅野（Mar）這是鄉野地方，達爾文時常到那邊去，除步行、騎馬及射獵外，晚間在他們的大家族中，作快樂的談話，一點不覺拘束。夏季，全家族的人都坐在花

園裏古老的廣廊間，屋的對面有樹木蔥蘢的隄岸，倒映湖中；湖面水波蕩漾，游魚出沒，水鳥飛涉，風景至爲優美。外祖父周斜，是一個威嚴鄭重靜默寡言的人，評斷事理，極爲明晰，有時也與達爾文作娓娓不倦的談話，達爾文很敬重他，以爲他是可作模範的正人君子。達爾文於秋季極熱心射獵，臨睡時，獵鞋置在牀前，以免晨起時多耗時光。有時天還沒有亮，就出外去行獵；有時終日在灌木林中行走，也不以爲苦。射獵時，總在鈕扣上附一根繩，射得一隻鳥，就在繩上作個結，有時射得太多，繩上的結就打滿而不能再加了。這種射獵，並非完全是遊戲性質；他全秋季所射得的鳥，都有詳確的記錄。暑假期中，往往到野外去步行或騎馬。一次，同兩個朋友，背負行囊，在北威爾斯（North Wales）很遠的地方徒步行走，每天常常走三十英里。又曾經和他的姊姊騎馬出遊。這種戶外活動，對於他的自然研究是很有益的。

一八二七年秋季在梅野，遇到年高德劭的馬京道須（Sir J. Maekintosh），達爾文對於他所發表的歷史、政治及人生哲學的議論，都是素來未曾經心過的，所以傾聽不倦。馬京道須因此得到極佳的印象，後來告訴人家，「這個少年頗有一些抱負，我很歡喜他。」達爾文聽到，喜不自勝，對於學問的研究益加努力了。

然而達爾文是無心做醫生的，他的父親看透了他的心意，就提議叫他做牧師。達爾文以爲做鄉間的牧師也很有趣，不過要隨即宣稱信仰英國教會的一切教條，不免很覺躊躇。於是請求

父親給他以考慮的時間。在此時間內，他讀了許多神學的書籍，終於決定接受英國正教了。他父親就決定要他在大學中得一個學位，以便做牧師。習神學，應該讀古典書籍。他在愛丁堡大學兩年，中學校裏所學的東西完全忘卻了。祇好先在許劉司伯壘請家庭教師溫習功課，不久就恢復中學時代的知識程度。如荷馬的詩歌和希臘文的聖經都能翻譯了。於是一八二八年春季，轉入劍橋大學（Cambridge University）。在這裏，和在愛丁堡大學同樣，所有的功課都不能引起他學習的興趣，所以仍舊毫無成績。最後，為獲得學位的緣故，勉強讀一些書，總算於一八三一年以第十名畢業了。在這個時期中，喜歡射獵，喜歡騎馬，和從前一樣。又和一班少年夜夜聚飲，有時並且唱歌打牌，真是虛擲光陰不少。不過，一方面，他能夠結交許多有益的師友，作各方面的學術的切磋，這是他後來所以能夠成功的大原因。

達爾文一生的事業，受亨司魯教授（Prof. Henslow）的影響很大。假如沒有亨司魯教授的獎掖誘導，愛護提攜，達爾文或許終於成功一個良善的牧師，而默默無聞以終其身了。達爾文於未到劍橋大學之前，已經從他的哥哥那裏，聞知亨司魯教授的名聲。亨司魯對於植物學、昆蟲學、化學、礦物學、地質學等各方的知識均極豐富，每星期中，必定選擇一個晚上，使全體經過預科考試的學生以及已經畢業而仍有科學興味的學生在他的家裏開會。達爾文由他表弟佛格司（W. Darwin Fox）的介紹，加入這個會，就成為每會必到的一員了。亨司魯又常常率領學生

作野外的實習。或步行，或騎馬，或坐小船，到各處去，有時也到很遠的地方，遇着稀見的動植物，就指示給學生看，加以有趣的講解，因此達爾文很覺喜歡。後來常常到亨司魯家去晚餐，又常常和他作長途的步行；於是大學中給達爾文起一個綽號，叫做「這是常與亨司魯步行的人。」

在同學中，他結交了許多性情絕不相同的人。惠特雷（Whitley）喜歡圖畫和雕刻，達爾文因之常常到費威廉（Fitzwilliam）古畫陳列館裏去參觀。與年老的管理人討論藝術上的問題。又閱讀藝術的書籍。有時也略略收集一些作品，並且能夠鑑賞辨識。這種習慣經過數年而不衰。

達爾文最知己的一個朋友是赫伯特（Herbert）。赫伯特是高年級生，很喜歡音樂，設立一個音樂會，每晚練習演奏，達爾文也加入了。然而他的耳朵是有病的，不能辨明音節，也不能察覺錯誤。同學曉得他這個樣子，故意演奏過速或過遲，使他辨別有若干音節，以作玩笑。另一人耳朵也有一些毛病，達爾文應音樂考試時，有一次勝過了他。

這個時期中，另一方面，達爾文採集甲蟲的興趣很濃厚，不過他不精解剖，並且也不將外部的形態與書本上的敘述加以對照，採得甲蟲，給牠定名以後，就算完事了。有一天，他撕開一些老樹的皮，看見兩個稀有的甲蟲，就每手捉住一個。隨即又看見第三個新種，也不願遺失，就將右手所握着的那一個放到嘴裏去。不料那個甲蟲放出一些辛辣的液汁，刺痛了他的舌頭，於是不得

不將牠吐出，讓牠逃走，同時，第三個新種也不見了。冬天的時候，他自己或者僱人剝取老樹皮上的蘚苔；又在駁船底下聚集種種廢物。這是他所發明的兩種採集法，是前人所未曾用過的。從這些材料裏面，他獲得許多不常見的標本。他說：「詩人看見自己的處女作被刊出的時候，是異常快樂的。當我看見司提芬（Stephen）的不列顛昆蟲圖譜（Illustrations of British Insects）裏印着『達爾文君採集』幾個字的時候，心頭的快樂，真比詩人還要甚呢！」

在劍橋大學的最後一年，達爾文讀到洪保德（Humboldt）的私傳（Personal Narrative）和赫失勒（Sir J. Herschel）的自然哲學研究綱要（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Natural Philosophy），探討自然科學的興趣愈加覺得蓬勃不可遏，常常私自想念，在這一方面，假如能夠有毫末的貢獻，就足以自慰了。

劍橋大學有幾科的公開演講，讓學生自由往聽。達爾文因為在愛丁堡大學裏對於聽講一事印象極壞，所以祇有亨司魯教授極明晰而有實例的植物學講演還要聽聽。其他如塞治尉克（Sadgwick）極流暢極有趣味的地質學演講，也未嘗一聽。後來接受亨司魯的勸告，始稍稍從事於地質學的研究。並且深悔最初沒有去聽塞治尉克的講演，否則對於這一方面應該很早就感到興味了。一八三一年八月，塞治尉克要到北威爾斯去作地質學的考察，亨司魯請他帶達爾文去。啓行前，塞治尉克宿在達爾文家裏。許劉司伯壘附近的石墨礦中，有一礦工，獲得一個破

碎的熱帶產大海螺殼。達爾文就以此事問塞治尉克。塞治尉克隨即回答他：「這一定是人家擲在礦裏的。假如的確是埋在這個礦裏的東西，那末，我們現在所有關於英國地質學上的知識都要給他推翻了。」達爾文覺得塞治尉克沒有考究這個螺殼的心思，這態度是很不好的。但因此他卻領悟作科學的研究須彙集各種事例，以求出通則或結論。第二天，就同往北威爾斯去考察。塞治尉克叫達爾文和自己分途並進，沿途採集岩石，在地圖上作出地層記號。達爾文於是習得如何決定一地方地質的方法。回來的時候，達爾文別了塞治尉克，不走尋常的路徑，卻依羅盤針和地圖作直線進行，經過素來未曾認識的荒野，達爾文頗以這種旅行的方法為快樂。後來他寫信給亨司魯說：「請你告訴塞治尉克教授，威爾斯的旅行他不知道我怎樣的感激他，使我對於地質學發生興趣，不論怎樣，我總不會再拋棄這門學問了。」

達爾文從北威爾斯回來，接着亨司魯的信，說皇家軍艦比格爾號（Beagle）將航行南美，測量地形，如有新進的自然學者願意前往研究的，艦長菲次羅倚（Fitz-Roy）可以不收川資，分讓自己艙室的一部分給他。達爾文很想同行，但他的父親極端反對，於是就作書謝絕亨司魯。次日，即往梅野射獵。他的外祖父周斜，認為這是難得的機會，就遣人到獵場上去尋着達爾文，親自駕車，回到許劉司伯壘，和達爾文的父親商量，就獲得了諒解。所以達爾文後來說：「比格爾號的航行決定了我一生的事業，但這是外祖父親自為我駕駛馬車，行三十英里回到許劉司伯壘所

成功的。」

第二天，他就到劍橋會見亨司魯，然後到倫敦去訪菲次羅倚。菲次羅倚是一位精明幹練的青年，篤信相人術，以為達爾文的鼻形是不適於航海的；達爾文的壯志幾乎給他打消。但不久，他們兩人就互相諒解，成爲親密的友人了。

達爾文與菲次羅倚艦長接洽妥當以後，就回到許劉司伯壘，與父親和姊姊們告別，然後回到卜來茅司（Plymouth），等候出發。這時候，他想將要遠涉重洋，與家族朋友作長時間的別離，不免依戀難捨。兩次出發，均爲大風所阻，第三次，終於離開英國海岸，開始乘風破浪，在大西洋中南征了。

這是一八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達爾文年二十二歲。在比格爾船上一共經過六年，履及異地，自然風土，倍足感人興趣，於是對於動物學、植物學、地質學等各方面，都有了精深綿密的研究，後來在科學上所樹立的偉大功績，就是在這時候立下基礎的。

巴斯圖的少年時代

顧均正

拿破崙和巴斯圖並為十九世紀法國的偉大人物，但是法國人對於拿破崙的尊視卻遠在巴斯圖之下。因為拿破崙的豐功偉績只能影響於一時，而巴斯圖的貢獻卻能使全世界的人類永遠蒙其恩澤。

巴斯圖是一個科學家，他的重要工作是：

- (一) 發現結晶的構成及作用。
- (二) 關於發酵的種種發現。
- (三) 打破微生物的「自生說」(theory of spontaneous generation)
- (四) 發現保藏啤酒的方法。
- (五) 預防蠶病，恢復了法國垂敗的絲業。
- (六) 證明病原微生物的學說，引起醫學及外科治療上的革命。
- (七) 指出產褥熱的原因。
- (八) 發明牛羊的膿泡疫(anthrax)的療法。

(九)發明雞霍亂(chicken cholera)的療法。

(十)發明豬熱病(pig fever)的有效菌苗。

(十一)發明恐水症(hydrophobia)即癩狗病(rabies)的抗毒素。

這許多發現或發明無不有益於人類。赫胥黎說：「巴斯圖一次的發明，足以抵償普法戰爭後的法國賠款五千兆法郎而有餘。」這便是巴斯圖的偉大處。

巴斯圖名路易斯(Louis Pasteur, 1822—1895)是一個製革匠的兒子，出身雖很微賤，然而經了刻苦的努力，卒能一躍而為偉大的科學家，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所以巴斯圖的一生實在可以當一個故事看，尤其是他的少年時代。

巴斯圖的最早的祖先據說是業農的。後來有幾代曾改業磨工。但是他們都受着當地大地主的壓迫，他們的身體財產全都操在大地主的掌握之中。到了路易斯的曾祖父手裏，纔設法贖出了身體的自由。他自從獲得了自由以後，就同了他的妻子遷居在另一處地方，作製革的生涯。這時候，他們的家庭非常幸福，鄰近的人都羨慕他們，尊敬他們。強·約瑟夫(Jean Joseph)是他們的孫兒，父母早死，由祖母撫育成，但不曾受過好教育。他起初也以製革為業，後來被徵入拿破倫的軍隊，做了一個小軍官，因了英勇，曾受過榮譽勳章。拿破倫失敗了以後，這青年人就

快快地回家來重理故業，然而不久他的生活就起了突變，他愛上了鄰家的一個年青的女孩。這女孩很有禮貌，很聰明，每天黎明時總在他們的製革場上工作。後來他就和這女孩結了婚，而在七年之後，即一八二二年的十二月廿七日，生下了路易斯。路易斯的父母感情極好，而且性情也很相得。他的父親很謹慎，做事非常仔細，他的母親很活潑，富於想像和熱情。路易斯晚年之所以有這樣的大成就，一半即得力於他父母的這種遺傳性。

路易斯進小學校後，非常用功，但成績卻並不高出於儕輩。他的父親一半由於要自己補習，一半由於要指導他的兒子，晚間常和路易斯共同研習。這孩子自小就喜歡繪圖，他曾經畫過好幾張極生動的肖像，其中有一幅他母親的像，是他早期的作品，顯示她有一張男子氣概的臉，和一對清秀的公正的眼；又有一幅他父親的像，是他晚年的作品，顯示他有一張威嚴英勇的臉，和一對精細虛心的眼，他的頤和嘴指出他的強健和謹慎。

路易斯的家是在法國的一個小鎮中，鎮名亞波（Arbois）。路易斯在這裡認識了兩個受教育的人，一個是醫生，一個是哲學家，他們都是老製革匠的好友。他從這兩個有學問的人和他的父親那里聽見了許多關於本國名人的愛國的故事，從此他的腦筋裏就充滿着崇高的愛國思想。他的一個教師對於他的少年生活也很有影響。這人首先發現路易斯的天才，他說，路易斯的遲鈍實在是他的科學的性癖的結果，他在未得證明以前，從不肯定任何事物。

一八三八年，路易斯已過十五歲了，他離開了亞波，到巴黎的巴倍氏（Barbet）學校裏去讀書。因為他從未離開過他的父母，所以在學校中時常想起家庭，弄得精神委頓，面容消瘦，不能安心地求學。他對一個伴着他一同從亞波來求學的同學說：「我覺得我只要能見一見那製革場，就可以安心了。」於是他的父親就不得不將他領回家中。這孩子回家後，依舊在鄉村小學裏繼續修業。

到了這年（1838）的年底，他又到離亞波約四十千米的白三宋（Besancon）地方的專門學校裏去讀書。他在那時候雖然自己還是一個學生，但學校卻給他以管理同學的職務。他因此得了少許的津貼，以供自己的學費。

這時候，他寫給他父母和兩個年幼的妹妹的信充滿着一種懇摯的愛情。他以長兄的資格來對他的妹妹們說話，他警覺到自己的意志太薄弱，不能克制鄉愁，所以他寫道：「意志是一種偉大的東西，親愛的妹妹，因為行動和工作常隨於意志之後，而工作差不多常與成功俱來。意志工作，成功這三種東西充盈了人類的生存。意志揭開了到成功去的門；工作穿過了這些門；到了行程的終點，成功就來祝福我們的努力。」

少年時代的他，對於好書頗感興趣，他有一次讀到了一冊很合口味的書，就很高興地寫信給他的父母說：「我沒有讀過比這更聰明、更道德、更有功效的書。你讀了這種書，便覺得有一種

不可抗的魔力透徹了你的靈魂，充滿以最得意的和最豁達的情感。」

巴斯圖在這年青的學生時代，有好幾個好朋友，其中最要好的一個是研究哲學的，名字叫做夏庇（Chappuis）。這兩個孩子漸漸親密起來，結為終身的好友。他們所研究的科目雖然不同，可是各人對於對方的工作都有真實的同情。後來做夏庇升學巴黎，巴斯圖本想和他同去，只是他的父親想起他以後的思鄉病，就竭力地勸阻他，叫他遲些時再去。巴斯圖在這時候的學業，全都努力在預備進巴黎的師範學校（Ecole Normale）。一八四二年，他終於通過了畢業試驗，不過他嫌名次太低，決定再到柏倍氏學校裏去預備一年。他在這學校裏是半教半讀的，所以只出了三分之一的費用；又因他對於校事很能盡職，所以不久就得到了免費的優待，而且還受着好幾次的嘉獎。

一八四三年，他以第四名通過了師範學校的入學試驗。他考進了這師範學校後，仍繼續在柏倍氏的學校裏教書，以報答柏倍氏的過去的情誼。他的父親知道了這事，寫信告訴他說：「你在柏倍氏先生的學校裏教書，我很贊成。他過去待我們很好，我很希望你能夠他表示好意；你應當常常遵從他的意思。你這樣做，不僅是爲了你自己，還爲了他人。這可以鼓勵他以同樣的善意來對待其餘的求學的少年。」

巴斯圖在師範學校裏專心從事於理化的研究，參考圖書，聽演講，做實驗，非常用功。他於此

顯示出對於學問的執望，而且對於工作，都只求真確，不計麻煩。他做實驗完全爲了趣味，他在事前並沒有發明什麼真理的存心。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他對於酒石酸 (tartaric acid) 及常和酒石酸同在一起的另一種酸發生了興趣。這後一種酸叫做葡萄酸 (raeemic acid)，這在當時的科學家還是一個謎，他們不知道牠的成因或作用。

在巴斯圖和友人夏庇說起這一個有趣的題目的時候，他曾說到這結晶的酸的歷史，並且在說及參加這些問題的研究的科學家時，表示十分的尊敬。其中有幾個科學家已經死了，尚存的只有一個叫做畢奧 (Bio)，但年紀已經很大了。

他在師範學校裏，因爲思家心切，常常和他的父親通信。他每一次寫信，總想法減輕他父親的工作，提出幾種改良製革的方法，但是他的父親不願意試行新方法，恐怕把皮革弄壞。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也極重視他兒子的提議。巴斯圖記得他父親的好學，就做了他父親的教師。父子倆都很勤地通信，他父親在智德雙方都有很大的進步。

不久，巴斯圖更專心於化學研究。凡是教師所講的功課，他都耐心地一一自己用實驗來證明。他的一個教師叫倍拉 (Balard) 的很器重他，叫他到他的實驗室裏去做助手，使他可以練習科學操作的方法。在這里，這少年力行他自己的研究，希望不久就能做成關於結晶的構成的論文。

巴斯圖雖然熱心於學問，致力於工作，卻並沒有忘記他可愛的家庭。在他父親寄給他的信裏說：「你寄來的禮物刻已收到，我將讓你的妹妹寫信來謝你。至於我，頗以為這些錢應該依舊放在你的袋子裏，拿去和你的友人到一家好的菜館裏去喫幾餐飯。我的最親愛的兒子，做父親的用這種話來寫給兒子，原是不大有的；不過我對於你的滿意，實在是非言語所可形容啊。」在這信的結束，有他母親的附筆，說：「我的愛子，我祝你一個愉快的新年。望你保重身體……我不能在你身邊照顧你，我是多麼地難過啊。有時候，我對於你的遠出，常私自寬慰，以為我有像你這樣的一個兒子，能夠自己掙扎到這樣的地位，這樣得意的地位，是非常幸福的。」

巴斯圖對於政治運動也並不忘情。當法國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時，法國全境都激動着愛國的熱情，尤以學生為甚。巴斯圖同着他的許多同學都應募從軍。他寫信給友人說：「這信是我在奧利安（Orléans）鐵路寫的，我已投入國民軍，駐紮在此地。展開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偉大崇高的教訓；如果必要，我將誠心地為這聖潔的共和國而赴戰。」

到了戰爭狀態一過，巴斯圖又回到他的實驗室中繼續從事於結晶的研究。當他後來真真發現了一個新事實以後，他興奮到了極點，他飛奔出實驗室，跑到大廳裏拖住了第一個碰到的教授，同他到外邊去散步，把這發現告訴他。

當他正要作新的研究的時候，他遭遇到一樁不幸的事，他的母親突然患中風病死了。這可

憐的孩子心頭壓着深深的悲哀，致幾禮拜不能繼續工作。

在這時候，巴斯圖對於結晶的研究，在巴黎已引起許多人的注意。倍拉把這事報告於許多科學家。巴斯圖的另一教師杜馬（Dumas）很嚴重地注意到這件事，但是老畢奧卻說：「我倒很願意去考查考查那少年所得的結果。」

巴斯圖回到巴黎來聽見了他的話，便馬上寫信給這位素不相識的畢奧，要求去會見他。畢奧的回信說：「我很喜歡檢定你的結果，如果你肯把你實驗的情形準確地使我明白。我對於一切謹慎刻苦工作的少年無不高興，請你相信罷。」

常着畢奧的銳利的目光下，巴斯圖做了好幾個關於這神祕的酸的實驗，極確定地證明了牠的性質。畢奧對於這一個發現非常興奮，他立刻做了巴斯圖的好友，巴斯圖此後所作的科學研究，曾得畢奧氏不少的助力。

巴斯圖雖然希望能夠繼續他的研究，但是他不能推卻公家的委任。他被州政府派到第仲（Dijon）地方的一個學校裏去教物理。他沒有了實驗室雖很懊惱，但是他決定做一個盡職的教授。他寫信給夏庇說：「我始知預備功課須要費很多的时间。我必須把一課功課當當心心地預備過，方能講得明白，引得起學生的注意。要是我不預備，我就講不好，學生就聽不懂。」

當他正在這樣熱心地教課的時候，他還在希望一個好的委任——一個可以有實驗室的

職位。他以前的教師也都替他幫忙，所以下一年就被任爲斯屈拉斯堡 (Strassburg) 專門學校的化學教授。

他一到斯屈拉斯堡，就由一個舊同學的介紹和校長家中的人相識。這一個家庭，其社會地位雖比他自己的爲高，然而這少年人卻覺得這個屋子裏的風趣和他自己的完全相同。這引誘力非常地強大，在他到校後的二週之後，他寫了下面的一封信給校長：

「先生，我將要向你請求一件事，這事對於我和你的家屬都有極大的關係。我覺得我有使你明白下列事實的義務，因爲你可以根據這些事實去決定接受或拒絕。

「我的父親是亞波鎮上的一個製革匠……我家屬的環境很好，不過沒有什麼資產……我的唯一的家財便是健康、勇敢和在大學裏的地位。

「我在兩年前離開師範學校，得到教授科學的特許證。十八個月前我得到了博士學位，我又會替專門學校做了幾件工作，當被歡迎地採納。

「先生，這就是我刻下的地位。至於將來，除非我完全改變了旨趣，我將專心從事於化學的研究：

「我的父親將要親自到斯屈拉斯堡來提議這頭親事。」

後來，在他寫給女孩的母親的信中，他說：「我恐怕瑪麗小姐 (Mlle Marie Laurent) 爲

最初的印象所影響，不很喜歡我。我沒有什麼可以吸引一個少女的心。不過我的記憶告訴我，凡是深悉我的性情的人都非常愛我。」

當他得到和女孩直接通信的許可時，他寫信給她說：「我所請求你的，小姐，是不要太要緊地評判我，因為這樣你會評判錯的，時間將要指示你，在我的冷靜怕羞和不揚的面貌底下，有一顆愛你的心。」

後來，他的父親、妹妹到了斯屈拉斯堡，這婚事竟然成功了，巴斯圖非常地快活。

「我相信，」他在信上很得意地對夏庇說：「我將要很快活。我希望於妻子的每一種性質，她全有。你一定要說，『他情癡了！』是的，不過我自以為我毫不過甚其詞，我的妹妹也和我同意。」

這時，巴斯圖已是二十六歲了。他的偉大的發明與發現都從這個時候開始。

一個天才數學家的少年時代

秋 子

巴斯卡爾是十七世紀法蘭西的一個天才橫溢的數學家。雖然他在世只有三十九年，但在數學、哲學、物理學上都有着驚人的成功。

在正讀着初等數學的讀者，也許還沒有機緣和他相識。我且先將他在初等數學中的發明介紹一二罷。

代數裏面，那一個大家都覺得奇妙的找二項式的乘方的各項係數的三角形法則，便是他發明的，所以叫做「巴斯卡爾三角形」(Le Triangle mathématique de Pascal)。

學過代數的人，都知道這幾個恆等式：

$$(a+b)^0=1$$

$$(a+b)^1=a+b$$

$$(a+b)^2=a^2+2ab+b^2$$

$$(a+b)^3=a^3+3a^2b+3ab^2+b^3$$

$$(a+b)^4=a^4+4a^3b+6a^2b^2+4ab^3+b^4$$

這些恆等式的右邊，對於 a 和 b 都是齊次式， a 的次數一項一項低下去， b 的次數一項一項高起來，我們因此很容易知道：

$$(a+b)^5 \rightarrow 1a^5 + 5a^4b + 10a^3b^2 + 10a^2b^3 + 5ab^4 + 1b^5$$

$$(a+b)^6 \rightarrow 1a^6 + 6a^5b + 15a^4b^2 + 20a^3b^3 + 15a^2b^4 + 6ab^5 + 1b^6$$

可是這裏有一個最困難的問題，便是決定各項的係數「？」。我們若果老老實實一次一次的去乘，自然也可以求得出來，但是遇着乘方次數過高的題目，乘起來就不勝其煩累了。巴斯加爾在此給我們想了一個十二分神妙的方法，就是下面這個三角形。這個三角形，是將二項式各整數乘方的展開式中各項的係數排列成的。

$$\begin{array}{cccccccc}
 & & & & 1 & & & & \\
 & & & & 1 & 1 & & & \\
 & & & & \vee & & & & \\
 & & & 1 & 2 & 1 & & & \\
 & & & & \vee & & & & \\
 & & & 1 & 3 & 3 & 1 & & \\
 & & & & \vee & & \vee & & \\
 & & & 1 & 4 & 6 & 4 & 1 & \\
 & & & & \vee & & \vee & & \vee & \\
 & & & 1 & 5 & 10 & 10 & 5 & 1 & \\
 & & & & \vee & & \vee & & \vee & & \vee & \\
 & & & 1 & 6 & 15 & 20 & 15 & 6 & 1 & \\
 & & & & \vee & & \vee & & \vee & & \vee & \\
 & & & 1 & 7 & 21 & 35 & 35 & 21 & 7 & 1 & \\
 & & & & \dots & & \dots & & \dots & & \dots &
 \end{array}$$

橫行看過去，從頂上起，就代表二項式的 $0, 1, 2, 3, 4, 5, 6, 7, \dots$ 各乘方的係數，所以：

$$(a+b)^5 \equiv a^5 + 5a^4b + 10a^3b^2 + 10a^2b^3 + 5ab^4 + b^5$$

$$(a+b)^6 \equiv a^6 + 6a^5b + 15a^4b^2 + 20a^3b^3 + 15a^2b^4 + 6ab^5 + b^6$$

.....

這個三角形是怎樣組織的呢？仔細看罷：每排的首末兩數都是 1，而其他的數，是上一排的每相鄰兩數的和。所以由 $(a+b)^7$ 各項的係數便可以得出 $(a+b)^8$ 的係數來，牠們是：

$$1, 1+7=8, 7+21=28, 21+35=56, 35+35=70, 35+21=56, 21+7=28,$$

$$7+1=8, 1.$$

照這個方法一步一步的加下去，二項式各乘方的係數，都可以依次得出來了。

若將這個三角形每排的幾個數加攏來，我們就得出 2 的各次乘方，這也是極有趣味的東西。

西。

$$1 = 2^0$$

$$1 + 1 = 2^1$$

$$1 + 2 + 1 = 4 = 2^2$$

$$1 + 3 + 3 + 1 = 8 =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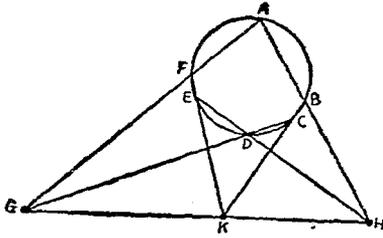
$$1+4+6+4+1=16=2^4$$

$$1+5+10+10+5+1=32=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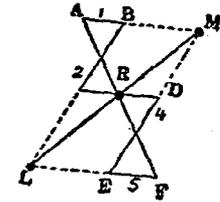
$$1+6+15+20+15+6+1=64=2^6$$

.....

在幾何上，所謂「巴斯加爾的圓錐曲線的定理」也是很有名的。就初等幾何說：如左圖所示，若一個六邊形內接於圓，則對邊的三個交點在一直線上。



這個定理，他研究的結果，六邊形並不限於內接於圓，只要內接於



圓錐曲線——橢圓、拋物線、雙曲線——都可以，而且他說這個定理一共有四百個系 (corollaire)。可惜他沒有發表，所以到了現在，還沒有人知道那四百個系是什麼。但這定理的偉大，已經可以想見了。

這樣的一個數學家，我們也許會想到他是受過了不起的教育，或得過了不起的教師的指導的吧。事實上卻並不如此。我現在將他的姊姊伯芮葉夫人 (Madame Périer) 著的巴斯加爾傳 (La vie de Pascal) 中所記的他少年

時代的生活抄譯出來。雖然不過是一些斷片，但從此也可以看出這位大天才是如何的努力自學，而知道他的成就不是偶然的。

吾弟生於克勒孟 (Clermont) 時當一千六百二十三年六月十九日。吾父給他一個名字，叫埃牽納·巴斯加爾 (Etienne Pascal)。他自幼就有着奇異的智慧，在剛能學話時便歡喜問關於自然界的情形；並且所發出來的問題常使我父親以及父親的朋友們驚訝不置。

母親死時，吾弟只三歲。因了他的早慧，因了他很小就失去了母親，因了家中只有他一個男孩，便招得吾父格外的愛憐。

父親對於他的教育，看得十分重要。深恐給別人教導壞了，所以不讓他進學校，也不讓他從師受業，朝夕只跟着我父親念拉丁文和希臘文。

一千六百三十一年，我們移居巴黎，那時父親做了朝中的侍臣，與父親交往的朋友都是當時聞名的數學家與哲學家。父親原是數學的愛好者，家中所藏的數學書也很多。吾弟在父執輩談論之間，聽見了「數學」(Mathematiques) 這個名稱，就感到無限的興味。茶餘飯後便請父親告訴他「數學」是種什麼科學。父親怕煩雜的數學傷害了他幼稚的腦筋，一邊溫和的對他說：「孩子，數學不過是研究一些準確的圖形同圖形中各部分的比例而已。這等你的拉丁文、希臘文學好之後就教給你。」而一邊就悄悄的把室內所有的數學書都收起來，再一邊還嚴禁

他的朋友們在吾弟面前講這一門學問。可是父親越防得嚴，越使他對於這一樣科學感到驚奇和興味。每當課餘休息的時候，他就一個人躲在屋角拾起地上的煤屑來在牆上畫圖。他搜肝搗腸的想，用什麼方法可以把一個圈畫圓，把一條線畫直，用什麼方法可以把一個方形畫正，把一個三角形畫得三邊相等……因為父親防他得緊，連這些圖形的名字他都無法曉得。他於是自己創立名字，叫圓做圈兒（un rond），叫線做棒兒（une barre），還有許多奇奇怪怪的名稱。每日只等到正課一完，就沒頭沒腦埋藏在這些怪名字當中，他自己求畫法，自己造定理，自己發疑問……有一天正在凝神構思的時候，父親忽然走到他那兒去了。吾弟不知道父親已立在他的背後，還在東畫西畫，東比西比的，一回頭看見了父親，駭得把手裏執着的煤屑都掉到地上。父親問他那是誰告訴他的，他說是他自己想出來的。父親默默的看了一會，無聲的走開了，一直走到他的朋友巴依爾先生家裏去。到了他家，父親立在屋當中很久很久說不出話來。巴依爾先生看見他眼裏汪着清淚，忙問他有什麼事。吾父停了許久纔從靈魂的深處湧起了微笑，於是和淚帶笑的說道：「我不是流的傷心之淚而是流的快樂的泉水呵！你是知道我如何嚴防着我的幼子讀數學的事的哩，可是現在他獨自兒用煤屑推研到了歐几里德（Euclide）幾何學的第三十二條定義來了。你去看他做的東西罷。」巴依爾先生看了吾弟做的數學，便勸父親不要磨滅了他的數學天才，儘管讓他自由的讀下去。父親因此就把歐几里德的幾何原本（*Les éléments*

(Euclide) 取出來給他。但是限定他只能夠在無事時念，當作消遣的書籍。自此以後，吾弟醉心於幾何，常時到巴黎的數學研究會去聽演講，去取那裏發出來的題目做。這個研究會在當時是很有名的，會員們不待說都是一時享盛名的數學者。會中研究的題目常常是從意大利、德意志等國寄來的。吾弟在這會中竟占了一個重要的位置，許多難懂難做的題目都要等他去纔能解決。到了十六歲的那一年，便做成了圓椎曲線的研究 (Traité des coniques)。做成之後，朋友們都點頭嘆息說從亞基米德以來，沒有人像他這樣努力的哩。這個論文若在他僅只十六歲的時候發表，世人將以此為一個大大的奇蹟。可是吾弟生性不好名，不願意發表，因此這段論文就永遠沒有公諸於世。

吾弟雖這麼醉心於數學，但遵守着父親的約束，並不以數學為日課，從朝至晚還是很用心的讀希臘文與拉丁文。父親在教他的語言學之外，時而同他談論理學，時而同他談物理學，時而同他談哲學。總之，他父子倆所談所論的都是「求真理」的學問。

吾弟自幼歡喜用自己的眼去看事物。記得不過纔十一歲吧，他就作了驚人的關於聲音的實驗。這個實驗是這樣開始的：家裏有個人，不當心把案上的盤子敲響了，深恐給人責備，忙用手握着，盤子的響聲立即停止。吾弟問家人這是什麼理由，家人給他種種的解說，可是那些解說他都認為不滿意，他自己去取了許多盤子來，拿些空的敲，拿些盛滿水敲……後來便著了聲音之

研究 (Traité des Rons) 一文。

吾弟常說：「用耳去聽，不如用眼去看。」

「求真理」「找理由」原是當時做學問的人的目標，吾弟年少氣盛，「求真理」「找理由」竟成了他的生命。

他不相信人家所告訴他的事物的情形，他只相信他自己手裏實驗出來的真理。他作了很多的實驗，其中最著名的，是實驗真空 (Les expériences du vide)。

大家那時已經承認真空的存在了，但不知道真空所由成的理由。有的說真空中有神，有的說真空中有鬼，議論紛紛，莫衷一是。後來有一位科學家叫托利塞利 (Torricelli) 出來反對鬼神之說，用科學的方法來實驗真空，吾弟便去參觀，看見托利塞利用一條四尺長一端封口的管子盛滿了水銀，然後倒置在一個盛着一半水銀一半水的盆裏，再把管子輕輕提起，等水銀流出之後，管子裏便空了，這空就是「真空」。托利塞利成功了。但是，若把真空管子提進水的一部分去，水就源源湧入管中，這點道理，托利塞利除了沿用古人的「自然畏懼真空」(La nature a horreur du vide) 的話來解釋之外，也沒別的辦法。吾弟看了這個實驗，聽了這種解釋歸來，便飲食無心，睡不安枕的去思索。思索了幾天，決定自己來實驗看。他像烈火一般的興奮着，親自去買了很多的管子、瓶塞、水槽等，又買了水銀、油、酒等不同樣的液體回來，自己一個人整日整

夜的實驗。酒試過了，用水，水試過了，用油，油試過了，用水銀……如此翻來覆去的忙個不止。又特地跑到離家幾十里有小山的地方去實驗。他的朋友說：「小巴斯加爾在這山前，不是在實驗，竟是在狩獵，看他狂人一般的捧着水瓶時而上山，時而下山，半日之間，走了不下二十次。」這樣「瘋狂」一般的實驗之後，他說水湧入真空管是受了外面空氣的壓力的原故。於是他著了真空的新實驗 (*Expériences nouvelles touchant le vide*) 一文。那時他只不過二十三歲。

吾弟因好學太過，在實驗真空的時候，已經是帶病之身了。做了這個實驗之後，病得更加厲害，病的樣數又多又難治。但是吾弟生性堅忍，讀書時不覺得厭煩，病時也不覺得厭煩。而且無論如何病，只要他還能作的事，他都絕不使喚人。

吾弟是我全家的愛力的焦點，也是照臨我全家的愛的光輝。他愛父親，愛姊妹，都遠甚於愛他自己。在姊妹羣中，爲他所最愛的是俠克玲 (*Jaqueline*)。吾弟病後的生活、工作、思想等等都受俠克玲的影響，或可說硬是受她的支配。

我家信奉基督，父親晚年來信得很深，俠克玲也信得很深，後來她竟捨棄了世俗，入寺做修道女去了。

吾弟病中，醫生禁止他用腦筋，俠克玲來看護他，空時便坐在牀前爲他講聖書上的故事，或念聖書給他聽，或讓他自己翻閱。吾弟對於聖書，不單是不厭惡，而且也用他深思不紊的腦子去

看、去讀、去考證。他充滿了好奇，充滿了「找真理」「找理由」的熱情，對於宗教，像嬰兒般馴良的信服了——自古道，科學家原就是宗教家，宗教家也得是科學家呵！

吾弟的病稍有起色，俠克玲就主張他避開這騷擾的都市巴黎，而到空氣清新的鄉下去養息，吾弟很樂從，請命於父親，父親便將他移到郊外去住。自此以後，低窗之下，他將他的身心也以治學的態度，整個兒的葬在聖書裏；後來他的宗教哲學即由此發軔。

近代四大畫家的少年時代

豐子愷

編者要我講些關於西洋大藝術家的少年時代的話，說不拘那一個人，不拘甚樣的少年時代生活，只要是近代的人而有些意味的，都可以講。但我沒有讀過近代諸大藝術家的詳細的傳記。即使有幾冊略記他們的生涯的書，也不在手頭，無法查考，對於這題目覺得沒有文章可做。偶然把從前自己所編的西洋美術史及西洋畫派十二講來翻一翻，在近代四大畫家的略傳裏發見了一種奇妙的共通點：卽世間所稱爲「新興藝術的始祖」的四大畫家，其少年時代不約而同地缺乏藝術的教養，都是成年後突發地變成畫家的。這四人是近代畫壇上最主要的人物，這奇妙的共通點似也富有趣味。我就把這四人的少年時代的境況提出來講講，聊以塞責罷。

照理猜想，大藝術家的少年時代必然富有藝術的素養。倒轉來說：少年時代必須充分具有藝術的環境與教養，長大起來纔能成爲大藝術家。但現代四大畫家的少年時代卻呈着反對方面的現象：他們在少年時代全不準備爲藝術家，全無藝術的環境與教養。後來天才突發，立地成功，就在畫史上開闢一新紀元。這樣的人生的步驟，在因果上是偶然的呢，抑是必然的呢？探索起來頗有興味。

支配現代畫壇而被尊崇爲「新興藝術之父」的賽尚痕 (Paul Cézanne, 1839—1903) 幼時出身於法國馬賽附近的鄉村的小學校。父親是一個銀行業的商人，他命少年的賽尚痕入本地的法律學校，無非是欲兼得富貴。賽尚痕服從父親的命令，把少年時代全部奉獻於法律的研究。直到千八百六十二年，即二十三歲的時候，在法律學校畢業，來到巴黎，他的興味突然轉向藝術，從此埋頭於繪畫的研究了。最初因文學家左拉 (Zola) —— 他的同鄉人 —— 的介紹，結交了前印象派的大畫家馬內 (Manet)，相與探討畫理。後來他認識了同派的大畫家比沙洛 (Pissarro) 的作風，曾經描寫印象派的繪畫。但強烈的主觀不使他循步印象派的後塵，不久他終於離去比沙洛而走他自己獨得的道路。世間就有後期印象派——或稱表現派——藝術的出現。未來派、立體派等新興藝術都是「賽尚痕主義」的進展。現代一切摩登風的建築與裝飾，都是賽尚痕藝術的副產物。

賽尚痕的傳道者谷訶 (Vincent Van Gogh, 1853—1890) 是荷蘭一個牧師的兒子，少年時代在巴黎做商店的店員，但他是熱情的人，性情不適於當店員，常受店主的驅逐。在巴黎輾轉數處，生活終難安定。後來就到英國去做教會學校的教師。但教師又不是他所能安的職業，終於在二十八歲時歸到故鄉承襲父親的舊職而熱心地向民衆說教。他的本性中富有熱情，對民衆說教的時候，常用繪畫爲宣傳教義的手段。在這裏他突然悟到：「只有藝術可以表現自己，只

有藝術能對民衆宣傳真理！爲這確信所驅，他就猛烈地向藝術研究中突進，作出許多熱烈而刺激的現代風的繪畫，留傳爲世間的至寶。

與以上二人同時同風的，還有一個大畫家，就是果剛（Paul Gauguin, 1848—1903）。果剛的成爲畫家，也是突發的。他的少年時代，十七歲以前，在法蘭西北方的一鄉村中的學校裏受嚴格的宗教教育。十七歲上畢了業，就承繼他父親的本業，到海船上做了水夫。自此至二十一歲，四五年間在海中的船上操勞，生活至爲辛苦。果剛的幼年時代與少年時代全部是辛酸的。他三歲時，父母親帶了他移居祕魯去，在途中父親死了。孤兒寡婦兩人到得祕魯，全靠在祕魯做總督的母舅照拂。在祕魯住了四年，終於在客地上不能生活，果剛七歲的時候又隨母親回到亡父的故鄉，就入那教會學校。果剛少年時代的境遇，可說是險惡的了。他出了學校之後，只得承繼父業做水夫。但少年的果剛終於不堪航海的沈悶，就在二十一歲上捨棄了船，來巴黎的商店裏做夥計。生活壓迫他勉強，他當夥計很得店主的信用，不久升了經理，生計日漸富裕，後來娶妻生子，竟做了巴黎的Bourgeois。然而果剛志不在此，他漸漸厭惡財產與家室，而傾向於藝術方面。「藝術」真是人生的可怕的陷阱！果剛三十五歲上埋頭於藝術。十年之後，「藝術」竟使他拋棄家庭、財產和歐洲，而逃入大西洋中的一個荒島上，去度澈底的藝術的生活了。果剛少年時代不近藝術，一旦愛着了，便拋棄家庭、財產而沒入於其中，好像出家爲僧一般。藝術在果剛看來是一種

宗教。

近世畫壇的四始祖，除上述的三人外，還有一位亨利盧騷（Henry Rousseau, 1844—1910）。這四人的藝術觀相同，畫風相同，其少年時代的不受藝術的教育也相同。盧騷的父親是巴黎附近的鄉村中的一個洋鐵工匠，母親是不受教育的一個村女。盧騷幼時連普通教育也不會受完全。二十餘歲上就被派遣到墨西哥去當兵。不久又回到巴黎，參加普法戰爭。戰後他曾為稅關的職員，又開文具商店。他是未受充分的教育的人，他的思想很簡樸，感情很真率，他像原始人或小孩子一般地度送他的前半生；到了四十歲，方纔學習繪畫。蘇老泉二十七歲學文，我國人視為求學遲暮的特殊文學家。盧騷比之蘇老泉，是更特殊的「大器晚成」的藝術家了。盧騷四十歲上開始學畫，不入學校，不請先生，完全的無師自學。實際，他的畫完全是他的兒童一般的純樸的覺的發現，無法請先生教導。純樸正是近代藝術的主要的要素。所以他的創作可為現代畫風的代表作。

我不知道四位畫家的少年時代的詳細的生活狀況，所能為讀者道的，只是上述的這一點。他們在少年時代都不學藝術，而在中年以後都成大名。這暗合是必然的呢，還是偶然的呢？我想可以這樣地解說：他們在少年時代都失學，是偶然的；但在中年以後都成大名，是必然的。何以言之？大藝術家原不一定要在少年時代失學，大器不一定晚成，他們原是偶然相同的。但稟賦豐足

的藝術的大天才，都有不屈不撓，而在無論何時一觸即發，一發不可遏的特性。尤其是爲了現代的藝術與從前的藝術性狀大異；從前的藝術是客觀的，現代的藝術是主觀的；從前的藝術是偏重理知的，現代的藝術是偏重感覺的。故從前的藝術創作需要工夫，現代的藝術創作需要眼光；從前的藝術家大都要從長期的刻劃磨練而養成，現代的藝術家可由天才的頓時覺悟而突發。推廣去想：要學習從前的繪畫，可以用工夫去鑽研，要學習現代的繪畫，卻不能單靠工夫，第一須有豐富的天才與敏銳的感覺。讀者倘沒有知道賽尙痕以後的現代繪畫與從前的繪畫的差別，請參看我所編的現代畫派十二講，現在不暇詳述。現在我所認爲有意味而足以告讀者的，便是因四大畫家的生涯而想起的現代藝術的特殊性狀。讀者要學習現代的繪畫，單靠刻劃模仿的工夫是不行的，必須有豐富的天才。天才是先天的，先天不足的人對於現代繪畫就絕望了麼？不然！有敏銳的感覺也可學習現代的繪畫。磨練感覺，可以補充繪畫的先天的不足。繪畫的先天不足的人倘欲學習繪畫，不可從手的描寫上磨練，須從眼的感覺上磨練。具體地說：多描不如多看，多看不如多想。不理解現代藝術的人，可因多見多聞多思考而理解起來，卻不能單靠模寫而進步。因爲見聞與思考是精神全部的涵養，模寫是指頭局部的技巧。研究精深的現代藝術，不像研究從前的寫實畫一般地可從手指局部着手，必須由全人格的思想精神上開始。天才一旦發露，思想精神一旦覺醒，立地可成大藝術家，少年時代的有否素養原是不成問題的事了。

普魯東的少年時代

李萬居

十九世紀法國產生了幾個著名的社會思想家，這幾個人不是生於貴族階級，便是生於資產階級，例如聖西門（Claude Henri, Comte de Saint-Simon, 1760—1825）原是個貴族，傅里葉（Charles Fourier, 1772—1837）生於商業界，馬克斯（Karl Marx, 1818—1883）係一個著名律師的兒子，而恩格爾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的父親乃是一個富翁，只有普魯東生為平民，而永為平民（Proudhon *nait peuple et reste peuple*，引用魏師 O. Bouglé 教授的話）這是在歷史上很稀有的。彼得·若瑟佛·普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以一千八百零九年一月十五日生於法蘭西邊境的柏茸蓀（Besançon）郊外的一個小村落裏；其地屬於都布州（Doubs）與瑞士相毗連，山明水秀，即浪漫派大詩人雨果（Victor Hugo）的故鄉。普魯東的家庭異常貧寒，他的父親原是一家啤酒釀造廠裏的製桶匠，他的母親則當人家廚房裏烹飪的傭婦，他倆結婚後，前後生了五子，而彼得·若瑟佛是居長的。據法國大批評家聖柏甫（Sainte Beuve）所說，普魯東的父親是個很善良的人，但極平庸，普魯東常常稱他做「單純」的人，他的母親恰恰相反，她是個整齊、明敏而具有優良品質的婦人。

（見聖柏甫著的普魯東的生涯及其信札〔P. J. Proudhon, sa Vie et sa correspondance, pages 15—16〕。他生平不多談及他的父親，但是對於他的母親卻極其敬愛，後來把他的長女命名爲嘉德琳（Catherine），沿用他母親的名字，蓋所以表示不忘茲恩的意思。

普魯東因受着貧窮的壓迫，自七歲起即幫他的父母做些田村的工作，或在牧場上看牛，他足足過了五年的牧童生活。下面這段話是在一千八百五十八年他對於兒童時代生活的回憶：

「往日是何等的快樂呀，我好像我那些母牛要喫草似的在那繁茂的草裏打滾；我赤着腳，沿着籬笆，在那平坦的小路上跑；一面把青翠的玉蜀黍拔起來，然後把兩條腿插入深而且涼爽的地洞中。有好多次在六月間炎熱的晌午我會脫掉了衣服，躺在草地上洗露水浴……每天我都過度的喫着桑子、黨參、牧場上的「莎爾絲蕙」果、青荳子、烤熟的玉蜀黍、各種珠果、李子……以及野果子等等；我滿肚子喫了一堆足以殺害優養的小紳士的生東西，但是這些東西對於我的胃腸不起什麼作用，祇使我晚餐時增加驚人的食量而已……」

「……我遇着了多少次的驟雨。無數次溼透到我的骨子裏去，我的溼衣仍穿在身上讓冷風去吹乾它或太陽去晒乾它。我時常洗着澡；夏天在河裏，冬天則在泉水裏。我攀登樹上；我鑽進洞穴裏去；我捕捉在跳跑的田蛙，和在土孔裏的蝦，幾乎碰着一條可怕的鯢魚，隨後，我刻不容緩地在炭火上烤起我捕獲的東西來了。」（見正義論〔*De la Justice*〕一卷九十頁。）

這是普魯東的生涯中充滿着自然、優美而豐富的一頁。歲月好像閃電似的飛逝，瞬息間普魯東已是十二歲了，一般資產者的子弟在他這樣的年齡正是受教育的時期，可是他仍悠然地在過着富於詩味的田野生活，他的父母每因受着「窮」(La pauvreté) 這個字所困，所以終沒會，終不敢想及他們的兒子的教育問題。有一天，他父親的朋友勒洛先生(M. Renard) 即原來啤酒廠的主人，勸他們送普魯東進學堂去念書，並願設法幫他們的忙，可是他們不知道費了幾番的躊躇和計劃，纔把他們的兒子送進學堂；又得勒洛先生代為運動，普魯東竟得免費進柏茸蓀中學(Collège de Besançon) 第六班為走讀生，這是普魯東正式受教育的開端，也即是他的都市生活的開端，他在世界思想史上遺留下許多燦爛偉大的痕跡也是在這一天播下種子的。當時歐洲的教育已極普遍，進學校讀書實在算不得什麼一回事，但在窮人的子弟卻像登天那樣難。普魯東後來激烈地抨擊一切的權力，否認一切所有權，而寄同情於工人階級，對於農民更是擁護不遺餘力，殆即淵源於此。

普魯東自進學校以後，即與一般膏粱子弟不同，終日孜孜矻矻，力讀不倦。但他每每爲着生計的關係以及受校役和學校內種種的拘束，所以他的上課極不規則，缺課成爲「司空見慣」的事情。他的家庭既沒有錢可以給他買衣服、帽子和靴子，使他每天不得不穿着一套破舊的衣服，光着頭，套上一雙笨重的木屐上學校去聽課。他每次一到學校的門前，便被看門的校役攔住，

理由是因爲他所穿的木屐的音響足以擾亂課室裏的同學，所以須等他把那雙木屐脫了放在門房裏，纔許可他進課室。同時他又沒有錢購買日常不可缺少的書籍，當教師問他的時候，他常常假託忘記帶來，因此屢次受教師的譴責。他雖然受着許許多多的刺激，但他仍極發奮攻讀：當要做功課或非有書籍不可的時候，他大清早就等待在中學校的門前，向他的幾個同班的朋友借書，把必需的材料全部抄錄在他的簿子上面；他要學習拉丁文，但是連一部字典都沒有能力去買，他的家庭窮到怎樣地步，於此可見一斑。

他的故鄉柏茸蓀有一位學術院的會員休亞爾 (Jean Barthelemy Suard) 死後，留了一筆遺產在柏茸蓀學術院 (Académie de Besançon) 作爲鼓勵窮苦青年向學之用，每三年一次，凡是都布州的青年無論是研究科學、文學、哲學、法學、經濟學的，若有特殊成績或有價值的著作，即可得到這筆休亞爾獎勵金 (La pension de Suard) 一千五百佛郎。普魯東因想得這筆獎勵金以繼續他的學業，於一八三八年五月三十一日寫了一封信給柏茸蓀學術院會員，對於他在中學校時代的生活描寫得頗詳盡而且有趣：

「……受了父親的一位朋友的慫恿，我進柏茸蓀中學校當免費的走讀生。但是一百二十佛郎免繳的校費供一個家庭的喫穿不常是發生問題嗎？我常常缺少極必要的書籍；我自始至終學習拉丁文而沒有字典；我把一切我所能夠記憶的彙譯爲拉丁文，而把我所不認識

的字句留個空白。在中學校裏，我是坐人家的空位子的。我因為忘記帶書去，受了無數次的責罰；其實我沒有半本書。每次請假的日子，我不從事田裏的工作，便從事家裏的工作，這是因為要減少雇一天的人工；放假的期間，我自己一個人到樹林裏面去找尋父親——他是個酒桶匠——的工室裏所需要的製桶的材料。以這樣的方法，我能夠學什麼呢？我所得的成績是多麼的微小呀！(見Lettre de candidature à la pension Suard)

普魯東處在這種艱難的環境裏，既無書籍和字典，且時時受着外界的擲揄和刺激，但這絲毫不足以挫他的勇氣，他仍百折不回，勇往直前以繼續他的學業。在這個時期他的家庭和人家打官司失敗，原來的幾畝薄田不得不賣掉，因此家中的景況一天比一天的蕭條不堪：早餐喫着玉蜀黍粉泡水，午餐喫着馬鈴薯，晚餐則喫一點以豬肉油煮的菜湯，常常整個星期都是像這樣過活着，有時候甚至斷炊，而僅喫着乾硬的麵包和水度日。有一天他從學校得了榮譽的獎品，與高采烈的回到家裏，看見他的父母愁容滿臉，正在爲着那天沒有飯喫而焦心；家裏是一無所有的了，同時又沒有旁的法子想，結果全家的人只好挨着餓捱過那天。當時普魯東對着這種淒涼不堪的景況，心中不知道充滿幾多的刺激和悲痛！他後來能夠得到偉大的成績，能夠在十九世紀的思想界占一個位置，可以說完全是從他那顛沛困苦中體驗出來的。

他雖是一個很刻苦好學的學生，但他卻常常不滿意於他那些教授的教法，所以他差不多

有兩年的光景常出入於柏茸公立圖書館。在這個時期他所得的益處頗多，他一生的學問的基礎在這時候就造成了。他有一個與普通人不同的習氣：他在圖書館裏每喜歡同一個借了一大堆書籍，或八冊或十冊，左翻右翻。有一次那位博學的圖書館主任倭伊斯先生（M. Weiss）看見這個小孩子的怪異的舉動，受了好奇心所驅使，跑近他的身邊低聲問道：「喂，小朋友，你拿這樣多的書作什麼呢？」這個小孩子擡起頭來，泰然地答說：「這于你什麼事呢？」這段話是聖柏甫因為要作普魯東的生涯及其信札親身往普氏的故鄉時，倭伊斯氏述給他聽的。

普魯東的家境既如是貧寒，到了十九歲的時候，他的父母已無能力使他繼續求學，於是他不得不中途輟業了。他要離開他所留戀不捨的母校，尤其是圖書館，他的心中着實充滿着無限的失望和悵惘，但是爲着生計所迫，結果無可奈何地暫時拋棄他的書本，暫時消滅他那求學的熱情，而從學校的門踏進工廠的門了。他起初是在他的故鄉一家很著名的叫做哥迪耶印刷局（Maison Gauthier et Compagnie）當校對工人，後來纔當排字的工人。那時候印刷局正在排印關於希臘文與法文對照的神學書，普魯東雖整日胼手胝足的勞動，但他那向學的熱情卻時時在胸中激盪着。於是他便藉這好機會一面排字，一面自己學習希伯萊文，後來他對於神學造詣那樣湛深，就是在這個時期研究的。

惡運時時降臨在這個不幸的青年身上，他在哥迪耶印刷局約莫做了兩年的印刷工人便

失業了，以後他的生活就更加窘迫，他非常喪氣，他陷在極端的失望中了，於是他不得不離開故鄉，而過着流浪飄泊的生涯：

「……雖然政局的混亂和我私人的貧苦把我從孤寂的冥想中振拔出來，但是又漸漸把我投入那活動的生活的旋渦中去。爲着生活，我不得不離開我的城市和故鄉，挾着衣服，拿着伴我週遊法蘭西的棍子，而從這家印刷局到那家印刷局找幾行要排印的字和些要校對的稿子。有一天我把在中學校所得的獎品——我永遠保存着的唯一的圖書賣掉了。我的母親因此哭起來；我呢，我祇剩些從我的書上抄錄出來的手抄本。這些不能出賣的抄本到處都隨着我和慰藉我。我像這樣的跑遍了法蘭西的一部分，有時候我有失業和沒有麵包的危險，因爲我敢於在雇主面前講實話，他不回答，反惡狠狠地驅逐我。就是同那年我在巴黎當校對工人，有一次我幾乎再做了我那鄉村的純潔性的犧牲者；倘若沒有我那班朋友的幫助——他們保護我，反對工廠裏的那個總管，我也許會被飢餓所困迫，也許會被迫而備於某新聞記者的家裏。」（見致柏茸孫學術院會員信十一頁，M. Rivore 版）

綜觀普魯東少年時代的生活，我們不能辨其是血或是淚。他雖陷在極絕望的環境中，但他不特忘不了「學」這個字，而且在百忙中還時時刻刻從事於學問的探討和研究；他之所以能獲得那麼偉大的成績，完全是由他那刻苦自勵的奮鬥的精神中得來的。

克魯泡特金的少年時代

巴 金

幼年時代

「許多的男男女女並不會過着一個偉大的生活，卻也成就了偉大的人生事業。許多人的生活雖然是十分平凡無足輕重，然而他們卻也很有興味。至於克魯泡特金的生活則兼有着偉大與興味二者。」丹麥布南德斯在克魯泡特金的自傳的序文中曾說過這樣的話。然而我現在所描寫的並不是這「偉大與多興味的」生活的全部，我在這裏只想把他的少年時代展現出來，這少年時代正是他後來的多變的生活的根柢，同時從這個我們也可以窺見他的生活一斑。

要描寫一個人的少年時代，卻不得不先略略提說到他的幼年，因為少年時代是從幼年發展來的。

彼得·克魯泡特金於一八四二年生在一個莫斯科舊貴族家庭裏，是他的父親的第三個

兒子在十五歲以前，即是進近侍學校以前，他的生涯差不多都是在家庭裏和他的比他年長一歲多的哥哥亞歷山大一塊兒度過的。他的父親算是尼古拉一世時代中的一個模範軍官。這種軍官並不見得就有尙武的精神或酷愛軍營的生活，有些甚至一生不會參加過一次戰爭，不過卻非常愛穿軍服，而且對於操練、檢閱等等把戲特別擅長。

作爲當時的模範軍官的他的父親同時也正是當時的典型的貴族。老克魯泡特金和別的貴族一樣，也是被尊大、虛僞、冷酷支配了生活的。雖然有時候他也表現出來是一個天性寬仁的人，但他究竟是一個貴族，而且「很知道一個貴族應該怎樣生活」，所以他有時也可以變得非常殘酷。同樣在日常生活方面，他有時很知道節省，但有時他的耗費又是很可驚人的。小彼得敘述他家的那種奢華生活道：

「差不多每晚我家都有賓客。在大廳裏綠色的桌子都讓給玩紙牌的客人使用了，女客和年青人卻都留在客廳裏，或者圍聚在海倫姊姊的鋼琴旁邊。等到女客辭去以後，玩牌的人依舊興高采烈地玩下去，有時候竟玩到早晨一兩點鐘的光景。這其間輸贏的數目也很不小……跳舞會也是常常舉行的：還不把每年冬季應有的兩三次大跳舞會算在裏面。在這些情形中，父親的主張就是不管花費多少錢，總要事事辦得很漂亮。」

然而這種家庭在日常用度上面的節省又是非常可笑的。小彼得曾經敘述過鄰居的一個

貴族的故事：這貴族早晨和廚子講了半點鐘的菜錢，覺得占了很大的便宜，就非常高興地駕了車出去，到了大商店裏給妻子買了一瓶上等香水，給女兒買了一件新的天鵝絨大衣。

與奢華的貴族生活同時顯現在小彼得的眼簾的又有那悲慘的農奴生活。這兩方面對比起來，是一幅何等刺激人的景象。地主強迫配合的婚姻，違抗時的殘酷的處罰，戀愛的悲劇，青春的浪費，悲慘的運命，煩重的工作，這些都是他在幼年時代目睹的事實。還有別人告訴他的：男男女女被生生地拖走，離開家庭和故鄉，被地主買賣，被地主在賭博時輸給別人，被地主拿去換一對獵狗，然後被押送到遠地方去開墾新地；許多小孩被人從父母的懷抱中拖出來賣給殘酷荒淫的主人；農奴中每天都有人要在馬房內受着極其殘酷的鞭笞；一個少女不堪虐待，投水自殺；一個老人替主人勞苦了一生，到了白髮的時節，終於縊死在主人的窗下。這許多故事無疑地在小彼得的精神上留下了不滅的影響。

然而他還更進一步地了解着農奴的生活，因為他和哥哥亞歷山大兩人是常常在農奴中間生活的。譬如星期日，全家的人都出去拜客去了，只剩了他們兩個小孩子在家，兩個家庭教師也請了假出去。他們把中飯喫過就趕忙跑進客廳去，接着年青的婢女們也都跑進來了。於是大家便開始玩着各種各類的遊戲：如捉迷藏，老鷹抓小雞之類都玩過了；過後一個叫做狄公的僕人便帶了一隻提琴走進來，大家又開始跳舞。到了晚上九點鐘光景，一輛大馬車開出去接主人。

狄公便把地板刷得乾乾淨淨，屋內陳設也全都恢復了原狀。

有時候他們看了戲回來，趁大人不在家時，就在家裏和僕婢們學着演戲，拉了俄國教師、俄國保姆和幾個婢女來做看客。譬如他們看了名女伶芳妮·愛斯萊的關於吉普色女郎吉丹娜的戲，回來就叫一個最年青的婢女來扮吉丹娜。一把椅子翻倒在地上，人握着椅子的兩腳向前推去，就充做小車；兩把椅子架上一塊熨衣服用的木板，就做成了橋；一條藍色棉布放在地板上，代替溪水；又把法國教師剃鬚鬚用的一面小鏡子放在橋下，這樣吉丹娜走過橋上時也勉強可以裝出看見溪水裏的面影了。

這樣的遊戲自然是他們的父親和繼母所不許可的。不過奴隸們做得很秘密，而且他們弟兄也從不會洩露半句，或者說過奴隸們的壞話。至於奴隸們待遇這兩個小孩子更是再好沒有的了。小彼得敘述過不知道有若干次在黑暗的走廊下，僕婢的手會把亞歷山大和他愛憐地撫摩過。還有一次這兩弟兄在大廳裏嬉玩，把一盞貴重的洋燈打碎了。於是僕婢們便馬上聚集起來開了一個會議，議定第二天絕早由狄公冒險偷偷出去買一盞同樣的洋燈回來，花了十五個盧布。錢是奴隸們湊集的，這在他們實在是一筆大款子，但是他們卻不曾說過一句抱怨的話。

處在這樣的環境之中，他的精神當然會受了大的影響，所以他看見一個僕人馬加爾枉受笞刑就會淌出眼淚，並且還去安慰那人。當那人掙脫開手生氣地說：「不要纏我，你，你將來長大

成人時，難道你不也就是一樣的嗎？」時，他們卻堅決地回答道：「不，不，決不會的！」

充滿着愛與熱情的人道主義的戰士克魯泡特金的面影在這時候就象電光般顯露出來了。

二

克魯泡特金把他所受到的最初的道德的感化歸功於他的母親。這個母親是他在三歲半的時候失掉了的。他說：「我們的全個幼年時代都因了母親的紀念而生了光彩。」他的對於人生的純真的熱情就是在母親所遺留下來的愛的霧圍氣中間培養成功的。提到他的母親，他說：「所有知道她的人無不愛她。家中的僕婢想起她，還表示很大的尊敬。德國保姆布爾曼夫人之所以照顧我，是爲着母親的情分；俄國保姆之所以一心一意愛我們，也是爲着母親的情分……有時候一個農婦在田間遇着我們就會問道：『你們將來會像你們的母親那樣好嗎？她真正憐恤我們，你們也會如此，一定的。』……事實上如果我們在家裏僕婢中間，不曾得到一般孩子所應該享受的愛的霧圍氣，那麼不曉得我們以後會變成了什麼樣子。在他們看來我們是母親的孩子，我們和她相似，他們便熱愛我們，而且有時候這熱愛還表示得令人感泣。」

可惜這個母親死得太早了。父親娶了繼母，然而繼母並不肯照料這兩個小孩。所以這兩個小孩的教育責任就落在被聘請來的一個法國家庭教師和一個俄國大學生的肩上。這兩個人

對於小彼得日後的智的發展有着很大的影響。

當時莫斯科貴族的子弟多數是由法國人教育的，那般法國人大都是拿破崙大軍的餘黨。小彼得弟兄的教師布南先生也是其中的一人。這個教師帶了一條獵狗、一把咖啡壺、幾本法國教科書來到克魯泡特金家裏。這樣就開始他的教育工作。

布南先生的教育方法是很簡單的。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教學生誦讀，從書中劃得有指甲印的地方起讀到有第二個指甲印的地方爲止。課本永遠是那幾種：一本法文文法書，一本法文會話書，一本世界史，一本世界地理。學生必須把文法、會話、歷史、地理一一念熟。

小彼得敘述他的每日的課程如下：「以『文法者何？——文法者善言能文之術也』等名句開場的文法書倒還容易讀。然而不幸那本歷史書卻有一篇序言把歷史之知識所能給與人們的利益一一列舉出來。開頭的幾句還容易念過去。我們念道：『帝王於歷史中可得統治臣民之寬宏的例證；軍事領袖於歷史中學得高尚之戰術。』這一點也不困難地就念過去了。可是一念到法律的時候，就不行了。『法學者於歷史中可發見——』然而那位博學的法學者究竟從歷史中發見出什麼，我始終不會知道。這個可怕的名詞『法學者』就把我們的興味完全打破了。我們一念到牠，馬上就閉口不念了。那時候布南先生便叫起來：『跪下！』我們就一同跪了下來，流着眼淚拚命想把關於法學者的文章完全念熟。可是沒有一點用處。

「說到地理，如果布南先生的地理書上也有一篇序言，那麼不曉得又會生出什麼事。幸而那本書的前面二十頁已經被撕掉了，所以我們便從第二十一頁讀起，開頭便是『——灌溉法蘭西之諸河。』」

「老實說，我們所受的刑罰並不止罰跪一種，在教室裏還有一根赤楊木的棍子。要是我們實在無法把那篇序言念下去，或者關於品德禮讓的會話沒有進步的希望時，布南先生便會求助於那根棍子了。」後來因了他們的海倫姊姊的干涉，他們纔免得再受答刑。

布南先生給與小彼得的影響，還是課外的時候多些。因為在課外他就由一個面目可憎的教師變成一個和藹可親的同伴了。喫過中飯以後他便帶着小孩們出去散步，那時候他的話是說不完的，而彼得弟兄也就「像小鳥般饒舌起來。」所以雖然他教授的範圍從沒有出過章句法的前幾頁，而學生們不久也就學會「善言」了。同時雖然他從神話學的專書裏摘出一段要學生默寫，然後根據原書來改正錯誤，從來不肯給他們說明為什麼一個字應該是這樣特別的寫法，而學生們也就學會「能文」了。

另一個家庭教師是莫斯科大學的法科學生斯米爾諾夫。彼得弟兄們在中飯後就跟着他上課。他教授的盡是俄文教材——文法、算術、歷史等等。同時又教學生們每天默寫一頁歷史，靠了這實習的方法，彼得弟兄很快地就學會寫俄文，寫得很不錯了。

但是給彼得弟兄以更大的影響的，還是布南先生在課外敘述的法國革命的故事和斯米爾諾夫介紹的當時的文學作品。布南先生敘述的一段關於米拉波伯爵自願廢棄爵位的故事曾給了小彼得一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自己說：

「米拉波爲了要表示他輕視貴族的爵位，便特地開設了一家店鋪，招牌上寫着『米拉波裁縫店』（這故事是按照布南先生所告訴我們的話而轉述的。）聽了這故事以後，我曾費了很久的時間思索我應該學習何種職業，以便將來寫着『克魯泡特金，某種手藝人』等字樣。後來我的俄國教師斯米爾諾夫以及俄國文學之普通的共和主義的色彩又給我以同樣的影響。所以我在十二歲寫小說的時候就單用『彼克魯泡特金』這個署名……我一生從沒有用過爵號。」

尤其是斯米爾諾夫，小彼得自己承認這個俄國教師是給他的智的發達以第一回鼓動的人。斯米爾諾夫抄錄了許多被當時的檢查官任意割裂禁止的文學作品給他誦讀。如郭哥里和普希金的作品他都讀過了。斯米爾諾夫又指導他寫了一部長篇小說一個小銀幣的歷史，那時他只有十二歲的光景。不久他又發刊了一份日報，後來又改成月刊，這雜誌的唯一訂閱者就是斯米爾諾夫。甚至在離開這家庭以後斯米爾諾夫還按期送許多張紙來做他的訂閱費。

老克魯泡特金希望他的兒子都成爲軍人，他的宿願果然酬償了。因了尼古拉一世的命令，亞歷山大進了莫斯科士官學校，彼得也進了近侍學校。

亞歷山大是在一八五二年離開家庭，那時彼得還只有十二歲，他應該留在家裏等着到了近侍學校的入學年齡。亞歷山大在學校裏受了兩個文學教師的感化，他的智力便得以迅速地發展，從而他又幫助了彼得的智力之發展。這其間彼得曾被送到莫斯科一個中學校讀書，後來卻又回到家裏和斯米爾諾夫住在一處，研究學問，有時候跟着父親到里阿贊領地去旅行。在旅行中他和斯米爾諾夫間的友情變得更爲親密了。同時一路上所經過的多山的地域又給了他大的印象，使得他的逐漸增長的對於自然界之愛好增加了不少。

到了一八五七年秋天，彼得就到聖彼得堡去進近侍學校了。這事情完全是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決定的。那時他只有八歲，跟着一個貴族婦人去參加莫斯科貴族慶祝尼古拉一世卽位二十五年紀念組織的化裝跳舞會。他的可愛的容姿引起了沙皇的注意，尼古拉憑着一時的高興，就派了八歲的小彼得做近侍的候補者。這樣使得他在小小的年紀就不得不受軍人的教育了。

被選入近侍學校，這在當時的貴族子弟中間是一件很光榮的事情，是一個大的恩典，尼古拉很少把這恩典頒給莫斯科貴族的。所以老克魯泡特金非常高興。恰恰在彼得有十五歲的時

候近侍學校裏有了一名缺額，因此彼得不等入學的年齡就可以進去了。

老克魯泡特金的多年的夢想到底成了事實。但是彼得自己卻沒有一點快樂。他說：「我帶着悲嘆離開了家庭，我的悲哀是很大的，特別因為莫斯科與聖彼得堡之距離阻止了我和亞歷山大哥哥的會面，而且在那時候我就已經把進陸軍學校的事情當作我的不幸了。」

學校生活

近侍學校兼有着兩種性質，可以說是有着特別權利的陸軍學校和隸屬於皇室的宮庭學校二者之混合物。學生名額只有一百五十人，大都是宮庭親貴的子弟。在近侍學校畢業出來，馬上就可以到自己選擇的聯隊或禁衛隊中做一個軍官。此外每年最高級的前十六名學生都要受着「宮庭近侍」的任命，就可以親身和皇帝、皇后、大公爵等皇族接近，而且將來還有做皇帝或大公爵的侍從武官的希望。這自然是絕大的榮譽，並且還是一個繁榮顯達的捷徑。因此顯貴人家的父母都要盡力設法使兒子不要錯過入近侍學校的機會。誰也想不到從這種特權的貴族學校裏居然培養出一個安那其主義的革命家來。克魯泡特金的全部學問的根柢就是在這里培養成功的。

這個學校內共分設五級，最高的是第一級，最低的是第五級。彼得本想進第四級，然而因爲入學試驗時他對於算術的小數並不十分熟習，並且第四級本年已經有了四十多個學生，而第五級的學生卻還不到二十個，所以他便被編在第五級裏了。

這個決定使他大不高興。他本是不願意進陸軍學校的，現在卻要在這裏多住一年，而且第五級裏的功課他已經完全學過。那麼他還要在第五級裏幹什麼呢？他含着眼淚把這件事情告訴了學校裏的監督溫克勒（即教務主任），然而監督卻談諧地回答道：「你該也曉得該撒曾經說過——與其在羅馬做第二人，不如在鄉村做第一人。」他也就熱烈地聲明，他卻真正願意做羅馬的第二人，只要他能夠早日離開陸軍學校就好。但這也沒有用，監督並不允許升級，只是勸慰他說：「也許過了一些時候你就會歡喜這學校的。」

他當時自然很不快活，但是後來他回憶到遼遠的過去的時候，他卻覺得「不能不感激被編入下級的事情了。」他解釋說：「因爲在第一年裏只是複習我所已經知道的功課，我便有了一種習慣，單靠着聽教習在課堂裏的講話來學習我的功課；下課以後我就有充分的時間來隨意讀書作文了。臨試驗時我從來不去預備功課的，學校裏本來定得有準備試驗的時間，這時候我便用來向幾個朋友朗誦沙士比亞或阿思忒羅夫斯奇的劇本。當我到了較高的『特別級』的時候，我也已經這樣準備得很好，可以融會貫通我們所應該學習的不同的各門功課了。」

校長是一個老年將軍，他並不負什麼責任。實際的主腦是一個在俄國軍隊中服務的法國軍官，叫做柔拉多。這人，是個耶穌會徒，身材瘦小，極其狡猾。他非常專制，而且十分憎恨那些不服從他的管束的學生。學生們很怕他，「大佐」兩字不絕地懸於衆人之口。學生給別的長官都取了綽號，就用綽號來稱呼他們，然而沒有人敢給柔拉多。大佐取一個綽號。大家以為他有一種不可思議的本領，好像他是無所不知，無所不在。事實上他的整個白晝的時間和一部分夜晚的時間都是在學校中度過的。甚至學生在課堂裏上課時，他還是在四處巡行，用他自己的鑰匙打開學生的抽屜亂翻。至於夜裏，他也還要這些時間來用特別的記號和各樣顏色的墨水把學生的功課一一記錄在記事冊中的各欄裏。他所有的這樣的記事冊差不多可以成了一個圖書館了。

在這人的管理之下學校的內部生活是很苦的。本來在所有的寄膳宿學校裏新學生總要受着舊生的壓迫。在近侍學校裏卻是特別厲害。在這學校裏第一級的學生即宮庭近侍可以任意虐待下級的同學，不受一點干涉。誰敢反抗就會被他們拖進一間房子裏用橡木戒尺痛打一番。柔拉多是知道的，可是他一點也不作聲。因此第一級的學生便可以隨他們的意思做去。就在彼得入校的前一個冬季，他們的最得意的遊戲之一就是夜裏把「新生」聚集在一間房子裏，叫他們穿着寢衣，做成一個圈子跑，好像賽馬戲場中跑馬一樣。而那般宮庭近侍卻拿着橡皮

的鞭子，有的站在圈子中央，有的站在圈子外面，殘酷無情地鞭打那些跑着的孩子們。

然而一種新的精神在這學校裏覺醒了，不久就起了一次革命。第三級的學生起來反抗，居然把那般宮庭近侍着實打了一頓。因此第一級的威權便漸漸失墜了，等到彼得入校的時候，橡皮鞭子雖然還在，但決不再使用了。「馬戲」和諸如此類的事情都已成了過去的陳迹。

這已經是很大的進步了；然而最低的一級第五級差不多完全是些新入校的年紀極輕的孩子，所以依然不得不服從宮庭近侍們的私意。學校裏有一所古木參天的美麗的花園，但是第五級的學生很少能夠享受的；他們被逼着推動一個上面有座位的大圓旋盤，而那般宮庭近侍們卻坐在裏面閒談，有時候那般近侍先生們玩九柱戲，又要叫他們去拾球。彼得入校後不過幾天的光景，看見了花園中的那種情形，心裏很不高興，便不到那里去了，只是留在樓上。有一天他正在讀書，忽然一個有紅蘿蔔色的頭髮而臉上生滿了雀斑的宮庭近侍跑上了樓來，命令他立刻到花園裏去推動圓旋盤。

「我不去；你不看見我正在讀書嗎？」彼得這樣回答。

那個近侍發怒了，那副難看的臉變得更醜。他正要撲到彼得的身上，彼得使動手防禦。他用制帽去打彼得的臉。彼得盡力防禦。他就把制帽擲在地上，命令說：「拾起來。」

「你自己去拾，」彼得強硬地回答。

以後接連幾天彼得都受着同樣的壓迫，但他依舊頑強地留在樓上不下去。他的個性太堅強了。近侍們也把他沒有辦法。

這種壓迫不久就終止了。因為多雨的季節一來，學生便只得在室內度過大部分的時間。在花園裏第一級學生吸煙是自由的，在室內就有一個專門的吸煙室，那里很清楚，常常燃着火爐。第一級的學生霸占着這地方，不許別級的學生在那里吸煙。他們自己每天晚上十點鐘以後就聚集在火爐旁邊一面吸煙一面閒談，一直到十一點半鐘。那時候學生本應該早已睡熟了，所以他們害怕會被柔拉多突然跑來撞見，免不得要受他的干涉。他們便強迫着第五級的學生去給他們守望。每一次兩個學生輪流地被他們從被窩裏拖出來，強迫着在樓梯旁邊徘徊守望，要過了十一點鐘纔可以回寢室去睡覺。

然而反抗的決心終於產生了。第五級的學生全體決定不要再去給宮庭近侍守望。一天晚上守望的輪值是到了一個舊生和一個新生的頭上，那新生是一個非常膽小的孩子。那舊生最先被叫去守望，但他拒絕了，那兩個宮庭近侍也就不去管他，隨後便去叫那膽小的新生，他已經睡在牀上了，他也不肯去，他們便拿起那重的皮帶兇暴地向他亂打。那個舊生喚醒了近旁的幾個同學，他們幾個人便跑去找柔拉多。

彼得也已經睡在牀上了，忽然那兩個宮庭近侍走到他的牀前，命令他去守望。他拒絕了。於

是那兩人便抓着兩根皮帶來打他。(學生睡覺時平常總是把衣服摺得齊齊整整放在牀前的一個凳子上，然後放着皮帶，領帶再橫放在上面。)他坐在牀上用用手來防禦，已經喫了幾下重打，忽然一個命令到了：「第一級學生到大佐處去！」那兩個兇猛的戰士馬上變得非常和順了，急忙把他的東西放好。

「不要說一句話，」他們低聲向彼得說。

「領帶橫放在上面，不要弄亂了，」他對他們說，那時候他的肩膀上和腕上喫打的傷痕正燃燒地痛楚着。

第二天學生排班預備下樓到食堂去的時候，柔拉多卻用細小的聲音向他演說道，宮庭近侍居然辱打一個出於正當拒絕的孩子，這是一件遺憾的事。

不用說守望的事就從此消滅，而且這還給了那種虐待新生之弊風以一個最大的打擊：那種弊風以後也就廢除了。

這件事情發生後柔拉多對於第五級的學生不高興，尤其討厭彼得，每遇着機會就要來實行報復。彼得自己敘述道：

「幸而他沒有責罰我的機會。我不吸煙，我的衣服總是穿得齊齊整整，鈕釦是扣着的，皮帶也束得很好，晚上又摺得很整齊。」

「我本來喜歡各種的遊戲，然而因為我終日耽於讀書以及與我的哥哥通信，所以幾乎沒有時間到花園裏去玩球了，我常常急急回到樓上去讀書。不過當我犯了過失的時候，柔拉多卻不來責罰我，他卻去責罰那個做宮庭近侍的我的親戚。譬如有一天我在食堂裏做了一個物理學的發見，我看出來玻璃杯受敲時所發出的聲音之高低當以其中所盛的水量為標準，我馬上就拿四個玻璃杯來實驗，要得出一個完全的諧音。然而柔拉多站在我身後，他並不向我說一句話，他卻把我的親戚拘禁起來。那青年是我遠房的堂兄，過後我向他道歉，他連聽也不願聽，他向我說：『很好。我知道他素來就討厭你。』……」

然而柔拉多勢力卻很快地消失了。全校校風完全改變。柔拉多實現了他的理想。凡二十年，這理想就是他的學生應該把頭髮梳得很光滑，而且有美麗的捲髮和女孩子似的面貌；他送到宮庭裏去的近侍應該是像路易十四的朝臣那樣地文雅。他並不大管他們究竟是否學到了一點學識；他所喜歡的學生的衣服行囊應該裝滿着各種刷指甲的刷子和香水瓶，他們的「闊氣的制服」（星期日歸家時可以穿的）應該是最上等、最精緻的，而且他們知道行最出色的「斜身禮」。

但是這已經成了過去的事情。一種真摯好學的精神在近侍學校裏和一切其他學校裏一樣地開始發達起來了。在前些年裏，近侍們確信，無論如何他們有方法可以得着昇進禁衛隊

軍官時所必需的分數，所以在學校內的前幾年裏幾乎完全不讀書，只有到了最後的兩級中纔開始多少用功學習一點。如今便是下級的學生也非常用功了。道德的風氣也和幾年前的完全不同。東方式的娛樂已經被衆人嫌厭了。至於那一兩次想恢復舊風習之企圖，不過引起了大的非難，甚至傳到了聖彼得堡的交際社會中。柔拉多終於被免了職。

二

在柔拉多免職以後，同時又受着一般教育的改進之影響，近侍學校的內部也大大改革了。監督溫克勒本是一個造詣很深的炮兵大佐，又是優良的數學家而兼有進步見解的人；他想出了一個鼓勵學生們的好學的精神之絕好的方法。他取消了從前擔任低級功課的那些平庸的教師，盡力給他們聘了最好的來。據他的見解要把一門學科的初步教給極其年輕的孩子乃是最難的事，非有豐富學識的教師不行。因此他便聘了一個第一流的數學家而且是天生的教師蘇空林。大尉來擔任第四級裏的代數初步的功課。第四級的學生馬上就愛好數學了。

後來監督又給彼得這一班學生聘了兩個好教員來。一個是精通俄國文學的大學者克拉沙夫斯基教授來專門教授這一級的俄文文法一門功課，一直到這一級畢業爲止。另一個是皇家圖書館館長柏克先生來教德文功課，也是專門教這一級到畢業爲止。

對於柏克先生，彼得自己批評道：

「那位『做臘腸的』馬上就獲得了我們的尊敬。一個身高的、寬額的、有着一對很和善而聰明的眼睛的人來到了我們的課堂，用很流暢的俄國話告訴說，他想把我們這一級分成三組。第一組裏盡是些德國孩子，他們已經懂得德國話了，所以應該做煩雜的工作；第二組就是普通的學生，他依照着課程表上所定的，起初給他們教授文法，後來教授德國文學；他又帶着一個可愛的微笑說第三組就是『堪察加』。（在俄國學校內每間課堂裏的最後幾排都被稱作這個遼遠的未開化的半島的名稱。）他說：『我只要要求你們一件事，就是每一課要你們抄寫四行文章，我會從書裏給你們選出來。這四行書寫完後，你們便可隨意去做你們的事；只是不許妨害其餘的人。而且我允許你們五年以後你們總會學到一點德文和德國文學。好，誰加入德國人一組？你，席達克爾堡？你，南斯多弗？也許還有幾個俄國人嗎？誰又加入『堪察加』……』五六個完全不懂德國話的孩子便住在那個『半島』上，他們很忠實地抄寫四行德文書，（在高級裏時便抄十行或十二行，）而柏克先生每次選這幾行書都選得非常之好，對於這般孩子非常注意，所以五年之後，他們也真正懂得一點德文和德國文學了。

「我加入了德國人一組，亞歷山大哥哥在他致我的信中一定要我學德文，因為德國文學是異常豐富，而且每本有價值的書都已經有了德文譯本。我便熱心地學習德文。我把一頁難懂的描寫大雷雨的詩的敘述翻譯成俄文，並加以徹底的研究；我又依先生的勸告把動詞之變化，

副詞和前置詞記得很熟，——我便開始讀德文書了。這是學習語言的一個好方法。柏克先生還勸我訂閱一份廉價的圖畫週刊。這週刊裏的插畫和短篇小說常常引起我的興趣來讀幾行或者一欄。不久我便懂得德文了。」

克拉沙夫斯基教授所給與彼得的印象又是這樣的：

「他的第一課對於我們簡直是一個啓示。他是一個五十歲光景的人。當他走進課堂來授第一課的時候，他低聲對我們說，他因爲患了許久的病不能夠大聲說話，因此便要求我們坐得離他更近一點。他把他的椅子放在第一排桌子旁邊，我們就聚集在他的周圍，像一羣蜜蜂一般。

「他擔任的功課是俄文文法；然而我們所聽到的並不是乾燥無味的文法課，卻是和我所料想的完全不同的東西。這固然是文法；但有時候卻是古俄國民歌的句法和荷馬的詩篇之一行或梵文詩摩訶波羅陀之一的比較（自然後者的美麗句子譯成俄文了）；有時候是席勒的名詩，接着又是對於近代社會的偏見之諷刺的批評；然後又是充實的文法了，過後便是一些廣汎的詩的和哲學的概括。

「自然其中有很多地方是我們所不懂的，或者我們不能明白牠們的更深的意義。然而一切研究的魔力卻正是在牠能給我們不斷地開闢意料不到的新眼界；這些眼界是我們此時以前還不會知道的，牠們卻又引誘我們更深入地去看透那個最初看起來只是一個含糊的輪廓。

的東西。在先生講書之際，我們中有的把手放在同學的肩上，有的靠着前一排的桌子，有的緊緊地站在先生的身後；我們全都專心地望着先生的嘴唇。鐘點快到的時候，他的聲音更低了，我們更聚精會神屏息呼吸地聽着。監督開了課堂的門來看我們用什麼態度對待我們的新教員。然而一看見這一羣動也不動的學生，他便悄悄地走了。甚至那個好動的孩子道洛夫也靜靜地注視着克拉沙夫斯基，好像在說：『你就是這一種人嗎？』連那個沒有希望的蠢孩子也端坐不動。在其餘大部分學生中有什麼善良的、高尚的東西在他們的心底慢慢兒沸騰着，好像有一個意想不到的世界之幻景在他們的眼前打開了。對於我，克拉沙夫斯基也有一個絕大的影響，而且這影響是與時俱增的，溫克勒說的我也許會喜歡這學校的預言如今畢竟應驗了。」

在這以前還有一個教師以另一種方法也給了彼得以大的影響，這就是教員中位置最低的習字教師猶太人愛伯爾特。戲弄習字教師是近侍們的拿手好戲。他之所以還在這校裏授課，完全是因為貧窮。那些在第五級中留了兩三年不能夠升級的舊學生對待他很壞。不過他也給他們訂了一個妥協的條約：「每一課只准鬧一次，不得再有第二次。」但是學生們並不常常違守這條約。

據彼得說：「某一天一個坐在『堪察加』的學生把擦黑板用的海綿浸溼了墨水和白墨灰向着那可憐的習字先生擲去。『愛伯爾特，受罰罷！』他帶着愚蠢的微笑大聲叫道。這海綿打

着了愛伯爾特的肩頭，污穢墨水噴出來濺他一臉，還流在他的雪白的襯衣上。

「我們相信這一次愛伯爾特一定會離開課堂去報告監督。然而他只不過取出手巾把臉拭乾淨。一面叫道：『諸位，只鬧一次——今天不許再鬧了！』他還用了捺住的聲音再說了一句：『襯衫弄壞了，』依然繼續着批改學生的習字帖。

「我們反而呆了，覺得很是羞愧，為什麼他不去報告監督卻想到我們所訂的條約呢？這時候全級的同情都集於他的一身。我們責備我們的那個同學道：『你所做的乃是愚蠢的行爲。』有的人還叫道：『他是窮人，而你卻把他的襯衫弄壞了！真可羞！』

「那個犯了過失的學生便立刻去向教師謝罪。『先生，你應該用心學習呵！』這就是愛伯爾特的回答，他的聲音裏帶着悲哀。

「全級的學生都變得非常沈靜了，上第二課時好像我們預先商議定了的，大部分的學生都用心好好地習字，然後把習字帖送到先生的面前請他批改。他滿面光彩；這一天他覺得很快樂了。

「這件事給了我以很深的印象，而且是永遠不會從我的記憶中消去的。至今我還感激那個人所給我的這教訓呢。」

壞的教師依舊是有的，譬如那個叫做甘池的圖畫教師，學生很看不起他。因為他是一個不

誠實的人。他在課堂上並不大注意大部分的學生，只是專門去修改那些在課外從他學畫或者送錢給他要在考試時拿出好畫來博得優等分數的學生們的圖畫。但這人又不知趣，他對待學生非常嚴厲。凡有學生在他上課時戲玩，他便要去報告督監。因此學生更加憎恨他。大家就開始想法來制服他。

有一天，彼得這一級中兩個優秀的同學口裏銜着紙煙走近甘池面前問他要火柴。自然這不過是和他開玩笑，在課堂裏吸煙，是從來沒有人敢想到的。依着校規甘池只應該把這兩個學生逐出課堂。然而他卻把他們的名字記在日記簿裏，使他們受着嚴重的處罰。

這時候學生們不能夠再忍耐了。他們決定立刻要懲戒甘池一次。他們克服了許多困難，議定了一個妥善的辦法。彼得敘述當時的情形道：

「一切都進行得很好。奈沙多夫把他的畫送到甘池的面前，甘池拿着畫修改了幾分鐘。這幾分鐘在我們看來是非常之久。到後來他終於回到自己的坐位上了；他先站了一刻，望着我們，纔坐下了。……全級的學生突然掉轉過身子，戒尺便在書桌上愉快地響起來了，我們中有的人還高叫着：『甘池出去！打倒甘池！』鬧聲震得人耳聾；全校的學生都知道甘池受了懲戒了。他站在那里，喃喃地說些什麼，最後畢竟出去了。一個長官跑了進來——鬧聲還不停止。過後副監督便衝進來，隨後監督也來了。鬧聲立刻停止。監督就開始訓斥學生。」

「『級長馬上受禁錮。』這是監督命令。我是這一級中的第一名，因而是這級的級長，這時候就被帶到地牢裏囚禁起來。這使得我看見以後的事。校長來了；校長要求甘池舉出幾個爲首的學生的名字，可是甘池卻舉不出一個名字來。他回答道：『他們都掉過身子以背向着我，就開始鬧起來。』因此全級學生便被趕下樓去，雖然在這學校中笞刑早已廢止，但這一次那兩個向甘池要火吸煙的學生卻挨了一頓赤楊棍的鞭打，說驅逐甘池的事是爲了他們受罰復仇而起的。」

「十天以後，我被釋放出來回到課堂裏，纔知道這件事。記在課堂裏學行優良牌上的我的名字已經被拭掉了。我對於這個絲毫不以爲意。然而我必須承認在地牢中沒有書讀的十天的生活是長得難受，所以我便寫了一首詩（其中盡是些粗暴的句子）來讚頌第四級學生的崇高的行爲。」

「自然，我們這一級學生便成了全校中的英雄。整整在一個月以內，我們不得不反覆重述這件事給各級學生聽。他們都祝賀我們能夠這樣一致地行動，以致沒有一個學生單獨被查出受罰。」

「甘池此後也不再告發學生了。可是我們完全失掉了對於圖畫的興趣。老實說，沒有一個人肯向那個專門要錢的人學畫了。」

三

除了教師外，在彼得的智的與道德的發展上給與重大的影響的人就是他的哥哥亞歷山大。所以彼得誇耀似地說「有着一個友愛而聰明的哥哥，真是人生的一件幸事，也可以說是一大特權。」

這時候亞歷山大在莫斯科士官學校裏，他們弟兄間書信往來不絕。如今比不得在家裏，不會再受父親的干涉，在信裏他們可以自由地討論一切了。但是他們沒有許多錢買郵票，因此不得不把字體寫得非常細小，在一封信裏要寫很多很多的事情。亞歷山大的字本是寫得很美麗的，他的一張信紙裏可以容得下印刷物四頁的字數，而他的細小的字是和最好的排印活字一樣地易讀。

「我們的最初幾封信大半是描寫我們的新環境的詳細情形，不過我們的通信不久就有了一種更嚴重的性質。哥哥不能夠寫些瑣碎的事，便是他在交際社會的時候，他也只熱心於嚴重的討論；如果他和那些只談閒話的人在一起，那麼，他便感到一種肉體的痛苦了。他在智力之發達上是遠優於我，他陸續不斷地提出科學上和哲學上的新問題，向我指示應該讀什麼書，以及應該研究些什麼。有着這樣的一個哥哥在我是多麼大的幸福！——我的這個哥哥並且還愛我至深。我的智力發達之最優的部分皆是他給與我的。」

「有時候他又勸我讀詩，在他的來信中便把他能夠記憶的詩句甚至全篇的詩抄與我。他寫道：『讀詩罷，詩可以使人變好。』後來不知道有若干次我會切實體驗到他的這句話是多麼真實……然而我必須聲明我所喜歡的詩人並不是哥哥所愛的那幾個；他的詩的天才，他的富於音樂的兩耳，他的哲人的氣質使我們兩人對於詩人的愛好不一致……我愛的是奈克拉斯夫。奈克拉斯夫的詩句常常是不和諧的，但是這些詩句的對於『被踐踏的與被虐待的』之同情卻引起了我的內心的共鳴。」

「他有一次告訴我說：『每個人都應該具有一個生活之固定的目標。沒有一個目標，沒有一個方針，生活便不是生活。』他勸我選定一個生活之目標，使我的生活不致浪費。我當時還是異常年輕，不能夠尋到一個目標；然而在他的勸告之下已經有一種含糊不定的『善良的』東西在我的心裏覺醒起來了，雖然我還不能夠說出那『善良的』東西應該是什麼。」

「我們的父親只給了我們很少的零用錢，我簡直沒有錢去買一本書；然而如果亞歷山大哥哥從一位伯母那里得到了幾個盧布，他決不肯隨意花掉一個，他總是買一本書寄給我。他不贊成胡亂讀書。他告訴我：『對於自己所要讀的書，必須先提出一些問題。』但我當時並不以這話爲然。我如今想起當時所讀的各種的書（大都是十分專門的書，而且關於歷史的書尤多）數目之多也不禁驚異。」

「自然，我們的通信中的主要題目就是那些關於我們的宇宙之概念的大問題。所謂宇宙之概念即是德國人所說 Weltanschauung（宇宙觀）……我們在幼年就不會信仰過宗教。」

其次他們又討論數學、物理學、天文學、生物學上的種種問題。在這些討論中彼得從亞歷山大那里得了不少的益處。

這時候他的海倫姊姊已經嫁了，住在聖彼得堡；每逢星期六晚上他便去訪她。她的丈夫有很好的藏書，其中如十八世紀法國哲學家以及近代法國歷史家的著作都是非常完備，他便耽讀着這些藏書。這樣的書在俄國是被禁止了的，他當然不能夠把牠們帶到學校裏去；所以每個星期晚上他總要花費大部分的時間去讀百科全書派學者的著作，福祿特爾的哲學辭典，斯多噶學派，尤其是阿勒利奧斯的著述等等。宇宙之廣大無邊，自然之偉大，牠的詩，牠的永遠悸動的生命，這一切給彼得的印象愈過愈深。那個無窮的生命與其和諧，使他享受到了一般青年心靈所渴望的忘我的讚歎，而他所愛好的詩人又用詩句給他表現出了對於人類之新生的愛以及對於人類的進步之信仰。這種表現鼓舞着青年們走向善良的路，給他們以終生不忘的印象。

四

每年夏天天近侍學校的學生總有半數被帶到彼得荷夫的野營去。不過低年級生是不必加

入這種野營生活。彼得就有機會回家去了。他自然是很高興的。他說：「離開學校搭車到莫斯科，在那里和哥哥會面。這是一個非常幸福的希望，我很切盼着這個重大的吉日早日到來，我不能忍耐地計算着中間距離的日子。然而有一年我到了莫斯科，卻遇着了一個大大的失望。亞歷山大在試驗時落了第，須得留級一年。事實上他的年紀太青，還不能夠進特別級；不過父親卻很惱怒他，不肯允許我們弟兄兩人會面。我覺得非常憂愁；我們已經不再是孩子了，彼此間有不少的話須得交談。我試要求父親允許我到蘇里馬舅母家去，在那里我可以設法和亞歷山大會面，然而父親絕對不答應。自從父親續絃以後，我們是從來不許到母系親戚的家裏去的。」

「那一年春天，我們的莫斯科府第裏有不少的客人。每晚上客廳裏總是燈燭輝煌，音樂隊奏着樂，做點心的廚子忙着在做點心，大廳裏客人們在玩紙牌直玩到深夜。我無目的地在燈火交輝的屋子裏穿過來，穿過去。」

「有一晚上，十點鐘過後，一個僕人向我做手勢要我到門口去。我去了。那個老管事佛洛爾對我低聲私語道：『到馬車夫的房裏去，你哥哥在那里。』」

「我連忙跑過天井，飛跑上那通到馬車夫房間的石階，進了一間寬大的半黑的屋子，在那里，在僕人的大的餐桌旁邊，我看見了亞歷山大。」

「『哥哥，親愛的，你怎樣來的？』我們立刻投入彼此的懷裏，互相抱吻，非常感動，不能夠說

什麼話。

「『不要響！他們會聽見你們談話的。』那個給下人做飯的廚娘布拉斯可維亞用她的圍裙揩拭眼淚，一面說：『可憐的孤兒！只要你們的母親還活在世上——』」

「老佛洛爾站在一旁，頭深深地理下，眼睛也充滿了光閃閃的一腔眼淚。

「『小彼得，聽我說，不要向誰漏洩一個字，』他這樣說；布拉斯可維亞放了一個土罐子在桌上，罐裏滿滿的盛着一罐粥，給亞歷山大喫的。

「亞歷山大身體很是強壯，穿着軍官學校學生制服，大有成人的氣概；他一面喫粥，一面暢談着各種事情。轉瞬間他就把一罐粥喫光了。我差不多不能夠插口問他，要他告訴我怎樣在這一夜深到這里來。我們家庭當時住在斯摩稜斯基大街附近，距我們的母親死在那裏面的住宅有一箭之地，而士官學校卻是在和莫斯科城正相對的郊外，整整有五英里的路。

「他把被單做成人形，放在牀上，用絨毯蓋着；然後他走到塔上，從一面窗戶中爬下來，偷偷走了出來，不會被一個人知道；他一直步行到我家。

「『你在夜裏不害怕你們學校周圍的那些僻靜的田壩嗎？』我問他道。

「『我怕什麼？只有幾隻狗在追趕我；我自己把牠們驚動起來的。明天我要把軍刀掛在身邊。』」

「馬車夫和其他的下人們時進時出，他們望着我們嘆息幾聲，便在遠處靠牆壁坐下，低聲地交談着，免得驚動我們。而我們兩人互相擁抱地坐在那里，一直坐到中夜，談着星雲與拉普拉斯的假設，物質之構成，以及在達尼非斯八世治下教皇權與王權之鬭爭等等。」

「時時有一兩個僕人匆忙地跑進來，說：『小彼得，快到大廳裏去，他們在走動，也許會問起你的。』」

「我請求哥哥第二晚上不要再來；然而他來了，而且在路上曾和野狗戰鬪過許久，這一次他帶得有軍刀防身。這一晚上較前一夜爲早，僕人來告訴我亞歷山大來了的時候，我非常熱心地跑到馬車夫的屋子裏。這一次哥哥乘了一節路的馬車。前一晚上一個僕人把他得到的玩紙牌的客人所給的賞錢送給哥哥，哥哥只收了可以夠雇一輛馬車的一點錢，所以今晚他來得早一點。」

這樣深的兄弟間的友愛的描寫真可以使得每個人流淚的。

亞歷山大第三天送了一個短短的字條來，告訴彼得說他黑夜逃出的事並沒有被人知道。在家裏也沒有人洩露出來。全府第裏只有彼得和僕婢們知道這件事情。

五

這一年彼得又開始研究平民生活。這個工作使他和農民更進一步地接近了他看到了他

們的生活的新的方面。

每年七月到了「加善聖母節」的那一天，克魯泡特金家領有的尼可爾斯奎鄉就要舉辦一個很大的市場。各種小商人從四鄰的城鎮中趕來。這鄉村周圍三十英里內的農民都羣集在這里。市場只繼續二十四五點鐘。在前一天那個大廣場就開始熱鬧起來了。長排的貨攤迅速地建造起來，留作售賣棉布、絲帶以及農婦的各種服飾之用。一所飯店是堅固的石造的建築，裏面陳設着桌子、椅子、凳子，地板上鋪滿了細的黃沙。在三個不同的地點開設了三家酒店，新砍下的帶草高高地縛在高竿之上，招引着遠方的農民來喝酒。許多排售賣陶器、靴子、石器、薑糖餅以及一切小物件的小貨攤馬上就成立了。在市場之某一隅掘了幾個地洞，安放幾口大鍋，裏面煮了幾斗黍和蕎麥與一隻全羊，做成熱的粥和肉湯，供給幾個遊客喫喝。午後，通市場的四條路都被數百輛農家馬車塞滿了。大堆的牲畜、穀物、陶器、柏油桶都在沿途展覽出來。

湊巧這一年斯拉夫派文人阿克沙科夫出版了他的南俄鄉村市場之精美的描寫，亞歷山大當時正是在他的經濟學研究熱狂到絕頂的時期，他便竭力勸彼得作一個關於這鄉村的市場之統計，來決定從外面運來與賣出的貨物之數量與價值。彼得果然做了。而且他的估計是成功的。

在前一晚上市開始的時候，他就專心去從事他的調查工作，拉着幾百個人去問他們帶

來的貨物的價值。這工作進行得很順利，因為他同時還得到了村長的幫助。總之「輸入品」一方面是很容易估計的。

然而第二天關於買賣一方面就有不少的困難了，尤其是販賣布帛的商人，他們自己也不知道一共賣出了多少貨物。過節的這一天大羣的農家少婦真正把各家店鋪圍困住了；她們中每人把自己手織的麻布賣出了以後，這時節便都去買一些給自己縫衣服用的印花布，一條自己用的上等包頭帕，和一方給她的丈夫用的彩色手巾；或者還買一些花邊，一兩根絲帶，以及送給留在家裏的祖父、祖母、小孩們的小禮物。至於那些售賣陶器、糞糖餅、牲畜、苧麻等等的農人，尤其是那般老太婆，他們馬上就可以說出賣出的東西的數目。「婆婆，生意好嗎？」彼得這樣問。「孩子，如果非要抱怨，真是辜負上天底恩惠了！差不多全都賣光了。」她們的小的數目加起來，在彼得的記事簿中竟變成數萬盧布的巨款。只有某一點是不能決定的。市場裏有一片廣大的空地，是留給農婦們售賣東西用的；在那里有數百個農婦站在炎熱的陽光之下，手拿着自織的麻布（有時候非常精美的）向遊人售賣。許多有着吉普色人的面貌和狡猾的樣子，顧客在她們叢中穿來穿去，買她們的麻布。這一筆買賣的估計不能是很正確的。不過靠了村長的幫助，他也就能夠估計其大概了。

彼得自己批評這種工作所給他的印象道：

「我當時對於我的這個新經驗，並無何等深的思索；我只是高興我不會失敗就是了。然而我在這幾天中所見着的俄國農民的真摯的善心和健全的判斷卻給了我一個久不消滅的印象。後來我們在農民中間宣傳社會主義原理時，我不禁驚奇爲什麼我的有幾個朋友雖然似乎比我更受過民主的教育，卻不知道怎樣和農民或出身田舍的工人談話。他們試仿效『農民的談吐』加了一大堆『俗語』、『土語』在他們的談話裏，這反而使農民更聽不懂了。」

六

不久，近侍學校中起了一次風潮，是爲了反抗代替柔拉多的那個畢，大尉干涉學生而起的結果，學校當局開除了兩個學生。接着彼得也因爲對畢 大尉說了不敬的話，被監禁了兩個星期，還幾乎被開除。

這次風潮剛剛平息，皇太后逝世又馬上把學生的功課間斷了。

皇太后的屍體安置在堡壘裏，近侍學校的學生每星期總有半數要輪流被領到堡壘裏來，就住在那里伴守靈柩，每隔兩點鐘換班一次。他們常常要在半夜裏起牀，穿上宮庭制服，走過黑暗而陰鬱的內天井，一路上聽着堡壘中的悲哀的鐘鳴，慢慢走到大會堂去，這時候彼得就會想起幽閉在這號稱爲「俄國的巴斯底獄」的堡壘中的某一些地方的囚人們，他不覺猛烈地戰抖起來。他甚至會想：「誰知道也許有一天我不也會到他們中間去嗎？」

然而輪值過了，一旦回到學校裏，彼得的心情又有些不同了。這時候學校內的情形非常混亂。功課停了；從堡壘中回來的學生都暫住在臨時的宿舍，沒有一點事做，終日只是嬉戲。有一天他們弄開了房裏的一個貯藏教授博物時用的各種動物標本的櫥櫃。這個櫥櫃裏的標本的正當用處本是如此；然而事實上從來沒有人打開櫥櫃給學生看過，如今他們弄開了櫥櫃，他們自有他們自己的用法。他們先用裏面的一具人的頭顱骨做成一個鬼的樣子，預備在夜裏來驚嚇別的同學和長官。至於動物標本，他們把牠們安排得非常可笑：猴子騎在獅子的背上，羊和豹在一起遊戲，麒麟與象一同跳舞，諸如此類，不一而足。湊巧幾天以後，那位到聖彼得堡參與皇太后葬禮的德國皇子來參觀這個學校，校長自然不會忘記誇耀校中設備的完美。他還把客人引到那個櫥櫃的面前。德國皇子把那種奇異的動物分類法看了一眼，馬上做個歪臉，就急忙轉身走開了。老校長似乎驚呆了，他差不多失掉了說話的力量，只是不住地用手指着幾隻海燕，這是放在櫥櫃旁邊牆畔的幾個玻璃缸裏面的。皇子的隨員們竭力裝出未看見什麼的樣子，只匆忙地把那使得老校長難為情的動物分類法看了幾眼，而那些站在旁邊的小孩子卻做出各種的怪相鬼臉，爲的是免得笑出聲來。

跟着年齡的增進，彼得對於各種科學的研究也益發努力。雖然他還只是一個十幾歲的少

年，但在學問上已經能夠作獨立的研究了。他自己承認這些研究對於他日後的發展有很大的幫助。

他在第四級的時候就開始注意到歷史的研究。他根據課堂裏的講義，又參考了許多書籍，自己寫了一部中古史初期的講義。第二年教皇蓬尼非斯八世與王權之鬪爭又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便要求柏克先生設法違例允許他進皇家圖書館去閱書（照章中學程度的學生不能夠進這圖書館。）他讀了許多古文書。

到了第二級時他又熱心於物理學與化學的研究。這兩門功課的教師都是第一流的學者，並不是普通的教書匠。他們都有些創見，而且解說又很明晰而優美，使學生得以牢記不忘。

因為物理學的教科書已經有些陳舊了，教師便使用他自己的教材寫成一種短短的摘要，叫學生記錄下來，不久這種記錄的工作就落在彼得的肩上。那教師以一個真正教育家的態度把這工作完全信託給他一人去做，自己不過校閱一遍罷了。尤其是關於熱、電、磁的幾章，須得撇開教科書完全另寫過。彼得這樣做了，就寫成一部差不多完全的物理學教科書，印出來供本校講授之用。

關於化學，彼得又聯合了五六個同學設立了一所自己用的簡單的實驗室。他們用的是席託克哈特的教科書中介紹給初學者的那些簡單的基本儀器，地方是在兩個同學家裏的一間

小小的寢室。他們在星期日與假期內就聚集在那實驗室裏。用席託克哈特的教科書做指導，開始有系統地作一切的實驗。有一次他們幾乎把房屋燒了，而且很多次他們把所有的房間裏都佈滿了綠氣和別的臭氣。然而當他們在午飯時分把這樣的冒險說給那做父親的老將軍聽的時候，他卻以為這是很好的事，並且還告訴他們從前他和他的同學們從事沒有多大益處的造五味酒的研究裏，有一次也幾乎把房屋燒了。他那個母親在一陣咳嗽之際只說道：「自然，如果爲了你們研究學問起見，是必須用着這樣惡臭的東西，那麼當然沒有什麼話說的了。」

晚飯以後那母親通常總是坐在鋼琴旁邊，彼得等便唱着二人合唱曲、三人合唱曲以及歌劇中的合唱，一直唱到深夜。有時候他們取出一兩種意大利或俄國的歌劇底樂譜從頭唱到尾——那母親和她的女兒做了歌劇的女領班，彼得等大家充當其餘的各種腳色，做得頗好。化學和音樂就這樣攜手並行了。

高等數學也占去了彼得的大部分時間。這時候他和幾個同學已經決定不去加入禁衛隊，還想畢業後繼續升學。因此他們就開始補習高等幾何和微積分的初步，並且請教員在課外教授這功課。同時在數理地理這一門功課裏天文學初步已經在開始講授了。彼得這時又耽讀天文學的書籍，尤以最後的一年中所讀的爲多。

如果學校中的功課只限於上面所述的那幾門，彼得已經沒有什麼閒暇的時間了。但是他

們還不得不研究人文科學如歷史、法律（即俄國法典之概要）、經濟學原理以及比較統計學之類；他們又必須精通軍事學的幾種可恨的功課，如戰術、戰史（一八一二年及一八一五年的戰事的詳情）、炮術與野戰築城術等等。

在這學校裏，因為有好的教師，所以教授法也很不錯，教授法在可能範圍以內是非常具體的。學生剛剛從書本上學到了初等幾何學，便在野外用量地鏈尺和標柱，其次又用測角器、羅盤針、測量器來複習。這樣具體的訓練之後，初等天文學對於他們就沒有絲毫的困難了，而測量本身又是興味之無盡藏的源泉。

關於築城術一門也適用着這同樣具體的教授法。譬如在冬天學生便從事解決下面那樣的問題：給你一千人，限你在兩個星期內建築一座最強固的城堡以掩護退兵所通過的橋梁。教師一一批評學生的設計，學生也很熱心地和他討論。在夏天他們便在野外應用他們的這些知識。全靠着這些具體的實際練習，他們大部分學生僅在十七八歲就能極其容易地融會貫通這些種類繁多的學科了。

不管這一切，學生卻也還有很多遊戲的時間。他們最快活的時候，就是試驗完畢和從野營歸來以後，因為試驗完畢要放三四星期的假纔出外過野營生活，從野營歸來又放三個星期的假纔開始上課。他們一小部分當時留在校中的學生在假期內可以自由出外，學校照常供給膳

宿彼得有時在圖書室裏用功，有時又去隱廬繪畫，陳列所把各派的名畫逐一分別研究；或者去參觀各種皇家工廠，如紙牌、棉紗、鐵、陶器、玻璃等等之製造廠，都是任人參觀的。有時候，他們泛舟於尼瓦河上，就在河中度過一個整夜；有時候又和漁夫們一起在芬蘭灣內盪舟——在一個憂鬱的北國的夜裏，落日的霞暉是和黎明的曙光相接，夜是非常明亮，就在中夜的時節，人還可以在露天裏讀書。他們又有不少的時間來從事一切的娛樂。

自從參觀了各工廠以後，彼得就很愛那完全而有力的機械。他看見那巨人的手掌怎樣從小屋中伸出來把浮在尼瓦河水面上的木材抓住一根，然後拖進去放在鋸子之下，鋸成了幾塊木板；他又看見一根紅熱的大鐵條怎樣通過了兩個壓搾器之間，出來就變成了一條鐵軌。他說：「那時候我就懂得機械之詩了。在我們現在的工廠裏，機械的工作是戕殺工人的利器，因為工人成一個固定的機械的終身的奴隸。但這是組織不良的結果，和機械本身無關……我卻完全明白一個人如果認識機械的力量，機械工作之靈妙，機械運動之優雅，機械製造之完備，他便能夠得着愉快。」

彼得對於音樂也是非常愛好的。他說：「在我的知識的發達中音樂也有很大的力量。我從音樂中得來的歡樂與熱情，還要比從詩裏面得來的大得多。」那時候意大利的歌劇在聖彼得堡非常的流行。他也很喜歡這種歌劇。他和一些同學常常到意大利歌劇院去看戲。他描寫當時

的那種熱狂道：「我們不能夠去買官廳和花樓的票，而意大利歌劇院裏所有包廂座常常在幾個月以前就被人通通預訂去了，並且只在某一些公館裏輾轉傳遞和遺產一樣。然而在星期六晚上我們便可以到第六層樓上的普通座裏，在和土耳其蒸氣浴一般的空氣中直立着。爲了隱藏我們的惹人注目的制服起見，我們便在外面罩了一件毛領棉裏的黑色大衣，雖然空氣是那樣的悶熱，但我們把大衣的鈕扣扣得死緊。我們裏面沒有一個人會因此得過肺炎，這倒是奇怪的事，特別因爲我們時常狂熱地歡迎我們所喜歡的歌者之後，帶着過高的熱度出來，站在戲院門口，再看一眼我們所喜歡的那些藝術家，給他們拍手喝采。在那些年代意大利歌劇湊巧與急進派運動有密接的關係，威廉退爾和清教徒兩劇中的革命的歌調總是得狂熱的歡迎，喝采聲一直響到了沙皇亞歷山大二世的心頭；而在第六層樓座中，在歌劇院吸煙室內，在戲院的門前，聖彼得堡青年的精英便結合起來，對那崇高的藝術作共同的理想主義的崇拜。這一切似乎是兒戲，然而這種對於我們所喜歡的藝術家之崇拜，卻在我們的心中燃起了許多高尚的思想和純潔靈感。」

八

每年夏季近侍學校的高年級學生都要到彼得荷夫去過野營生活，同去的還有聖彼得堡的其他陸軍學校。就大體而論，他們的生活是很愉快的，而且對於他們的健康也是非常有益。他

們睡在寬廣的帳幕裏，在海裏洗澡，這六個星期中的大部分時間都是用在戶外運動上面的。

野營生活的主要目的顯然是軍事操練。不過學生都討厭這種操練，他們比較喜歡參加演習，這可以減去不少平常操練的沈悶，譬如有一夜大家都睡了，亞歷山大二世忽然敲了緊急集合的鐘，叫全營的學生起來演習。數千名學生齊集在各校的旗幟下面，炮兵學校的大炮怒吼着，驚破了靜夜的沈寂。漸濃的黑暗，槍炮的怒鳴，馬隊的蹄聲，這一切使得他們那般少年非常興奮。第二年他們又參加在皇帝指揮下的聖彼得堡的戍兵大操，接連兩個整天他們不做別事，只是在一塊二十英里光景的方陣地中進退着。

實際上在野營的時期內，他們用在軍事操練和演習上面的時間還是比較地少。大部分的時間還是用在測量與築城之實地的練習。在幾次預備練習之後，教師便給他們一個反射羅盤針，叫他們「去作出某某湖、某某路或某某公園的圖，用羅盤針測量角度，用脚步計算距離。」所以一大清早，匆忙地吞食了早餐之後，每個學生便塞了些小麥麵包在軍服的衣袋裏，出去到公園裏度過四五小時，遊行了幾里路，用羅盤針和脚步計算，作出了美麗的蔭路、溪流和湖濱之地圖。地圖作成，然後由教師拿來和正確的地圖比較，結果給作圖的學生以一種獎品：或是光學器械或是繪圖器械，由學生自己選擇。對於這些測量的實習，乃是快樂的一個深的源泉。這種獨立的工作，數百年的古樹下的獨坐，樹林中的幽閒的自由的生活，以及對於工作的興趣——這一

一切在彼得的心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他說：「後來我做了西伯利亞的探險家，而我的幾個同學也成了中亞細亞的探險家的時候，我們纔覺得當時的這些測量實習真是絕好的預備工夫。」

在最後的一年裏每兩天便有四個同學被派出去組成一隊到遠處的鄉村去，靠測量器和望遠鏡的幫助，作出幾方里地之精密的測量。這種在鄉村農民中間的生活對於彼得，日後的智力上和道德上的發達也有優良的效力。

同時他們又要練習建築城堡的橫截面。一個長官把他們引到野外，在那里去建築一個稜堡或一座複雜的橋頭的側面，把窄板和柱子釘在一起，恰像鐵道工程師修軌道那樣。當他們建造到炮眼和炮座的時候，他們不得不仔細計算許久，要得出各平面的斜角。經過這種工作以後，對於他們，幾何學便不再是難懂的了。

他們很高興與這種工作。後來有一天在校中的花園裏看見了一堆黏土和小石，他們便開始建造一個縮小若干倍的正城堡，還有計算精確的直的和斜的炮眼與炮座。一切都做得非常細心，他們這時的野心就是得到幾塊木板來做安放大炮的露臺，而且把他們課堂裏的大炮的模型放在上面。

然而他們的褲子弄成非常難看的樣子了。「你們在那里做什麼？」他們的大尉叫道。「看你們自己的樣子！你們簡直像鐵道工人。如果大公爵來，看見你們這樣子不知道會怎樣！」

「我們要把我們的城堡指點給他看，要他把炮臺的木板和器具給我們弄來，」彼得等驕傲地回答。

但是一切的抗辯都歸無效。第二天十二個工人就把他們的美麗的建築用馬車運出去了，好像這只是一堆泥土一般。

九

彼得有一個表姊，生得很美麗，年紀不過十九歲，她與她的一個堂兄相愛，想嫁給他，然而堂兄妹結婚的事在俄國教會看來乃是一件大罪。她的母親沒法，只得把她帶到聖彼得堡來打算給她另找一個更適當的夫婿。

彼得和這表姊的感情很好，他每逢星期日和假期都要到她的家裏去玩。他第一次得和當時的革命文學認識卻是在這家裏。著名的亡命者赫爾岑正在倫敦創刊了雜誌鐘，有震蕩全俄之勢，甚至流佈到了宮庭內，在聖彼得堡秘密流傳極廣。他的表姊設法得到了一份，他們共同誦讀，習以為常。她的心反抗着橫在她的幸福途中的一切障礙，她的精神更易接受那偉大著述家對於俄國貴族政治以及一切腐敗的政治制度之有力的批評。他也常常帶着一種近於崇拜的感情看那印在鐘的封面上的五個人的高貴的頭顱——這是在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暴動失敗後被尼古拉一世絞死的五個「十二月黨人」。他非常愛讀赫爾岑的文章，甚至以全付

精神去領會，而不十分加以理智的判斷。

在這影響之下，他在一八五九年或一八六〇年初就創刊了他的第一份革命的報紙。那時候他還是立憲主義者。他在報紙中主張要一個憲法，他又評述宮庭的浪費，他還記載出時常聽人說起的官吏的不法行爲。他把他的報紙抄寫了三份，偷偷放在三個高級同學的書桌裏，他以為這三個同學對於公共問題一定有興趣的。他請求這三位讀者把他們的意見寫下來，放在圖書室裏蘇格蘭鐘的後面。

第二天他懷着一個悸動的心去看蘇格蘭鐘的後面有沒有留給他的東西。果然那里有了兩張紙條。兩個同學寫道，他們對於他的報紙十分同情，並且勸告他不要過於冒險。他又寫成了第二期的報紙，言論較前更爲激烈，堅決主張各方面均有聯合起來力爭自由之必要，然而這一次鐘後面便沒有回答了。那兩個同學卻親身去看他。

「我們相信報紙是你刊行的，所以來和你商量報紙的事，」他們說。「我們完全與你同意，我們特來和你說：『我們做朋友罷。』你的報紙已經完成了牠的工作——牠使得我們三人聯在一起了；可是此後便用不着再繼續下去。在全校裏只不過還有兩個同學會關心這樣的事，然而如果有人知道校中出現了這種的報紙，結果對於我們會是很可怕的。讓我們來組織一個小團體，討論一切的事；也許我們會灌輸一點東西進另外幾個同學的頭腦中去。」

他們三人互相真摯地握手一次，確定了他們的結合。從那時候起，他們三人便成了深交的朋友，時常在一起讀書，而且討論各種的事情。

一〇

要畢業的那一學年，彼得以最高年級第一名學生的資格被任命爲近侍學校中的曹長。這時候他可以別居一室，免掉校中的喧嘩而專心讀書研究了。但也有不方便的地方，就是每天都要挾着一本服務簿非常莊重地慢慢走着，不能夠像從前那樣隨意跑步了。此外還有些討厭的地方。

譬如照例近侍們應該常常到宮中去隨侍大小參賀禮、跳舞會、接見、饗宴等等。在聖誕節、新年、復活節的星期裏，他們差不多每天要被召進宮中去，有時候還是一天兩次。彼得以曹長的資格就該在每個星期日騎術學校閱兵的時候向皇帝報告「近侍學校的中隊甚好」，雖然全校中有三分之一的學生患着時疫，他也只有報告「甚好」。在一天遇着這樣的情形，他便問大佐道：「今天我也應該報告全體甚好嗎？」大佐的回答卻是「去罷，上帝保佑你，除了學校起了暴動風潮外，無論在什麼時候你都應該這樣報告的。」

還有每年冬季宮中要舉行兩三次大跳舞會，被邀請的人有幾千之多。這時候彼得要去何候沙皇，那職務是非常困難的。亞歷山大二世並不跳舞，也不肯坐下來；他不斷地在客人中間走

來走去，他的近侍應該遠遠地跟隨着他，一方面不可太遠，以便聽得見他的呼喚，一方面又不可太近，恐怕會使他覺得討厭。這種職務含得有「到場」與「缺席」兩種意義，確實是很難辦的，而且皇帝也不需要牠：他本是情願一個人自由自在行動，然而慣例是如此，他也只得服從。最困難的乃是當他走進那一羣站在大公爵們跳舞的圈子周圍的貴婦們的密集叢中，慢慢兒穿過的時節。要在這脂粉叢中走過，是決不容易的事；她們看見皇帝便連忙分開讓了一條路，然而皇帝一去，她們又緊緊地合起來了。幾百個太太小姐們自己並不跳舞，只是站在那里，彼此靠得很緊，每人都希望也許會有一個大公爵看中了她，請她去跳一次迴旋舞，或一次波蘭舞。

然而不管這樣的環境和這樣的職務，不管彼得曾經把簽發農奴解放的宣言的亞歷山大二世當作英雄般地崇拜過，到了一八六二年畢業的時候，這個二十歲的青年終於決定了拋棄貴族生活，並且顯明地宣言不願入禁衛隊去做軍官，把一生的光陰浪費在閱兵式與宮中跳舞上面了。

他的本意是想進大學去繼續研究，但是他一文錢也沒有，因為這樣做，決不會得着父親的接濟，而他又不要別人的錢。於是他就改變了計畫，加入「黑龍江的哥薩克騎兵聯隊」，利用這機會到西伯利亞去，一方進行科學的探險，一方從事改革的工作。

他的父親竭力反對他的這個決定，甚至從莫斯科打了電報給校長，禁止他去西伯利亞，許

多教師和同學都勸阻他，但他的決心是無可動搖的。他後來終於到西伯利亞去了。

剛剛在那時候，聖彼得堡發生了大火災，顯然是有人故意放火，而嫁禍於波蘭人和俄國革命黨人。於是反動和壓迫乘機擡頭。自此以後，亞歷山大二世就完全投降反動派了。

在火災以後的兩個星期，彼得這一級的畢業生被昇任爲軍官，受沙皇的檢閱和訓話。

那個解放農奴的英雄在二十歲的少年彼得的眼前消滅了。他看見了那人的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新面目。他說：

「亞歷山大二世開始用很安靜的聲調說：『我慶賀你們！你們是軍官了。』他又說到軍人的義務與忠義，這是在這種情形中常常演說的老調。『然而如果你們中有誰人，』他繼續往下說，他很清楚地高聲一字一字地叫出來，他的臉上突然現出了怒容。——『如果你們中有誰人——但願不會有！——在任何情形之下有不忠於沙皇、皇位及祖國之行動——注意我所說的話——他將受着極——其——峻——嚴的處罰，決無絲毫的寬——赦！』

「他說完了。面容非常激怒，充滿了一種盲目的憤怒之表情（在我的幼年時代每當地主們拿『用棍子剝你們的皮』的話來威嚇他們的農奴時，我就在他們的臉上看見了這樣的表情。）他兇猛地踢着他的馬，跑出了我們的圈子。第二天，七月十四的早晨便有三個軍官被他下令在波蘭的莫得林城槍斃了，一個名叫蘇爾的兵士死於笞刑之下。

「在我們回學校的歸途中，我自語道：『反動，全速力的開倒車。』」

「我在離開聖彼得堡以前又還見着亞歷山大二世一次。在我們受職後不幾天，所有的新任軍官都要齊集在宮殿裏參賀沙皇。黑龍江哥薩克聯隊乃是俄國陸軍中最近編制的聯隊，我差不多站在幾百個參賀的軍官的末端。亞歷山大二世走到我的面前，問道：『那麼，你要到西伯利亞去了？究竟你的父親同意嗎？』我回答說是他又問：『你不害怕走那麼遠嗎？』我熱烈地回答道：『不，我願意工作。在西伯利亞可以做許多工作來適應現今正在實行的大改革。』他望着我底眼睛，沈思了一會兒；後來便說：『好，去罷；一個人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可以做一點有益的事。』他的面容現出了一種極其疲倦之表情，一種完全屈服之表情，我不禁馬上想道：『這是一個困憊的人，他預備放棄一切了。』」

「聖彼得堡帶了一種淒慘的樣子。兵士們在街上排隊遊行，哥薩克巡查隊在宮殿四周逡巡，堡壘裏充滿了囚犯。我無論走到什麼地方，我都見着這同樣的事情——反動的勝利。我毫無遺憾地離開了聖彼得堡。」

彼得·克魯泡特金的學生時代就這樣完結了。去到西伯利亞以後，他的生命史上又翻開了一張新頁。他的以後的生活是更要豐富得多。他做過軍官，做過探險家，做過革命者，做過囚犯，

做過新聞記者，做過著作家，做過科學家，做過安那其主義者。他度過貴族的生活，他度過工人的生活。他捨棄了巨大的家產，拋棄了親王的爵號，去進監獄，去過亡命生活，喝冷水，喫乾麵包，做俄國偵探的暗殺計畫之目標。在西歐亡命了數十年之後，他終於回到俄羅斯之黑土，盡力於改造事業，最後依然被政府限制了行動，只得將近八十歲的老齡在鄉間一所小屋裏一字一字地寫他的最後傑作倫理學。這樣地經歷了八十年的多變的生活之後，沒有一點良心的痛悔，沒有一點遺憾，將他的永遠是青年的生命交還與「創造者」使朋友和仇敵無不感動，無不哀悼。一個俄國青年批評他「在人類中最優美的精神，在革命家中有最偉大的良心。」有烏武郎把他比作「慈愛的父親」，王爾德稱他為「有着最完全的生活的人……從俄羅斯出來的有着純白的基督的精神的人。」

這樣豐富的完全的生活，如果詳細地展現出來，使許多中國青年有一個例子，一個模範，去生活，去工作，去愛人，去幫助人，不知道是一件多麼美麗的事。但是如今在這里我卻沒有篇幅和時間敘述下去了。

本文中所引克魯泡特金的話，大都見於他的自傳，這是一部三十餘萬言的巨著，我曾經譯成中文，開明書店出版。——作者附記。

列寧的少年時代

胡愈之

一家鄉

在資本主義的國土內，凡是含有一點反抗思想的電影片，都不能瞞過檢查官的耳目。可是那關於俄國革命的名片伏爾加船夫在中國被譯作黨人魂的，卻因為是好萊塢的出品，居然能在世界各處放映着。因此那悲壯的船夫曲成爲近年來紐約、巴黎、東京、上海最流行的兒童歌曲。原來這伏爾加河（Volga）是俄羅斯革命思想的源泉。在這河的兩岸，當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叛徒拉金（Razine）和普加卻甫（Pugatchev）曾經領導着農民，反叛俄羅斯大皇帝的統治。這河畔的一個小城市辛比爾斯克（Simbirsk）也就是歷史上最大叛徒列寧的出生地。一八七〇年四月十日列寧生於辛比爾斯克。「列寧」（N. Lenin）是後來出亡國外時所用的假名。他的真名是佛拉地米爾·伊里楚·烏里亞諾夫（Vladimir-Ilyich Ulanov）關於這無產者革命領袖的先世，傳說不一。據列寧胞姊哀里柴洛伐（Elizaveta）的說明，他們的父親伊里亞·烏里亞諾夫（Ilya Ulanov）出生在阿斯德拉干（Astrakhan）屬於中等階級的貧苦人家。阿斯德拉干是濱裏海岸的一個城市。就列寧面貌略帶蒙古里亞種的特

徵這一點看來，他混和着亞細亞人種的血統，是無疑的了。

二 父親

關於列寧幼年的家庭狀況，知道的不甚詳細。現在所已知道的，就是他父親的去世。他父親伊里亞，幼年貧苦，靠了長兄的資助，得入喀仁（Kashin）現在韃坦共和邦首都（大學肄業。畢業後初任數學、物理學教師，一八六九年被任爲辛比爾斯克省鄉村學校視學員。在當時俄國鄉村教育還正在萌芽，伊里亞奔走各農村間，盡力甚多，以此被擢爲視學長。服職多年，以政績卓著，迭獲勳章。最後得聖佛拉地米爾（Saint Vladimir）章，照例授世襲爵位。所以有人說列寧是貴族出身。但列寧的父親雖得爵位，家境卻仍是清寒，生活是平民化的。他在五十四歲那年，因操勞過度病死。

三 窮苦孩子的保護者

列寧有兩個兄弟，三個姊妹。幼年是在喀仁附近的農村庫古雪克諾（Kukushkino）長養。那個村莊的農民，至今還不會忘卻烏里亞諾夫一家人。列寧的母親每年購買了藥品施與農民。至今這個村莊的圖書館，還是拿她來命名的。

小佛拉地米爾——後來的蘇維埃聯邦的創造者——最愛到田莊裏去找農家的孩子一塊兒游玩。在孩子中間，他和他的哥哥亞歷山大（Alexander）是一羣的首領，是窮苦孩子們的保護者。當他們兄弟從城市來到村莊時，閤村的孩子都高興得如到了節日一般，因為大家知道他們一定帶了糖果來分給孩子們。

列寧幼年時也同平常的孩子，愛遊戲玩耍。他常從城市帶了玩具來，和孩子們一塊玩。年紀很小的時候，他就會製造了弓箭，拿鳥雀當作射擊的靶子。他最愛率領了孩子們到森林中間，晚上就搭起篷帳生着火，睡在那裏。他常和孩子們說：「帶我到森林裏去。我有茶和糖，我自己能砍下柴來生火。」那些孩子雖然說了許多狼虎的故事來恫嚇他，他卻毫不畏縮地跟了孩子直走到森林深處。

四 學校生活

列寧在學校裏是一個規矩用功的學生。據現在所發見他在中學裏的成績報告，品行常常是列在最優等。據那報告單說：「資質優異，筆試極其合式，讀書興味十分濃厚，尤其對於古文的「研究」。

據大學入學考試的成績，宗教、希臘文、拉丁文、法文、德文、俄文、數學、物理、歷史，列寧都得了五

分（俄國學校的記分以五分爲最優，四分爲優等，三分爲及格，）只有哲學一門考了四分。在同級與考的學生二十九人中，得到榮譽獎狀的二人，列寧卻是其中的第一名。據那中學校長所發的學業報告書中，又有下面一段詳細的說明：

「烏里亞諾夫天分很高，又勤奮向學。在各級中他要算是最優秀的學生。因其學科成績與品行均爲全校之冠，故於畢業時得授金質獎牌。他在校內或校外，從沒有一次受過師長的斥責。他的父母對於他的知識與德行的發展，極其注意，尤其於一八八六年，他的父親故後，他的母親以全力謀孩子們的教育。在家庭中他已有宗教及紀律的素養，所以能得到如此優異的成績。」

五 長兄之死

當列寧在中學裏顯出優異的成績時，他的家庭裏起了重大的變故：他的長兄因謀刺俄皇被捕了。最初俄國大學生和青年結合而成的恐怖黨謀行刺俄皇亞歷山大第二（Alexander II），列寧長兄亞歷山大·烏里亞諾夫——一個數學的天才——便是預定的一個執行者。本來預定在一八八七年三月一日，即前皇亞歷山大第二刺死的六週年那天下手的，但因爲事機不密，以致破獲。列寧的長兄以及黨人全體被捕，不久便被處絞刑，這個重大的變故，當然給與了

這剛從中學畢業的少年人以一個極大的刺激。以後他便立定意志，去幹革命工作，繼續他哥哥的遺志。所以十月革命成功以後，蘇聯民間流行着一段傳說，說列寧曾立誓替他哥哥報仇，到了一九一八年，俄皇尼古拉斯第二和他的家族被處死刑，這仇算是報了。自然這只是一種民間傳說，未必是事實。因為列寧一生爲工農革命獻身，並不是爲了個人的家族的動機，那是很容易明白的。

六 革命生活的開始

一八八七年，正當他的長兄被俄皇慘殺以後，列寧還只是十七歲的少年人，便開始了他的革命生涯。那年他考入了喀仁大學的法科以後，便立即加入一個秘密組織。據後來在警察所的檔案中所發見的俄皇密探報告，記述在這一時期的列寧的經歷如下：

「一八八七年十二月，他因參加學校風潮，被喀仁大學開除，並被禁止居住喀仁境內，同時行動受秘密監視。」

「一八八八年七月，他的母親請求准許烏里亞諾夫於九月開學時重入喀仁大學，同時他自己則請求准許到外國去繼續求學。這兩個請求都遭駁斥。」

「一八八九年五月，烏里亞諾夫向喀仁省政府呈請，因體弱多病，請求准許赴外國就醫，

但經警察廳長拒絕，只准他到高加索去療治那在醫生證書上所開的病。

「莫斯科省長曾經一度下諭禁止烏里亞諾夫住居莫斯科城市或省內。一八八九年因在瑞士須立克（Zurich）著名炸彈案發生，證明喀仁爲俄國革命運動的搗亂分子藏匿的地方，因此對於他的行動特加嚴重監視。同年，烏里亞諾夫請求准許應律師考試。此時據報告他仍繼續散發各種有危害性的政治文字。」

「一八九一年十月，他請求准許出國，又遭駁斥。次年六月，他請求准許在薩馬拉（Самара）營律師業。一八九二年七月該城地方法庭庭長宣佈給與烏里亞諾夫以營律師業的許可。」

七 思想的成熟

列寧於一八九一年畢業於彼得格拉大學法科以後，他暫時以律師爲職業，但他卻沒有一天停止革命的工作和馬克思的研究。不久他離開薩馬拉，到了彼得格拉，組織了一個秘密團體，名「勞動階級自由爭取同盟」。直到那時爲止，俄國的各派革命黨，都主張以農民爲推翻帝政的主力軍。主張以工業勞動者作革命中心的，列寧是第一人。

從那時起，列寧便在彼得格拉的工人區域，幹文化宣傳工作。日夜在工人住處教導訓練工

人，鼓動罷工，散發傳單。小冊到了一八九三年，他的著名小冊平民的真友刊佈，他對於無產階級革命的綱領已完全確定。這小冊原稿散失，直到一九二三年方纔找得，現收入列寧全集中。寫這小冊時他還只是二十四歲，但對於革命的理論與行動方針，已完全成熟。以後他流亡國外，在倫敦創辦火花，開始政黨組織，直到十月革命成功，三十年的鬪爭的方法和路線，大體都已在那小冊子裏說明了。

高爾基的少年時代

茅盾

高爾基的少年時代就是一部最動人的小說！

不但是俄國最傑出的作家，並且是世界最傑出作家的他，在一般人想來，一定以為是受過完備的學校教育會畢業於大學的罷，然而不然。高爾基從未好好兒進學校讀書，直到二十五歲為止，他是貨真價實的「勞工」，九歲以前，算是進小學校讀過一二年書，以後就做了鞋匠的學徒，又做過塑神像匠人的幫手，做過輪船上廚子的助手，做過園丁，做過碼頭工人，做過烘麵包的下手。直到他第一篇小說「Makar Chundra」，受賞於科洛連科以前，高爾基簡直沒有受過學校教育——我們所謂「進學校讀書」。我們知道易卜生未嘗好好讀過書，他是小藥店裏的伙計；我們又知道哈姆生在寫小說以前也會做過工；可是像高爾基那樣自幼即未「讀書」的大作家不能不說是空前。

社會就是高爾基的學校，各項苦工就是高爾基的學科。他的敏銳的觀察，生辣活潑的文章，都是他自學與經驗的果實。在生活困難無錢進學校的現代中國青年，高爾基的青年生活是最值得注意的。

在輪船上做廚子的助手那幾年，高爾基學會了初步的寫和讀。那廚子名爲斯馬耳（Smaire），略知文字，喜看小說。他有許多小說。高爾基跟這師父，不但學會了削番薯和煮菜，卻也學了許多字。他吞完了那廚子的那些小說，其中就有戈郭理（Gogol）和大仲馬（Dumas Pere）。

十五歲那年，高爾基受一個窮朋友的德惠，忽然想到加桑（Kazan）去進學校——大學。這窮朋友是在學校讀書的，比高爾基大了四歲十九歲上畢業了文法學校，打算進加桑大學。知識慾非常發達的高爾基因此就趕到加桑，打算進大學。但進學校，第一要緊的還是錢，所以高爾基在他的窮朋友家裏做了幾天「食客」以後，就流落在加桑了。這時候他所交結的窮朋友，從窮學生以至工人和流氓，他所經驗的人生以及工作，都是對於他的性格的長成極有影響。這一時期是高爾基青年時代中最重要的一頁；高爾基自己說：「這，我就是進了大學校了！」

高爾基的自敘傳小說中有一篇「我的大學生活」就描寫他在加桑的落魄生活。他最初是寄寓在他的窮學生朋友家裏的；那是一層的破房子，在一條狹而齷齪街道的盡頭。房子的一邊是火燒場的廢墟，長滿着亂草。在這廢墟下，還剩有燼餘的小亭子間，野狗們做窠，而且也死在這裏邊。「這亭子間，在我是永遠不能忘記的，實在這是我的大學校之一。」高爾基自己這麼說。他這朋友叫做尼古拉·愛佛利諾夫（Nikolai Evreinov），不但供給他食宿，並且教他自修。但因為這朋友實在太窮，一母一弟，自己也喫不飽，所以高爾基覺得他家的每一片麵包他

喫了都像石子一般心裏難過，他白天常常在外邊跑，避過喫飯時間。在下雨天，他就躲在那野狗做窠的火燒場上，燼餘的亭子間，他坐在那些死狗死貓的屍體中間，靜聽雨聲，很明白自己的進大學只是一個夢了，便常常想到怎樣離開了加桑到別處去——他以為如果早就到波斯去，那或者還要好些。他是充滿了幻想的。

在晴天，高爾基常到碼頭上去掙錢，十五個銅子或是二十個銅子一天，解決了他的肚子餓。他和碼頭上的工人小販相處得很熟，他愛他們那種粗獷的性子以及強頑的反抗氣質。他說：「我覺得我像是投進了洪爐的一片生鐵。」在那些「流氓」中間，高爾基很和兩個人相好：一個是紅頭髮不蓄鬍子像一個戲子似的巴西金（Bashkin），本是師範學生，因為喜歡偷東西，給人家重重打了一頓，成了肺病；他對待高爾基的態度又像是先生，又像是保護人，他從心底裏希望高爾基能夠成個名目；他常常訶斥高爾基道：「怎麼你畏畏縮縮像一個女孩子呀？你敢是恐怕名氣不好麼？女孩子的全部財產就是名氣好，可是對於你，好名氣反是你頸子上的塊磨石。要是一條公牛不偷草，那無非因為牠的草料已經很夠喫！」巴西金能寫能讀，他有許多好書，他最心愛的一本就叫「Count Monte-Cristo」。他有說故事的天才。高爾基那時非常豔羨巴西金這說故事的天才。雖則不是一條好嗓子，巴西金說故事時候的字句是迷人的；他說一個戀愛故事，是這麼開頭的：

「那是朦朧的晚上，我住在西尾藥司基的荒鎮，像一隻貓頭鷹蹲在樹洞裏似的，我蹲在屋子裏。那時候是秋天，十月，雨懶洋洋地下着，風呼呼地叫，像一個發怒的韃靼人拉長了嗓子唱：『烏——呼呼呼！』」

「可就她來了，脚尖兒輕輕的，臉上紅的就像落霞，眼睛裏青青白白。她抖着聲音說：『我的愛，我並沒背過你去做壞事呀。』我知道她是說謊，可是我打算相信她！我肚子裏卻明白，而且我心裏一點也不相信她可靠！」

另一個叫做托魯沙夫（Толуша），一個黑皮膚、五官端正的人，手指頭像音樂師的那樣秀氣。他穿的也還整齊，開一個小鋪子。雖然他自稱爲「錶匠」，實在他是專門收買賊贓的。他常常對高爾基這麼說：

「不要做慣了偷東西那樣的把戲呀！我看得明白，你的前途另是一種。」

這位托魯沙夫也有使得高爾基佩服的本事，就是他會講西比利亞、基伐和蒲哈拉，講得叫人聽了心裏發迷。

在愛佛利諾夫的家裏，高爾基又認識了一個窮學生，叫做古利·潑萊忒納夫（Гули Петрович），一個黑皮膚的青年，黑頭髮，像日本人，臉上有許多黑斑點，像是被火藥擦過。他的衣服很壞，幾乎全是補洞。他像一個久病新愈的人，又像一個剛剛從監獄釋放出來的人，人生的各方面

他都覺得有趣，他常常跳來跳去，像一個爆仗。他和高爾基做了好朋友。他看出了高爾基的窘迫，就請高爾基去和他同住，他要把高爾基教練成一個鄉村小學教師。

這位撥萊忒納夫住的地方，據高爾基自己說，爲他的大學之一。那是一個九流三教各色人等雜處的「公寓」，喚作「Marisovka」。那時候加桑的學生全知道這個所在，而且很熟。房子是很大，然而破舊不堪了，寓客是窮得沒有飯喫的學生、暗娼以及一些不明來歷的窮老頭子。撥萊忒納夫住的是屋頂的小扶梯下的甬道，他的臥牀就在那扶梯下面。他的傢具僅有一張桌子和椅子擺在那甬道一端的窗洞口。對甬道開着門的三間小房間，兩個是暗娼住的，又一個則住着高大粗暴的患肺病的「數學家」，紅頭髮，衣服破的不成樣子，連肉都露出來了。這個人常常咬着指甲，直到指頭上出血爲止。他躲在房裏日夜演習數學題目，時時發狠地咳嗽。雖然那兩個暗娼怕他，以爲他是瘋子，可是爲了可憐他，每日總放些麵包、茶、糖在他的門外，於是他就拿到房裏像餓馬那樣的喫了；要是那兩個暗娼忘記了放麵包、茶、糖，或是她們自己也沒有得喫的時候，這位「數學家」就開了門粗聲喊道：

「麵包呢！」

一種自負不凡的神情時常在這怪人的眼光裏流露。有一個駝背的沒有鬚的古怪客人時常來拜訪這位「數學家」。那時候，關得緊緊的房門內的這兩個人一點聲音都沒有。只有一次，

高爾基在深夜被那位數學家的怒喊所驚醒：

「可是我早已對你說過，這是牢獄呢！幾何學是一個籠，是一個老鼠籠，一個犯人！」

於是那駝背說了幾個高爾基所不懂的字，說了又說。忽而那數學家大吼道：

「你這混蛋！滾出去！」

駝背客人退出那房間時，那位數學家怒氣沖沖站在門邊，粗暴地喊道：

「由克列是一個傻子，傻子！我要證明出來，上帝是比希臘人聰明！」

砰的一聲，他把門碰上；是碰的那麼用力，以至他房裏似乎掉落了什麼東西。

這位古怪的「數學家」是要從數學上證明上帝的存在的，可是他並沒有成功就死去了。

這是「Marusovka」公寓中古怪人之一。

又一位怪人便是綽號喚做「栗色馬」的商人。他是紅頭髮，大肚子，瘦腿，闊嘴巴，馬牙一樣的牙齒。他和一個親戚打官司已有兩年之久，他常常對人說：「我不把他們撕得粉碎，我寧願死。他們應得去討三年飯，然後我把打官司勝訴來的金錢再還給他們，並且要問他們：媽的，這都是爲的什麼呢？」他白天出去和律師商量訟事，或是上法庭，回來時坐一輛馬車，帶了許多喫的東西，罐兒，包兒，瓶兒，全有；那時他就在他那破舊得很的房間裏開宴會，所有公寓裏的人他都邀請了去。大家都有酒喝，可是這「栗色馬」自己卻只喝蜜水。他的衣服上染滿了漬痕。他喝過了後，

就大聲喊道：「你們是我的小鳥兒！我愛你們！你們是一羣寶貝！我是一個壞蛋。我打算毀了我的親戚們。上帝面前不說謊話！我不把他們撕得粉碎，我寧願死！」於是他的眼光就轉爲憂愁，他的面頰骨上就沾滿了眼淚，他用手背拭去了那眼淚，在衣上一揩。他於是又要高聲喊道：「你們怎樣過活的呀？他們肚子餓，受凍。這就是法律麼？你們的生活這樣，你們怎樣能夠安心讀書呢？要是皇帝知道你們的生活狀況那纔好呢……」於是他就從口袋裏抓出一把各種顏色的鈔票來，問道：「誰要錢呢？請來拿！」暗娼們和閒漢們就到他那多毛的手裏搶奪那鈔票。他狂笑他說：「不是給你們的，是給學生的。」但是學生們從沒拿過他的鈔票。有一次，他把鈔票團成一個球，丟給潑萊忒納夫道：「這就是！你要麼？我是沒有用處。」他那個鈔票球是在水裏浸過的，黏得牢牢地。要是問他：「爲什麼不住旅館呢？」他嘆一口氣說：「因爲和你們在一處，我的心就溫暖些。」他常常要求潑萊忒納夫唱一些什麼給他聽。潑萊忒納夫彈着弦子唱道：「起來，起來，紅的太陽。」他的聲音很柔輕，直撕碎人們的靈魂。那「栗色馬」就嘆氣，流着眼淚。

潑萊忒納夫晚上在一個印刷所裏校對報紙，到天亮纔回來。高爾基就和他合用那張牀。高爾基是晚上用，潑萊忒納夫是白天用。然而高爾基始終不知道他的朋友參加着「祕密組織」，直到有一次那「公寓」門口的站崗警察捕去了幾個人（即是企圖組織一個祕密印刷所的），潑萊忒納夫委託高爾基到附近的兵營左右去探視，高爾基這纔明白了。這算是高爾基第

一次參加了什麼「陰謀。」以後，高爾基就請求萊茨納夫介紹加入。可是這朋友說：「那是太性急了，我的朋友，太性急了！你必須先得學習。」雖是這麼說，愛佛利諾夫卻介紹高爾基去見一個神祕的人。那介紹手續異常古怪，高爾基就知道這是一件嚴重的事。他的朋友引他到市外的阿爾斯基（Альки）鄉野，再三叮囑了必須守祕密，然後指一個在前面遠遠地踱着方步的小小的灰色人兒給他看，並且低聲說道：「就是這一位。跟在他後面走，要是他站住了，你就走上前去對他說你是新來的。」高爾基遵從了愛佛利諾夫的指點。直到一個公墓門前，他看清楚了在他前面踱着的人原來也還是一個青年，小小的瘦臉，尖利的眼睛，圓古古地和鳥的眼睛一樣；穿的是文法學校學生的灰色外套，可是銅鈕子早就壞了，換上了黑骨鈕。他們坐在濃灌木遮蔽的墓石之間，那古怪人的說話乾燥而無味，他詳細詢問高爾基看過什麼書，於是他就要高爾基加入了一個組織好的讀書會，高爾基答應，他們倆就分手了。那古怪人先走，一路走，一路用眼光搜索那荒野上有沒有別的人在那裏窺探。

這所謂讀書會，大約有三四個人，高爾基年紀最小。他們讀Chernishevski 注釋的 Adam Smith 的著作。他們會聚的地方是師範學校教員 Milovsky 的家裏。這個人後來用了 Floomski 這筆名寫小說，寫了五本以後，他自殺了。高爾基少年時代所遇見的人後來有許多是自殺的！

這個人住在一所醜陋房子的亭子間裏，靜默寡言，一個拘謹的人，常常學木匠的工作，據說是借此調和靈魂與肉體。高爾基覺得這位先生無味，而且覺得亞丹斯密的原富也頗乾燥。他覺得伏爾加河邊船夫和腳夫的音樂似的邪許聲更加可愛。

那一年的冬天，高爾基爲的要節省他的朋友的麵包，就到一個烘麵包的作場裏去做工了；他後來做的短篇小說二十六男人與一女人就是那時候生活的一頁。他的朋友潑萊忒納夫本來想把高爾基教成一個鄉村小學教員；可是高爾基把艱難的俄國文法弄通了以後，他這纔知道去做小學教員，他的年齡還沒及格。

離開了那麵包作場後，高爾基又到一個小麵包店裏做工，店主人特倫可夫（Derenkov）本來也好說是高爾基的朋友，所以高爾基在這店裏一方面是另一個麵包師的助手，一方面卻是店主特倫可夫的耳目，防備那麵包師偷竊麵粉、雞蛋和牛油。可是第一天，這麵包師就偷了。高爾基問他：「這是怎麼說的？」回答是「給我一個相好的女孩子。」高爾基本想告訴他：偷是罪惡。但到底不會說，爲的他一來實在不很確信偷是犯罪，二來他又臉嫩口訥。後來那麵包師告訴說，他不喜歡和婦人相好，他喜歡相好小姑娘；現在這一個已是第十三個。每天早上，高爾基用一個籃子裝了八十磅的麵包和餅到大學去趕學生們的早餐。學生們拿了食物，都是「挂賬」的。那麵包籃的底下有小冊子，學生們就運麵包一齊拿了去，學生們也把什麼小冊子和字條偷偷

地放在籃裏。這些學生很多讀托爾斯泰，而大學裏的教授們則非常反對托爾斯泰。

店主人特倫可夫自己已不招呼店裏的事，一切都委託給高爾基；而當高爾基烘麵包的手段進步了後，那麵包師自己也不動手了。因此高爾基的看書時間只有在工作時了。在握着麵粉的時候，在倚着烘爐的時候，他偷忙看書。他那時開始試着做詩。有時夜間高爾基正在工作，又在看書，卻因為那麵包師相好的小姑娘來了，高爾基便被趕出了那烘麵包的房間。高爾基那時候便不禁自問，爲什麼那麵包師的戀愛和書上說的戀愛完全不相同呀！

店主人特倫可夫又有一個祕密的圖書館；這也是高爾基的大學之一。在受雇於特倫可夫以前，即在特倫可夫還沒開這麵包店，而還是開着小雜貨店的時候，高爾基就因了朋友的介紹，到過這祕密的圖書館，而且常常來；所以他和特倫可夫算是老朋友。這祕密的圖書館收藏着許多禁書，有幾種是手抄本。加桑的大學生以及各種革命黨人都常到這祕密的圖書館，熱心的看書，熱心的辯論。大學生們常常成羣的擁進這祕密的圖書館，武裝着大冊的書，翻開着書頁，指着其中的幾行，重拍着書，嚷嚷鬧鬧地互相辯論。他們稱高爾基爲「未製品」，像先生對待學生似的對待他。他們叫他讀社會科學 A B C。在那些人的中間，惹起高爾基注意的，有一位「文字學家」；他是一個十足的書獃子，除了看書以外，他沒有快樂；他惟一的野心是在企圖調和馬克司主義與尼采主義。可是直到他後來死於電車中，他這企圖並未成功。又有一位更引起高爾基的

注意，則是常常坐在屋角的不多說話的人，身材很長大，沈靜的灰色眼睛，長而且多的鬍子；大家呼他爲可可爾（Mokoi），據說是在耶庫支克受了十年徒刑，方始回來，他的真姓名光景只有特倫可夫一個人知道。

但在高爾基由「讀書客人」一變而爲特倫可夫的麵包店的做手的時候，警察已經很注意這個麵包店了。從前高爾基所住的「公寓」門前的崗警忽然和高爾基做朋友，用種種話探詢他。高爾基告訴了他的「老板」。於是受了叮囑：要小心說話，並且爲避免那警察起疑心，應該和那警察做朋友。那些大學生呢，也受了叮囑：不要和往常一樣專在那麵包店裏進出。後來不多時，撥萊忒納夫被捕，而且不知下落。那些大學生的行動更加秘密。小冊子不能再油印，只有一二份互相傳觀。有時在野外廢屋中秘密集會，朗讀那最重要的小冊子。高爾基也曾到過這種秘密會，朗誦的小冊子是蒲列哈諾夫（Georgi Plekhanov）的我們的異點。蒲列哈諾夫此時已經脫離了民意黨。

以後又過了半年光景，一個嚴冬的十二月，高爾基忽然用手槍自殺。可是打偏了一些，槍彈中了肺，高爾基沒有死。爲什麼想自殺？高爾基自己也不很明白；然而所以有此動機，則因他的悲觀；事後他很自愧有這樣傻的舉動。

三個月後，高爾基傷痕好全，和以前一樣強壯。特倫可夫的鋪子已經開不下去，恰好那位可

可爾來了，邀高爾基到一個鄉村——離開加桑二十五英里，幫他開雜貨店。可爾說：「生意不很忙，你有時間讀書。我有許多好書，我指導你讀。你願意去麼？」高爾基願意了。一到那邊，高爾基就知道可爾的雜貨店和特倫可夫的麵包店一樣，是有「目的」的。所不同者，這裏沒有學生而只有農民；可爾的計畫是要團結那些自耕農成一個組織，反抗那些富農。在這地方，可爾是外鄉人，所以事情進行得很慢。村裏本來有兩個雜貨店，又很妬忌可爾。生意果真不忙，高爾基很有時間讀書，他從可爾讀自然科學；其他的好書是Buckle, Lyell, Ilartpole Lecky, Lubbock, Taylor, Mill, Spencer, Darwin, Pisarev, Dobrolinov, Chernishovskii, Pushkin, Nekrasov。可爾警告高爾基：「可是你千萬不要讓書本子關住了你，不和真實的人生接觸。」如果這雜貨店及其所在的鄉村也是高爾基的大學之一，那麼，可爾就是高爾基所遇到的最好的先生。不幸這大學亦住不長。富農們的陰謀第一次是挖空了一根圓松柴，裝滿了火藥，雜在可爾家用的柴內，使得可爾竈裏爆炸了一下。第二次則簡直偷偷地在可爾的鋪子邊一個貯藏瀝青和煤油的小屋子內放了一把火。可爾的鋪子燒光了，連他的好書富農又唆使被火燒所累的貧農們圍住了可爾與高爾基，想害他們的性命。幸而有同情於可爾的貧農加入了可爾他們一邊，算是沒有遭毒手。

可是因此可爾不能在這鄉村裏站足，他先走了。高爾基和一個做短工的農民朋友又混

了一些時候，也便離開那地方。以後他到南俄做過各種各樣的勞工；他的「大學生活」在那時就告終了。那時候，高爾基十九歲。

這就是高爾基的少年生活。古往今來，儘多自修成名的作家，然而像高爾基那樣經歷了最複雜的人生，「像一塊生鐵投進了洪爐」卻是沒有第二個。尤其是那些性格囂強、天不怕地不怕的「流浪漢」對於高爾基的印象很深，後來就成爲他初期作品內最生動出色的人物。

甘地的少年時代

夏丏尊

我於一八六九年十月二日誕生於巴爾彭達，我在那裏過了幼年。我曾入小學校，至今還記得的唯暗記乘法表的困難，與同學們大家作弄先生的情形而已。由此看來，我的知能並不銳敏，記憶也頗粗略。

我父親因了職務關係，由巴爾彭達遷家到拉極可德，這時我七歲。我被送入那裏的小學，先生們的姓氏以及特別的情形，至今還記得。關於用功方面，仍和在巴爾彭達時一樣，並無什麼可特記的。我在那裏不過是個中等的生徒。從這學校轉入市外的學校，因而升入高等小學，是十二歲那一年的事。我在這短期間中，記得未曾對先生或同學們說過一句的謊言。我生性陰沈，怕與他人接近，所謂伴侶，只是書冊與功課而已。每日準時到學校去，課業一完畢，就立刻回到家裏來。我不喜在途中與任何人談話，只是管自走路，別人的嘲笑，是我所怕懼的。

149

高等小學第一年的試驗期內，曾有一事件值得記述的：視學官來校視察，叫我們試驗綴字功課，他念出五個文字來令我們默寫，其中有一個是 Teet。我誤綴了，我的先生用皮鞋尖在地上畫着暗中教我，我不願，先生又想借了鄰席的石版來寫示給我，我仍不管。我還恨他立在旁

邊妨害我的默寫。結果，同學們的答案都不錯，錯的只是我。嗣後，先生關於此，曾注意我叫我留心，可是沒有效果，我終於得不到默寫的技巧。

說雖如此，我對於那位先生的尊敬仍絲毫不減。我對於長者的過失，向來很盲目，那位先生的過失，我會屢次發覺，可是仍很尊敬他。我一向的習慣，令我不猜疑長者的行為，只是聽命遵行而已。

同時期中還有二事使我不能忘懷。原來，我於校課以外向不喜歡讀別的书物的，我不願欺侮先生也不願受先生的非難，故對於校課很忠實。就是校課有閒暇的時候，我也不去閱讀別的課外書。有一次，我見父親買了一部新書來，那是關於西拉懷那的孝行的劇本。我用了熱烈興味讀完。這時，恰好街上來了一羣江湖戲班，張畫賣藝，我在他們畫片中看到一幅畫，畫着西拉懷那用皮帶背負盲目的雙親的情形。這畫和那書在我心中留着難去的印象，感動之極，至於拿了父親買給我的手風琴自己扮演。

又有一次，父親允許我去看某劇團的演劇，演的是哈利向特拉的故事。我看了一次不夠，只管想看，深恐父親不允。結果至於自己來扮演。「為什麼人都不能像哈利向特拉的真實呢？」這是我那時日夜不能忘的問題。探尋真理，打勝種種的試誘，哈利向特拉的經歷，是我所想模仿的。我在常識上原知道哈利向特拉和西拉懷那不是歷史的人物，但他們不失為我生命的神。即在

今日，我看到這二劇時，一定仍會那樣感動的吧。

十三歲的結婚！我在這裏有着敘述這不幸事件的責任。我的父親會替我訂婚過三次，最初二次所訂的女子都死了，第三次的訂婚記得在我七歲的時候。印度人的婚事儀式繁重，雙方往往因此傾家。我的結婚，是和我的次兄（比我大二歲）及從姊（比我大一歲）同日舉行的，這完全是長老們的意思，他們以為這樣辦，可以寬綽而且經濟，所以就這樣辦了。我們的幸福與希望是他們所不管的。

妻與我是同年的，我在結婚後，買了當時刊行的小冊子夫婦愛、小兒結婚等類來讀，其中所論述的夫對於妻的義務與信義，頗感動了我的心。我對於真理，素有熱情，對於妻也不會起不忠實的念頭，自結婚以後，也永未遇到過對妻不忠實的機會。可是，忠實的遵奉，在一方面卻生了不好的效果，「如果我對於妻忠實，妻對於我也非忠實不可。」這是我的執着，因這執着，我就成了嫉妒的丈夫。要求妻的忠實，就成了我的權利。實際妻並無使我懷疑的處所，但嫉妒是不問理由的，我總是橫蠻地監視她的行動，她不得我許可，一步也不能自由，因此夫妻之間就釀成了爭鬭的種因。

我的嚴格，是以愛為基礎的，妻是一個無教育的女子，我想使她成一個理想的夫人，把我所知道的轉教給她。我對於她的愛不可謂不熱烈，到學校裏去，也念她不置，但望天快黃昏，快得與

她在一處。肉的愛情纏住我，使我對於她不能盡心施教。如果我對於義務沒有熱情，那末我會因欲夭折而死，或變成病弱的身體吧。我忠於課業，每晨非把每日的事情做好不可，又向不甘說謊，故得從陷井中救出了自己。

我因結婚把學校停了一年，然後再繼續入學。把用功與結婚并成一處，這是印度人特有的情形了。我在高等小學不被認為低能兒，頗為先生們所愛顧。每年學校致家庭的報告書，評語都不壞。第二學年修了時會得獎賞，第五第六兩學年，各得到四魯比及十魯比的獎學金。我對於自己的才能，向不注意，每當獲得獎賞或獎學金的時候，都自己驚怪，認為是意外的事。可是我對於自己的性質，卻很懷疑地自加警戒。只要發見一點小小的瑕疵，也會自己難過。師長的叱責，我非常難堪。記得曾受過一次的體罰，那罰在我認為並非正當，我曾悲泣了多時。到了第七年級的那年，校長強迫高年級生習體操與球類運動，我因對於那些向不喜歡，平日只信賴步行（至今還繼續着），又因父親病在家裏，須我看護，功課一畢就急想回去盡子職，曾請求校長，免除體操運動。不料未得許可。星期六只早晨有課，下午四時開始體操運動，我在這日非特地往學校不可。我沒有時計，有一次跑到學校，時候早已過了，第二日校長在到班冊上發見我缺席，問我缺席的理由，我據實回答，他不信，結果我被罰金。我受此冤枉很不甘心，但是無法證明我的不說謊，只是歎息而已。我纔知要尋求真理，同時須注意周到。這是我在學校第一回的不注意，也是最後一回的

不注意。後來，父親函商校長，說明了須我看護的理由，我的罰金的處分得以取消，而體操運動也得豁免了。我後來知道筋肉的鍛鍊和心的鍛鍊一樣，在學校教育上都有重大的價值，深悔當時自己見解的錯誤。這樣的後悔，不但對於體操運動，此外關於書法亦然。我一向輕視書法，認為書法的好壞，無足重輕，直到後來纔覺悟，可是已終身受到輕忽的報罰了。

先生因我爲了結婚要延遲一學年，叫我趕起功課，中途受升級試驗，（向例：學校對於勤勉的學生得特許如此。）因此之故，我在三年級只修了六個月，暑假試驗時就升級了。第四年級以後，有許多課目都用英語教授，我很感困難。幾何是新科目，因爲用英語教授的緣故，更生出難關來。先生教得很周到，我終是跟不上。一年中修習二年的學科，究竟不免躑等。一時頗思退到三年級去。既而覺得退歸原級，不但蔑視了自己，並且還辜負了叫我努力前進的先生，終於自行鞭策，把幾何學到第十三的命題，就覺趣味油然而生，嗣此以後，幾何在我就成了有興味的容易的學科了。

新科目中困難的還有散司克利脫語。這和幾何不同，全然需要記憶的。和散司克利脫語一科並行的還有巴向語。在我眼光中，授散司克利脫語的先生比授巴向語的先生嚴酷得多，有一天，我轉到巴向語的班上去了，那位授散司克利脫語的先生很悲觀似地叫了我去說：「你忘記你父親是婆著那婆宗了嗎？你願放棄自己的宗教語嗎？你如覺困難，問我就是，我願盡力地來教

你。不要畏怯，再過若干時就會有興味的，快回到散司克利脫語的班上來。」我不好蔑視先生的苦心，乃仍學散司克利脫語。我現在很感謝這位先生，我如果不學散司克利脫語，我對於我們的聖書會不感興趣吧。

我在高等小學校的友人中，可以稱作好友的有兩個人。後來只剩了一個。這個朋友的交誼，在我的生涯中可謂是一個悲劇。我的與他結交，由於改革者的精神。他原是我次兄的友人，他們是同級生，我知道他有缺點，卻認他是忠實的朋友。母親、長兄、妻都警戒我，說他是一個壞人，我對他們說：「我知道他有壞處，但他也有長處，他不能誘惑我，我的與他交際，就爲了助他改善。」後來我纔知道我這算是錯誤的。原來改革者不能與被改革者太親近。交誼對於改革並無大效力，人究竟是染惡易改善難的東西，既欲與神爲友，那就須孤立，或與全世界爲友。

當我初和這位朋友親近時，「改革」的波瀾，在拉極可德地方震盪着。他告訴我：我們的先生們大多數是暗中飲酒食肉的，又舉出許多有名的人來，說也是飲酒食肉的。這話很使我驚訝。他又說理由給我聽：「我們因爲不食肉，所以成爲下劣民族，英國人因爲食肉，所以支配着我們。你看，我不是很強壯，善競走嗎？這就因爲我是食肉者的緣故。先生們和那些名人，並不都是癡子，他們都是知道肉的功效然後食肉的，你也非食肉不可。」這肉食的勸誘並不止是一次的偶談，他用了種種的辯舌，屢次教唆。次兄已被說服了，從旁來贊成他的主張。我自己覺得體魄確比這

位朋友和次兄怯弱得多，不能競走跳高，怕盜賊鬼怪，怕毒蛇，夜間不敢獨自出門行走，不敢熄燈睡眠。聽到肉食可以使體魄強壯，可以抵抗英國人，不覺意爲之動了。

我家是婆耆那婆宗，我的兩親又都是熱烈的信奉者。我的食肉如果爲他們所覺察，他們將不知怎樣難忍。我是自命爲真理愛護者的，怎能瞞了兩親食肉？可是我的心全被「改革」吸去了，我覺得我的食肉，目的不在口腹之欲，乃是爲了改善體魄叫國人大家效法，打勝英國人，恢復印度的自由。瞞了兩親祕密食肉，也不是違背真理的事。

實行的日子到了，當日的心情，我苦難以形容。一方面是改革的熱心與人生中重大的新嘗試，一方是行竊似的羞恥。我和朋友走到河旁寂靜的某所，我在這裏第一次見到所謂肉的東西。還有從麵包店買來的麵包。我對兩者都不感到滋味，羊肉之韌幾如牛皮一樣。我嚙不下去，終於如數嘔棄。當夜不能安眠，惡夢來襲，恍惚覺得有羊在我腹中悲鳴，不禁悔恨了從牀上躍起。但轉念肉食是義務，就反覺自己愉快。

我的朋友爲我調理種種的肉餚，不久他的誘惑就發生了效力，我對於麵包與肉，都已習慣，幾乎成了肉餚的賞鑑家了。所恨的只是費用不足，不能盡情暢食而已。當我耽溺於肉味的時候，家庭的午餐，不消說是常不到的。母親怪異了，有時叫我就在家裏午餐，我總以「今日不想喫東西」爲口實。既而覺得這是虛言，又不能明說，苦悶的結果，決心中止肉食。「肉食，改良國內的食

品，這是要緊的事。但欺瞞父母，比禁肉更不好。所以，父母在時，暫不肉食，待他們去世以後，再來公然肉食吧。」我把這話告訴了朋友，就斷肉了。我的斷肉，完全由於想避免對於父母的欺瞞，與那朋友仍繼續着交際。

有一次，那朋友又引導我到娼寮去。他於事前準備好了一切，送我進去，費用也已由他如數付好，我在這罪惡之窟裏，什麼都盲目，什麼都不能說，只是兀坐在娼女的牀旁。娼女不耐煩了，於是用了嘲罵、侮辱的神氣，指着室門叫我出去。我這時感到無限的屈辱，但一方面又感謝神的救護。那朋友又使我與妻不睦，我原是嫉妒的丈夫，他故意向我挑撥，把嫉妒之焰煽動。我因了他的教唆，對妻肆其暴力，至於無故把妻虐待，招致後悔。那朋友在我確是一大損害，我對於他的期待，當然只是妄想，可是我明白這些，乃是很以後的事。

我在此時期，曾與一親戚都染着了吸煙癖。我們的吸煙並不因為吸了有甚麼好處，也並不因為芳香的誘惑，只是遊戲地用口去噴吐煙雲而已。伯父是吸煙的，我們每見他吸煙，也就想模仿。我們沒有錢，只是拾伯父丟棄的煙蒂來吸。煙蒂不能多得，我們乃從僕人那裏竊取零星小錢，買印度製的卷煙來吸。吸煙的場所又是問題，非防避長者的眼目不可。這樣偷偷地試吸了幾星期，總以凡事須受長者支配為苦。憤悶之餘，至於相約厭世自殺。尋得了著名的有毒植物的種子，乘夜到神殿去實行。兩人立在神前把那種子嚙了二三粒，終於不能再嚙，大家都把自殺的決心

寬懈了。我始知自殺並非易事。自殺迄未實行，可是兩人卻從此把吸煙的惡癖解除了。

竊錢的習慣，至十五歲還犯過。我從次兄的金腕環切取小量的黃金，用途是清償負債。我對於這竊取行爲，覺得自己難堪起來，決心向父親告白一切，就此自新。又不敢向父親直說，乃把事件寫在紙上遞給病臥在牀上的父親。父親通讀一過，真珠樣的眼淚就迸出流下，把紙溼透了。他把紙撕毀，既而又想拼起來重讀，忽而又躺下。父親終於寬恕了我，他的眼淚把我的罪洗盡了。

我十六歲那年父親死了。他的死不但使我悲哀，還使我感到莫大的恥辱。父親患的是瘵疾，每晚我必替他按摩，待他快睡去了，然後回到妻的臥室裏去。西拉懷那的孝行，原是我的理想，我頗以能侍奉父親爲樂。父親的病已沈重到了極地了，伯父也來侍疾，我替父親按摩到了十一時，伯父叫我去睡，我就很高興地回到妻房裏來。妻正懷娠將臨月了，很倦地睡着，我使她從夢中驚醒，令她不得安眠。不到十分鐘，女婢來叩門，說父親已不行了。我趕到病室，已不及送父親的終，這實是我的大恥辱。如果不被肉欲所蒙，父親會在我的臂上斷氣吧。我對於妻，自認爲忠實的肉欲的丈夫，我的得從肉欲解放，曾需要長久的歲月與諸種的試鍊。

我於一八八七年通過高等學校的入學試驗。巴培那格爾與彭貝都有高等學校，前者費用較省，我就豫備往那裏去入學。不料入學以後，什麼都感困難；教授原都是第一流的人物，我卻沒有跟隨學習的素養，過了一個學期，即回來了。有一個名叫馬志尼·代培的婆羅門僧，他很有思

想與學問，和我家是舊交，時相往來。他聽見我從學校回來了，就來問詢。他因為自己的兒子在英國學律師，勸我不如也到英國去。且說法律家的前途如何光明，如何有希望。我很高興，恨不得就去。長兄有難色，母親更捨不得放我遠行，結果乃遠道到故鄉巴爾彭達去徵求伯父的同意。伯父初也以為不便，因為英國的宗教風習大異於印度，飲酒食肉的英國生活，恐非印度人所能為。及見我執意，也就不阻難了。我回到家裏，屏當資金，一部是負債，一部分由長兄籌措，一部分則以妻的裝飾品抵充。

出發的時候，母親以到英國須飲酒食肉為慮。我乃對於母親作不飲酒食肉的誓約。不料下船以後，就感到食物的困難。我因英語未嫻熟，羞與司廚者商量食品，在每日的菜單上，又不知何者有肉何者無肉，二等艙中乘客大都是英國人，最初的幾天在餐室中就食，我只是執了刀叉發怔，要問訊他人，非先在肚子中作文章不可。後來改在艙室進膳，食物以攜帶的糖漬品與果物為大宗。有一乘客很親切，時和我談話，教我英國的情形，且勸我不必拘於菜食，我只是婉謝而已。

到倫敦後，自衣服以至禮儀習慣，都不得不竭力模仿。為了菜食的緣故，不知感到多少不便，引起過多少招呼我的人的惡感。我為了菜食，每餐要跑不少的路（英國菜食店不多）。受了朋友的勸告，因了名譽心，我也曾學作英國的紳士，放棄了印度洋服，換穿晚禮服，買了大禮帽來戴，頭髮刷得光光的。我又學法蘭西語，學演說術，學跳舞，學懷娥鈴。

數月以後，我夢醒了。「我在英國不豫備只住一年，演說法爲什麼於我有用？跳舞真能使我成紳士嗎？懷娥鈴在印度也可學。我是一個學生，目的在能進法學院，只要我的性質能使我成紳士就好了。我應放棄虛僞的名譽心。」我對自己這樣說。於是就向演說術的先生那裏退學，又向跳舞的先生那裏告退，把懷娥鈴送到教懷娥鈴的女先生那裏，請她代爲讓賣給別人。

我又從寄居的家庭遷出，自借住所，把乘車改爲步行，這樣一來，減省了不少的費用與時間，專心豫備大學的入學試驗。豫備科目中最困難的是拉丁語。生活愈質素，時間愈可多得，我把大部分的精力與時間用在試驗上，終於在法學院的入學試驗及格了。

（摘譯甘地自傳）

託洛茨基的少年時代

羅素吾

被世人稱爲「紅色怪物」的託洛茨基，他現在已被放在蘇聯的國外了。雖然他沒有權位，但是他還不失爲一個世界的人物，他的言論和行動爲世界人士所注意，不論是他的朋友或敵人。他之成爲一個世界人物是在一九一七年領導了俄國革命達到勝利之後。因此，世人祇知道他是一個有名的革命政治家，但是他對於各科的學問無不通曉，從自然科學以至社會科學、文藝批評，他都有過深刻的研究。他對於軍事雖然是個門外漢，但是「十月革命」勝利之後，他指揮紅軍擊敗了各帝國主義對俄國的封鎖，戰敗了白黨的叛亂，卒之成爲一個有名的軍事家。固然他有天賦的超人天才，但是他那好學不倦的精神，也是造成他獲得今日之地位的主要原因。

託洛茨基是一個俄籍的猶太人，他的父親以一個農民起家，所以當他出世的時候，家裏還可以過得去，雖然不是豐衣足食，但是也不感覺到缺乏。他的童年生活就在這樣一個小資產階級的家庭中度過去了。當這個時候，圍繞他的環境除了閉塞黯淡以外，呼吸不到一點新鮮空氣，這與他後日的的生活是迥然不同的兩個世界。

一個人的思想總是受他所處的那個環境的影響，託洛茨基自然也逃不出這個公例。他出

世的那一年，正是俄國沙皇被刺的時候，因為這件事，在全俄國都造成了嚴重的恐怖現象，又因為土俄戰爭之失敗，全國也都感覺到不安。這在他稍長接觸了社會的時候，就在他的腦子中起了深刻的印象。

在九歲以前，他從沒有離開他所處的那閉塞的鄉村，他所見所聞的都是鄉村的事物，他的生活也是隨着大人的生活轉移。不過他也有他特殊的性格，從兒童時代起，他對於弱者就具有極大的同情心。有一次，他們附近的一個農民餵的一匹牛不知怎的逃到他父親的莊園裏去了，恰被他父親看見了，他父親就將那牛牽了回來。農民見自己的牛被他父親牽去，便哭訴着哀求他父親釋放。他父親完全置之不理。因為這回事他哭了，因為他看到農民太可憐了。有時當他父親和僱工或附近的農民發生了衝突的時候，他總是站在僱工和農民方面，因此，他的父親十分怨恨他。

當他還是兒童的時候，就表現出他好學深思的天性。有一次他家裏收到了一封電報，這電報是一個人騎着馬送來的。於是他追問這電報的來源。有人告訴他，說是電線傳來的，但是他親眼看見是一個人騎着馬送來的，而且和信一樣，是張紙寫的；一張紙怎樣能順着電線吹來呢？他簡直是百思不解。因為不解，所以他忘不了這件事，逢人便要問，究竟電報是怎樣的一個東西。有一次，他父親因為被問的不耐煩，就罵了他一頓。但是他並不因此而沮喪，他仍然是要求得對於

電報的一個澈底的了解。後來有他母親的一個朋友告訴他，說電報是由電線傳來的，帶子上的符號是代表字的，電報局裏管電報的人將符號翻譯成字之後，由一個騎馬的人送來。這樣的一個解釋他認為滿意了，他纔不再查問。

託洛茨基五歲就開始讀書了，最初是在鄰近一個小學中，這時候，他已表示出他愛好文學的特性，他開始抄錄詩詞，而且自己也開始學習作詩。他還沒有作文的技能的時候，他的表兄從各方面去誘導他，啓發他，所以他一開始寫字，就能記述他在家中所未會聽過的特別字眼。總之，他一嘗到知識的滋味，他的知識的進步便非常之速。

一八八八年，他開始離開自己的家鄉而到南俄的一個城市敖得薩去讀書，這是他的生活中一個大的轉變。他突然的離開了那與世隔絕的閉塞鄉村，而來到另一個世界的城市，這使他感覺到許多的不安。當他還沒有考進中學以前，住在他母親的一個外姪的家裏，在那裏他補習算術和俄文文法，在生活上也得到了許多新的知識，譬如指甲和手要常常洗清潔，不能在刀上喫菜等。自從到城市的那一天起，他總覺得每天都有新的氣象，後來他竟染了不少的都市氣，連以前家裏的一切都逐漸地模糊起來了。可是當他一回憶起鄉村的一切，他又不免有些苦惱，甚至有時還大哭。

在他還沒有進學校的時候，他常常幫助他的表哥校對稿件，因此，他讀到了不少的新書，這

表示出他有極大的知識慾。

在俄國（在西歐也是一樣）一個猶太人的兒子要想進公立學校讀書，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政府有一種規定，省立學校招收猶太學生不能超過百分之十。那時託洛茨基要想進公立學校，倒成了一個難於解決的問題，一直到那年的秋天，他纔考進了一個實驗學校，在程度上和中學是一樣的，不過比較注重數學、自然科學和近代語。這次入學試驗的成績雖然不是最優等，但尚能及格，照理可以入一年級第一班上課，可是因為他是猶太人，所以祇能入預備班。

當他初進學校的幾天，感覺到不少的煩悶，後來也就習慣了，而且覺得有些愉快。他學習的天才在他入學的第二天就顯示出來了，他的算術很好，而且其他的功課也做得很好，教員在黑板上所寫的功課都抄得十分整齊，因此，教師常在全班的同學前面誇獎他。他不僅是各門功課做的很好，得到最優的分數，即是品行方面也是值得師長和同學們尊敬的。

他一清早就起牀，絕不貪睡。趕忙的喫了點心之後，就跑到學校裏去，因此，他從沒有遲到過。在上課的時候，他非常沈靜，用心聽講，教員無論在黑板上寫什麼，他都用心的抄下來。在一般的小孩子，放了學之後，都會放肆的去遊玩，但是他卻不然，總在家裏勤勉的溫習功課。因為他這樣的用功讀書，所以毫無困難的一級一級的升上去了。

學校的生活雖然是那樣的嚴格，但是因為他能夠專心向學，所以並不十分覺得難受，在他

當時的感覺中，城市是專門讀書的地方，祇有暑假回到鄉村去的時候纔作些戶外運動。當時雖然有些同學來引誘他，說划船、釣魚是怎樣的好玩，但是他並不爲之心動。雖說他在海邊的敖得薩住過七年，但是海對於他的生活簡直沒有發生關係。

大凡一個青年到了快要成熟的時候，總不免要耗費很多的時間去追求異性，因此就犧牲了青年時代可寶貴的學習的光陰，這差不多是一個很普遍的現象。託洛茨基當他學習的時候，就懂得這點，雖然他常常和女性接近，而且又有青年的女子從旁引誘他，但是他對於這種勾當總表示出一種輕視的態度。

一個人要求得充分的知識，靠學校的功課是不夠的。託洛茨基在求學的時代就有這樣的感覺，在中學的幾年間，都在他的表兄家裏住着，表兄家裏有很多的書，都是他以前沒有讀過的。他初讀這些新書的時候，總覺得有很多的困難，其中有不曾讀過的字句，書中所描寫的人的關係他又不十分了解，這樣真使他茫無所措，每當他開始讀一本書的時候，總不能一氣讀完。可是他並不因爲困難就不讀新書，惟其如此，他的知識慾更一天增加一天，對於每個問題，他總要求得一個透澈的了解。他讀書的精神就像一個貪食的人，除非有不得已的事，纔出去，平常總是手不釋卷的讀書。在晚上，他的表兄總是催促他，要他早點睡覺，但是他總要求多讀幾分鐘，經常的都是這樣。

託洛茨基讀書的天才是超過一般的學生的，他除了能夠將學校的每門功課作得很好，贏得優等分數以外，他有充分的時間去讀其他課外的書，尤其是文藝的著作。他的年齡雖然很青，可是他對於所讀過的著作都有深刻的了解。有一次，他的表兄家裏來了一個被人譽爲莎士比亞的小說家，他一看見託洛茨基，就很歡喜他，並且吩咐他寫一篇關於普式金的「詩人與書販」與聶克拉鎖夫的「詩人與國民」的比較論。這個題目對於一個中學生確實是一個很難的題目，在普通的學生恐怕連題目都不了解，可是對於託洛茨基倒不是一回難事，雖則開始的時候有些推辭，但結果做得很好，贏得那位小說家稱他爲「一個聰敏孩子。」

青年時代的託洛茨基對於文學的興趣，主要點集中在戲劇，當他第一次聽到他的表兄談浮士德的故事的時候，他非常高興，聽到精采的地方，他簡直神往了。正當這個時候，托爾斯泰的「黑暗的勢力」出版了，當時的人沒有不讀牠的。不久，這部「黑暗的勢力」的戲劇竟被俄皇亞力山大第三所禁止。這個時候，他非常想看這本書，但是他的表兄不許他讀，說他太年輕了，卒之，他還是偷着讀了。

因爲他愛讀劇本，所以喜歡看戲。他第一次看戲是在進實驗班的頭一年，他看完了這部喜劇之後，很久都不能忘記，以後，他常常講給別人聽。

劇場的魔力對他是非常之大的，後來他更喜歡意大利的歌劇，當他到中學第六年級能夠

以教書換得一點錢的時候，他就完全用來去看戲。他一開始看報的時候，完全集中力量去注意戲劇批評，尤其是歌劇。

他對於詩的嗜好，時強時弱，他開始學會寫字的時候，就學着做詩，到了進中學的時候就冷淡了，後來有一個時期又開始做詩了，大約這是他進中學的第二年。他和他的表兄討論過許久以後，準備和同班的學生辦一個文藝刊物，後來竟實現了，主角自然是他自己。他主辦這個雜誌有很久的時期，一直到他被學校除名纔宣告中斷。

託洛茨基在幼年的時候，就充分的表現出他那反抗的精神。他們那一班有個最不好的法文教員，引起了全班學生的不滿，有一次，全班的學生決定要擺佈他一下，給他一個下不去。這一次他站在領導的地位，結果被學校開除了。在他學習的過程中，這回總算是受到了一次打擊。雖說他有些灰心，但是並沒有完全失去讀書的興趣。

上次開除他祇是暫時性質，暑假之後，又考進原來的學校去了，照理以後應該特別謹慎些纔是，然而他並不顧到這一切，遇到不平的事件的時候，還是要反抗。有一次，這是他被開除後重新考進學校的時候，因為一個文學教員不稱職，為同學所反對，他毫不畏懼地出來擁護為首出來反對這個教員的同學，結果雖沒有被開除，可是也受了一點相當的懲罰。

在他以後快到畢業的兩年中，沒有發生特別的事變，不過在這時候已深深地感覺到學校

對他的壓迫，而且希望快些脫離這種生活了。

到了中學第七年的時候，他已經不在敖得薩，而到一個名尼古拉也夫的省會去了。那裏學校的水準很低，所以對於功課他完全不感覺到困難，因此也用不着拿出許多時間來準備學校裏的功課。這樣一來，他倒有充分的時間去讀其他課外的書，於是知識也開展了，許多對於人生社會的問題亦因之而發生了。這個時候，與他在一處的青年有許多都已經染上了新思潮，最初他還堅持他的成見，避免新思潮對他的影響，可是後來，他終竟抵抗不過新的勢力，他屈服了。

對於學校的功課他雖然是很疏忽的，可是他在敖得薩所得到的學識還可以維持他第一名的榮譽。這個時候他常常缺課，整天都在看那些與新思想有關係的書。他在此地所接近的人都是思想很成熟的青年，在每一次的談話中，他總感覺到自己的知識缺乏，因此他求學的心思更加迫切。

這一個時候，他總是忙於讀書，深恐時間過的太快，以致不能盡量的讀書。雖然他是一個尚未卒業的中學生，但是他能夠讀那些理論高深的著作，如穆勒的名學，邊沁的功利主義，徹里雪佛斯基的實驗美學。

雖則他以前也常看報紙，但是祇限於文藝批評的論文，此時就完全不同了，他已帶有政治的觀點。從報紙中，他了解到西歐的政治狀況，如德國社會主義的勝利，美國的總統選舉，法國保

守黨的陰謀。

他在這一時期的生活逐漸被他家裏知道了，有一次他父親因有事順便來找他，想用父親的權威來改變他的生活，結果是枉然的。從此，他拒絕了家庭的物質上的幫助，離開了自己學習的地方，創造他的新生活去了。

8061

0.25 借, 物款力不詳我

國立邊疆學校
圖書館

借閱者注意

- (一) 加意愛護勿失原有形狀
- (二) 損壞或遺失應照原價加倍賠償
- (三) 借閱以一星期為限期滿欲續借者須持書至館聲明但本館於必要收同時須即繳還
- (四) 逾期不歸還者應照章納金

偉大人物的少年時代

國民二十四年六月初版

國民三十三年三月五版

每冊定價國幣一元七角

編者	中學生社
發行者	開明書店
印刷者	開明書店
開明書店	代表人 范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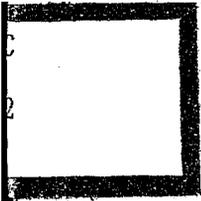
有著作權 不准翻印

Y (86 P.)

偉

78

1972



1.0

Handwritten signature or mark